

橫渡

羅烽著

Chih Sai Ho

何士才

大時代文藝叢書

渡

橫

羅烽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目次

五分鐘	一
天靈蓋及其他	八
重逢	一八
左醫生之死	二六
三百零七個和一個	三四
荒村	四三
絕命書	五七
夢和外套	六三
沒有遺囑的人	七〇
累犯	七六
殘廢人	九七
婁德嘉兄弟	一一〇
橫渡	一二一

横 渡

二

萬大華……………一三二

一條軍禪……………一五三

橫渡

五分鐘

在一分鐘以前，黃昏的尾巴，還從盪漾的晚霧中，降落這荒山之上，霎眼間，山上崎嶇的小徑，花草，叢林，以及日軍司令部的掩蔽物，就全部熔合在模糊的夜空裏了。

靜悄悄地，彷彿這荒山的一切生物，全讓沉悶的晚霧所窒息。緘默的風，張着輕飄飄的翅膀，盤旋在霧氣的底下，忽而上升，忽而下降，忽而遁去，忽而又出現了。

黑暗擁抱着這座險峻的荒山，一切都像是縮小，變為無形，而一切又都像是擴展開來，憑着幻覺也難以摸到它的輪廓，僅有明滅不定的星火，霎着鬼祟的，多疑的眼睛監視在一切生物的頭頂上。

突然，一種鐵環的瑤瑯聲音，衝破了這座荒山的死寂，接着，在均整而清脆的音律中，一個中國軍官從日軍司令部裏走出來，從他的完整的軍裝，完整的領章的符號上，可以證明他是一個中校參謀。從他的脚腕間的脚鐐上更可以證明他是一個俘虜。

他的名字叫賀錚。

他是今天黎明之前，不幸中了日軍的空息彈而被俘的。當毒散醒轉的時候，他已經離開自己的陣地，和自己的傷亡過半的，潰退的部隊，躺在距前方一百多里的敵軍司令部裏。他雖然立刻察覺領章還掛在衣領上；但取下來也是與事無補了，因此，他還是讓他掛在那上面。

他以為祖國將來能夠戰勝它的敵人，而目前的自身要想戰勝了死，那卻是絕對不可能的。因此他覺得一切的恐懼都是異常地平凡，反正，他是決心以自己的青春，去完成軍人的義務，並去完成他的天職的。

賀錚的鎮靜態度，和堅定的回答，竟使敵軍司令官慌亂起來。在超過三小時的審訊當中，他盡了軟硬兼施的手段，可是，他急於要獲得的，他的敵方的作戰計劃；戰鬥力的配置；以及礮兵陣地……等等，都全盤歸於失望。最後，他不得不用死，而且萬分迫近的死的恐怖，來威脅這個彷彿萬寶囊的俘虜。

「勾崩！」

這已經是最後的一句了，賀錚不再去想像敵軍司令官說這一句話時的那副猙獰的面孔。因為毒氣的殘餘，和適纔濃厚的紙煙氣的包圍，把他的口腔，鼻腔及肺部，弄得都彷彿久旱的大田那樣乾燥，他非常需要一點濕潤的東西潤澤潤澤牠們，於是，當他一走出司令部的掩蔽物，就貪婪地吸了一口帶着水分的，涼爽的空氣，緊接着，第二口……末了伸展一下堅實的腰板，窒悶的心胸，得到意外的舒暢。

兩名武裝的日本兵押解着他。在一條被蒿草埋沒的小徑上摸索前進。走出十幾步的光景，他又聽見通譯員豁亮的喊聲：

「五分鐘！」

那幾個字在賀錚的耳邊，已經響過不下十次了，但那相同的幾個字，卻一次比一次森冷地打入他的心窩深處，直到最後這一聲，就彷彿把他的靈魂引到另外一個世界上去，越是這樣，他越不留戀這個世界，決心越發不易搖動。

賀錚的表面雖然十分安詳；可是他的內心正像鏢環那樣亢奮地響着，而且他感覺到心的躍動的音響，使他聽不見鏢環的瑣瑣聲。

怎樣死呢？他對於這個新奇的謎，浪費了好多寶貴的時光去猜測它，他首先猜到他們不會用槍，其次……可以使他致死的方法，那就多得不可想像了，究竟用那種方法，他還不能預先斷定。他想：五分鐘以後什麼全明白了，什麼也全完結了！

他的手錶已經被敵兵沒收了去。現在他沒有更準確的時計能以計算那五分鐘時間的長短，按照平常的試驗，每七十下脈搏等於一分鐘，大約三百五十下左右，便接近那個時候，於是一邊徜徉地向前走，一邊將手指按在另一隻手的手腕上，但他還沒有按到脈搏的所在，就像受驚了似的分開兩手，他覺得這種舉動，實在是愚蠢，無聊。

脚步遲緩地延續着。腳鏢的每一個鐵環，都打開了鏗鏘的喉嚨，唱着極其單調的進行曲，

這荒山的四外，也同時遙遙地呼應着……

他不知走了多久，不過他知道一定還沒有超過五分鐘，不然的話，他就要立刻倒斃這荒山之上。

他開始詛咒這個沒有月光的夜，這夜，除了一層接一層的黑暗之外，什麼全看不見。甚至將來，不，也許就在目前，那個可怕的時候來到，敵人使用什麼樣方法消滅他的生命，也是難以看見的。賀錚對於這樣的死，認為是畢生的最大的一件憾事。

時間慢得像是向後倒退下來。在很早以前，賀錚就總是覺得每一呼吸的間斷，都有永遠停止呼吸的機會，卻又像是永遠不能實現了。

正當賀錚的神志非常迷惘的時候，有一隻粗暴的大手，突然地從他的背後一推，於是他的全身就傾斜着往前踉蹌好幾步，末了，被一種碩大而堅硬的東西絆倒了。他的胸部扣在那東西上邊，而頭部倒懸着。在十幾秒鐘以內，他沒有變動另外的姿勢，他沉默地伏在那裏，等待接受不可知的死刑。這時候，他的聽覺發現了獸類的鼻息聲，而且那聲音就近在身邊，他知道自己是被投入猛獸欄裏了，於是他本能地站立起來，向着那鼻息聲獰笑了笑……

兩名看守兵在外面巡邏着。

賀錚的兩條腿有點發軟，他膽怯地向後移動着笨重的脚，脚鐐忽然響了，這響聲提醒了他——膽怯，躲避，不都是愚蠢的自欺嗎？同時他想：在這種情況下，逃出死的範圍是絕對不可

能的。現在他反而覺得要能快一些死倒是自己的幸福。

他的一隻手已經觸到那隻猛獸的毛，毛是短而硬的，賀錚心裏想虎呢？熊呢？牠爲什麼還不動手？是睡着了嗎？而後他亂揮着拳頭，企圖驚醒牠，無意中打在牠的頭上，他這才發覺牠既不是虎，又不是熊，而是一匹馬。

由於這匹馬，又引起賀錚逃生的幻想；伏在馬背上，或是側坐在馬背上，他就可以駕馭着牠衝出敵人的封鎖，可以逃出這座荒山，更僥倖而平安地回到自己的部隊那邊去……

馬一連串地打着響鼻。

兩個看守仍然在馬廄外面巡邏着。

賀錚直呆呆地站在原地方進行他的幻想；然而那幻想只有那末一點點在他的腦子裏翻來覆去地滾着，滾着……始終不能和他的理想接近。

突然有一種強烈的，搖擺不穩的電光，從外面直射進來，它被這馬廄的疏稀的立柱分割成無數根白色的粗線，一忽兒落在賀錚的身上，一忽兒又落在馬的身上或地上。

這時候兩名看守兵已經停止巡邏，有一種較輕的脚步代替了他們的地步，似乎隨着電光的加強而逐漸加重着。

現在賀錚已經停止了不成爲理想的幻想。他完全明白走進來的是什麼，他很想迎接上去，但是整個身子偏偏沉重得不能移動一步。於是他祇好獻出年青的生命，等待它來攫取他。

手電筒的大光圈整個罩住了他，賀錚變成個盲人，任什麼全看不見。他祇能聽到敵軍司令的急促無情的腔調，接着是通譯員的口音：

「考慮好了嗎？」

假如不是這個提醒，賀錚幾乎把它忘懷了。五分鐘以內，他一點考慮全沒有，除了那一點企圖逃生的幻想而外，儘在祈求着死，好像祇有死才能使他得到至上的安慰。

賀錚對於那含有侮辱性的訊問置之不答。他昂着頭傲然地迎着強烈的電光走過去。金色的符號，炫在鮮紅的領章上。

通譯員翻譯司令的話：

「時候到了！」

「是的，我恭候已久了！」

賀錚回答這句話時，已走到敵軍司令的切近，他迎着光已能看出對方模糊的面影；那是一副兇狠的塑像，他對着那塑像發出一聲沉默的冷笑……

敵軍司令突然把手電筒關閉了。

一時的沉默，便立刻陷入可怕的黑暗中。這之間，他們之間好像互以粗暴的呼吸代替問答。馬在一旁也像參加這個談話似的。

爲着投向死，賀錚服從敵軍司令的命令，開始單獨地向着死的路上踏去。同時，手電筒又

張開它龐大的光圈，從賀錚的背後，探照到很遠前面——前面彷彿是一條新闢的小徑，越往前走，路越立陡起來了。

雖然賀錚每邁出一步，就發一次死的懷疑，而他的決心卻不斷在向死的目的邁進。他的眼睛注視着光明，也留神監視着死神究竟是從哪一方面飛來。

他吃力地向高處爬去。現在除開腳鐐的音響有些騷亂的異動而外，一切都還是照常靜默着。賀錚心裏抱怨道：

「讓我走到哪裏去呢？死也是這樣困難的呵！」

然而他發覺已經走近懸崖的邊緣。

「跳下去！」

賀錚毫不猶豫地跳出那慘白的光圈，當他的身體已經離開懸崖的剎那，他還聽見通譯員重複地喊着：

「跳下去！——」

在一分鐘以後，黑暗仍然擁抱着這座陰峻的荒山，彷彿一切的生物，全讓這更沉悶的夜霧所窒息了……

天靈蓋及其他

老金石家司徒博自從給他的老友劉半城刻了一顆白玉的，文曰：「黃梅地方治安維持會會長之印」的篆字印章以後，他就暗暗地知道他的老友是怎樣個人物了。

當他用刀的時候，心情有說不出來的惡劣，彷彿有種自尊心牽扯着他的手，同時，又彷彿有一種深厚的友情支配着他的手，在這樣劇烈的交戰中，他終以三天的功夫，把那顆玉印完成了。依心情而論技術，那還是超出匠意的藝術品。

可是，老金石家司徒博一把那顆玉印遞到他的老友劉半城的手裏，他的矛盾心，就更加旺盛起來，他後悔不該做這件對不起自己的兒子的事。

他只希望劉半城不向別人說刻印的人是他就好了。而且他想：祇要青天白日旗不離開這座縣城，劉半城也不會公開宣佈自己的事情的。於是，他安心下來。

一天，劉半城邀司徒博到家裏去喝酒。

酒菜非常之豐滿。劉半城的兒子也在座，他是日本留學生，「七七」事件以後，就從敵國回到家鄉參加本縣的救亡和動員工作。這位神采奕奕的中年，在司徒博眼中是個了不起的人才，單是他那書架子上的洋文書，每逢他看到時就讚嘆不止。那數量的多，他以為就是單是記書名字，這一生也難得記全的。

他們一邊暢飲，一邊談天，劉半城的八歲的孫兒在隔壁的房間裏，吱吱哇哇唸日文，所以這寬敞的客堂，洋溢着活潑的空氣。藏儲三十年以上的「花雕」已經喝過兩斤多了，三個人油光光的顴骨上，都泛出兩朵紅暈來，劉半城的臉比別個的更紅一些。

司徒博偷着看了看劉半城紅撲撲的臉堂，又想起那顆玉印來了。他再看了看神采奕奕的中年，心裏竊想這父子是怎樣地不同啊，末了，他混混沌沌的神智完全陷入謎樣的沉默了。

就在這時候，劉半城又突然打開豁亮的嗓門對司徒博說：

「我……你說吧……要怎樣酬謝你呢？」

「唔……咱們老朋友……說這個不好聽……免了吧！」

對於這突如其來的問話，司徒博簡直沒有一點準備，雖然有了答覆，他總覺得不大妥當。看情形，對方又是那末認真，絕不肯把這一話題放鬆的，而且劉半城也有八九分的醉意了。

「那好，再來一盅……」等司徒博拿起酒盅，劉半城的眼睛笑眯眯地又說：「心會吧，看兄弟們的八字如何了。」

說完，就一飲而盡，溢在唇外的酒漿，從蒼白的長鬚間滴淋到餐桌上。

司徒博沒有表示什麼，只是受了恐嚇的眼光略微鎮定了一些。然後他浮動一下痙攣的，假笑的面孔，吞下那盅酒，長長地舒了口氣。

然而，他始終是迴避那中年人的眼光，因為那眼光總像馬蜂的毒刺一樣刺着他的臉兒和混

身的皮肉，他覺得到處在熱辣辣地發着痛。

直到他辭出來，走到門外，還在極力迴避牠，他擔心那毒刺會傷害着他——他認為那種傷是頂難治療的。

假如劉半城不來妨害他，司徒博就永遠替他保守秘密，他發誓不把那件事告訴任何人，就是劉半城自己的兒子，他也絕不告訴他。

同時，他也向劉半城提出這樣個請求：他日黃梅被日軍佔領的時候，關於他的兒子參加抗日隊伍的事，也必須同樣要執行保守秘密的義務。

「這當然的，……我保險一切……」

「可是，現在我怎樣酬謝你呢？」司徒博簡直感激得要流淚。

「怎樣酬謝？」劉半城得意地按一下嘴巴：「嗯！」

司徒博遲疑地點點頭，心裏想：

「糟糕了！這老不死的又要跟我搗鬼！」

「照辦嗎？嗯，就這樣子吧……我的要求一點也不奢，等兄弟當縣長的那天，請老大哥把總務科長的委任狀接到手裏就成了。」

「這個呀……這個我不能勝任！」

「對老朋友撒謊嗎？說句知己話；我需要老大哥這樣個傍臂……而且也須象老大哥言兼手

高有德，德高望重的……」

「不勝任……不勝任！」

司徒博一邊擺手拒絕，一邊就向劉半城告別走出門了。

劉半城隨後送出來，冷冷地拍了他一下肩膀，說：

「我領受你的酬謝了，別疏忽你自家的事才好！」

司徒博頭也不回就走出了大門。還沒有走到家，他就懊悔起來——用那種態度應付劉半城，不是自討苦吃嗎？可是無論怎樣後悔，也不好挽回了。

這一夜他儘想着怎樣保全自己的方法。現在這位重道義的老金石家，顧不得什麼友情了，他決定以先發制人的手段來解決這個臨頭大難。可是怎樣呢？到衙門去告發他去嗎？不行；衙門裏上自縣長，下至門房都是他的好朋友。最好是謀殺了他，但是有殺人的刀，借誰殺人的手呢？

有這樣的人，而人的嘴也太不可靠。他覺得要行兇，還是得親自動手。於是他決定了，他祇等待一個好機會。

前方的仗，打得很失利。敵軍已經佔領了宿松，緊接着又向黃梅進攻。

就在宿松陷落的第二天雀蒙眼的時候，劉半城來會見司徒博。劉半城一開口：

「知道嗎？宿松完了！」

「聽過說啦……」他看着對方的粗而短的脖頸子。

「請我喝兩盅好嗎？」

「好，」司徒博高興地同意着，「咱們再來痛飲一場。」

在開始喝酒的時候，彼此都在沉默着，彼此都在做自己的打算，而彼此也都在設法想使對方多喝幾盅。

論酒量司徒博比劉半城多八九兩的，所以劉半城先有些醉意了，他噴着吐沫星子說：「老大哥，如今到明哲保身的時候了。」

司徒博故意打個唉聲：

「活夠本嘍，保不保都不大要緊。」

「可是你的兒子……還有兒子的兒子哪！」

「兒子既經幹上了，在這方面用不着我擔心；孫子他們都在鄉下，憑天由命吧！」

「你還有房子和地呢？」

「這點點算什麼……你多半城的產業都不着急……我……」

劉半城縈着長鬚一笑，又喝了一盅酒：

「我？我甚麼都可以保得住的……可是你……」

「我沒有法子想……」司徒博很有點發愁的樣子，蹙了蹙眉頭。

「爲了你，哈哈，我早就替你設想到了……那末，這回勝任了吧？」

司徒博默默地點點頭：

「我的膽子很小……」

「那是不能成爲大器的，老大哥呀……」隨後劉半城霹靂一般的笑了一聲，接着又乾了一盅酒。

天黑了。

劉半城要回家去，司徒博要陪送他一程，臨走的時候，他從刀皮夾子裏選出一把頂好的刻字刀暗藏在衣袋裏。

劉半城被暗殺的消息，轟動了全城。

喉嚨管被割斷了。當打更的在一個小胡同的垃圾堆旁邊發現他的時候，他已經僵硬了，而且被老鼠嚼亂了一隻耳朵。

有的說是圖財害命，有的說是仇殺。

但是大部份的人還是說這是甚麼鋤奸團幹的勾當，因爲很多人都知道劉半城確是個老漢奸。

劉半城的兒子極力反對這種論調，他向每個人闢謠；他說自己是留學生，知識份子，在努力做救亡工作，而父親呢？本來就是個貪酒看財的「老好」，這是千真萬確的，他敢拿他的人

格來擔保他的父親……

劉半城下葬完了。這一天，司徒博見到了那位神采奕奕的中年，他一邊慟哭，一邊痛罵着侮辱他父親的那羣人：

「我非替父親報仇不可……我非找到這個造謠生事的人不可？」

「謠言就是謠言，你要是找到牠，怕就要變成事實了……」

司徒博的話還不曾說完，就被對方攔腰截斷：

「怎麼？莫非你相信那謠言就是事實嗎？」

「唔……我……」他要說出那顆印的事來；但忽然想到，一說出來彼此不大方便，於是他趕快變了話頭：「我……我是說這個意思……凡事不要過於認真……這樣……」

「不關痛癢的話誰都會說！」那中年氣憤地叫囂着，「你聽見了沒有？人喪了命，還要趁火打劫，嚷什麼沒收漢奸的遺產！遺產，遺產，我一賭氣簡直把這多半城產業都送給日本人……這種事，多令人痛心呵……簡直不是逼好人造反嗎？」

司徒博挨頓搶皮，沒趣地走回家來。但他並不生氣，這一夜，他儘在替那中年發悶。

「總得想個萬全的方法，讓他明白他的老子確是個那個才好。」他這樣設想着。

不等司徒博把萬全的方法想來，而那位神采奕奕的中年已經悄悄地離開他的家不知去向了。其餘的家小也都不見了。大門上祇有一把大鎖頭，還有兩條漿糊還未乾的標語，像一付對

聯似的貼在兩扇門板上：

殺死漢奸劉半城父子

沒收劉半城全部財產

從那上面，老金石家司徒博又得到一個新的啟示：原來那位神采奕奕的中年也是劉半城一樣的人物。他又馬上想到劉半城的孫子唸日文，那一定也是一流人物的。於是，他覺得上一聯標語缺少一個字。他想：

「這一個字得設法添上牠才好……」

歸路上，司徒博碰到一大羣人拿着鍬，鎬，吵吵嚷嚷向城外走去。

「走呵，掘劉半城的坟去呵！」

司徒博好奇地混進那紛雜的行列。一個認識他的青年人立刻看見他：

「你要拜望你的老朋友去嗎？」

「笑話——我去找點材料……」

「這才是笑話——」

青年人說了半截話就像一陣旋風似的往前跑了。司徒博漸漸地被拖在那行列的尾巴上……漸漸地，他連尾巴全看不見了。

當他趕到的時候，劉半城的屍體已經被拖出棺材來，同時就有人喊道：

「打漢奸！」

緊接着，不知其數的鍬，鎬，像雨點似的落在那半枯乾的屍體上，金屬碰金屬的鏗鏘聲，蓋住了金屬碰骨頭的聲音。

「打漢奸！」

「行了，漢奸已經碎屍萬段了！」

在這個提示下，人們憤怒的鍬鎬聲與叫罵聲，逐漸地削弱下來……終於帶着愉快的勝利的心情，離開那狼狽的墓穴，與支離破碎的屍體。

就在這之間，司徒博拾起一塊完整的天靈蓋來。

那去遠了的青年人回轉頭諷刺地喊着：

「看哪，司老先生從他的朋友身上檢得刻字的材料了！」

但是，僅隔一天的工夫，那種諷刺就變為讚美了。許多人擠在劉半城的大門口兒，仰着脖子，欣賞着掛在門板上的那塊半球形的骨頭牌子，牌子上面有四行陰文隸字，字是用天藍色的鉛油塗好的，還發着油漬的光澤，後面還有一小行題名：

賣國掛招牌

留此天靈蓋

父而子而孫

相傳第三代

黃梅司徒博作

這縣城一切全沒有變。劉半城大門上的兩條標語雖褪變了粉紅色，但那塊精緻的骨頭牌子仍然牢牢實實地掛在那上面。

當太陽落山，太陽旗從城門樓升起的時候，那位神采奕奕的中年陪着一位日軍少佐，還是神采奕奕地向自家大門走來。他首先發現那塊精緻的半球形的骨頭牌子，不會用鑰匙開鎖之前，就將它摘下來，看了看，然後傲岸地一笑，遞給身旁的少佐，少佐也看了看，在會心的歡笑中，他像撫摸似的向那中年的肩頭上拍了一下……

重逢

八字橋一場爭奪戰，足足在狂風暴雨裏持續了三個鐘頭，才把頑強的敵軍擊退。

敵軍的最先部隊，約有五百多人，完全被我軍的刺刀所殲滅了。現在這一塊連空氣都被擊碎了的地帶，夜幕落下來。風和雨正常地進行着，它彷彿獲得勝利的我軍，氣勢更爲浩大。哨兵所的掩蔽物：垂柳和綠竹，順着風向，深深地伏下身子，河水也好像激增了許多。

女救護隊員馮偉玉和她的同伴陳蘭手挽着手，在泥血混凝了的戰場上巡迴着。她們以呼喚代替燈火，更爲了減輕敵軍逆襲的目標，她們是儘可能地控制着自己的聲音：

「受傷同志哼一聲——」

.....

擔架隊，救護員，傷兵，氣絕了的戰士，互相在黑暗的泥濘中擁擠着，羈絆着。若斷若續的炮火，在另外一條戰線的上空，像彗星般在流行。那沉重的轟炸聲，好像是要把地球毀成兩半。馮偉玉她覺得比遭遇兇險的風浪的海船還暈眩。然而她能意識到那猛烈的炮火，是從黃浦江敵軍軍艦上射過來的。每一個炮彈的爆炸，都使她激憤得忘形。

「這殘暴的！」

偶爾她便這樣失卻控制的喊叫一聲；可是那聲音並不像她所用的氣力那末高大。陳蘭聽

着，知道她嗓子是嘶啞了。

「冷靜些吧，嗓子都啞了。」

她不相信陳蘭的話，她祇感覺喉嚨間非常乾燥，似乎需要喝一口水，於是她便迎着風，張着嘴，讓雨點潤澤着喉嚨。

集合號響了。救護隊工作人員，都在結束他的最後的工作，開始向那低悶的號聲集攏去。馮偉玉一面在泥濘裏跋動兩腳走去，一面彷彿這恐怖的戰地值得她留戀似的，時而以淒厲的聲音，單調地喊着：

「受傷的同志快哼一聲啊；我們要回去了！」

在救護隊長點完名之後，一行行列開始冒着黑暗，風雨，向後方移動了。沿着一條泥濘凸凹分辨不明的狹路行進。大家都小心着自己的脚下，彼此很少交談。馮偉玉企圖增強抵抗暴風的力量，她和陳蘭緊緊地絞挽着臂膀，一種強烈的抖顫，立刻傳佈到陳蘭的身上。

「冷嗎？」

「不。」

她隨即把胸脯挺起，腰板伸直起來。現在她很想向這位南方姑娘誇耀一下北方的寒冷，但結果那種不能控制的抖顫，使她消失了誇耀的勇氣，她爲了避免難堪，於是她把胳膊從陳蘭的臂腕裏抽出來，於是她變爲孤零零的一個。她雖然可以聽見行列的脚步聲，和傷兵的呻吟聲，

但是她瞪裂了眼球，卻看不見一個人的黑影。

她的衣服一直濕透了貼身的馬甲。抖顫像通了電流的電錘，無論他怎樣把自己堅強起來，不但不能約束它，反而任它來擺弄。「冷嗎？」「不。」馮偉玉確有這樣回答的自信。然而那連續不斷的抖顫，卻不允許她那樣強辯呵。

每遇坎坷不平的阻礙了她的腳，她的心就突然悸動一下。她的感覺中，總是有殘缺不整的尸體橫臥在她的前面。這戰爭，這人類的互相殘殺，使她從內心裏萌生了一時難獲解答的疑懼。

「這殘酷的戰爭呵！」

那內心的控訴，竟脫口而出了。落在她身後的陳蘭聽着馮偉玉的話，好像逼問一個有證有據的罪犯似的：

「你說——答覆侵略者的戰爭也是殘酷的嗎？」

沉默着。回答這質問的是一陣不可抗禦的風雨。這風雨堅持下去了。然而馮偉玉的控訴，卻早就已軟化下來，這並不是由於陳蘭的駁斥，原來她自己已經發覺那種疑懼是極端矛盾的了。

她重新把胸脯挺起，腰板伸直起來，一分鐘以後，她又在暴風雨裏頹唐了。

「到附近村子停一停腳吧。」

隊裏有人提出請求。終於在隊長引領之下，摸進一座人家逃散了的荒村。

經過一番草率的安置，疲乏的，安靜了。痛苦的，伴着一弛一張的暴風雨呻吟起來。在遠處有零星的炮火配合着。馮偉玉在這樣一闋催眠曲中，緊貼着陳蘭的脊樑睡着了。

家鄉已是飄雪的時候了。

馮偉玉輕輕地將腳踏在雪地上，親切地，甜蜜地，傾聽着由脚底發出的雪的回音，這是五年多不曾聽得的自然的音樂了，如今，它竟在淒楚的低吟着，好像是向她訴說着別離之苦的衷曲。

過分的興奮，使馮偉玉全身的血流加速地循環着。她獨自行進在潔白而恬靜的雪道上，每邁出一步，便進一步地加強她的接近幸福反而膽怯的心情。現在她是迎着凜冽刺骨的寒風，從每個毛孔眼裏排洩着汗珠。心，莫明其妙地縮瑟着，縮瑟着……彷彿兩隻有力的手把牠強烈地扣攏起來。

她遙望着一別五年的故居，並無多大改變，祇是在和故鄉分手時，那掛在牆頭上的青苔，現在讓積雪掩埋了。在她接近故居的大門時，她越感覺着恢復了青春。她準備以捉迷藏式的會見，突然地，去擁抱她的母親和弟弟。——呵，多末有趣呀，她想。忽然她又想：此刻的母親和弟弟是不是還都健在呢？她的手跟門接觸了，沒有多餘的工夫去猜想那些問題，當她不知怎樣推開房門的剎那，一個魁偉的漢子立刻出現在她的眼前了。

「呵，弟弟！」

她瘋狂般地投撲過去，兩隻胳膊像鋼圈似的環扣住對方的腰，她似乎企圖以片刻的擁抱，來補償五年來離別的苦痛。頭埋進對方的懷裏，接連地叫着：「弟弟！」她簡直是瘋狂了。

陳蘭在熟睡中被馮偉玉搖醒。

「噯，你做什麼夢囉？」

陳蘭拖開馮偉玉環扣着的一隻胳膊，反去搖動她，她被驚醒了。霎時間她不相信那是夢，她稍微讓那適纔瘋狂了的熱情冷靜一忽兒，暴風雨的吼叫，傷兵的呻吟，炮聲，又開始在她的耳畔奔馳着。

於是，她完全失望了，她委曲地嗚咽起來。她惱恨陳蘭破壞她的好夢，同時也惱恨那夢不該這樣玩弄她。

現在是早晨三點二十分鐘。救護隊長爲了避免敵機襲擊，立刻準備出發。他站在一列擔架的最前方，命令全隊以一小時十二華里的速度，趕回三十華里的後方傷兵醫院。言畢，那面被淋濕而且摺皺了的紅十字章旗，便在風雨中笨拙地飄搖了。

隊伍像上足了發條的玩具，勇健而且安靜地突進着。每個人都諱言那種不幸，他們都是靠着兩條腿，把自己，把受傷勇士，從不幸中拖出來。

風停了，雨由迷濛的變爲濃重的霧，黎明被隔在大霧的後面。隊伍和不幸離遠了，一副副

的笑臉從濃霧裏透出來。在每副擔架的間隔，可以辨出對方的面貌——那面貌全是跟衣服同樣齷齪的呢。

「日本兵！」

一個隊員這樣呼叫着。這清清楚楚的三個字，簡直像一支奇兵，從厚霧的四面八方兜襲上來，這一系列像是中了埋伏的隊伍，頓時慌亂了；膽怯的已經丟開擔架和傷兵，自顧逃命。被丟開的傷兵躺在擔架上詈罵着。馮偉玉尾隨着破碎的隊伍跑起來，但是她並不覺得駭怕，她的拳頭握的那樣緊，她的面貌是變得那樣猙獰可怕——她絕未想到自己會變成這樣——肌肉，血管都像在崩裂了一樣，假使這場惡戰是一觸即發的話，她要比任何人都來得殘忍些。

沒有槍聲，也沒有嘶殺聲。然而那呼叫又起了：

「跑什麼？蠢東西！——我說的是一個鬼子傷兵被我們抬來啦！」

人們穿過厚霧，一齊向那聲音聚攏來。馮偉玉再也不能忍耐，她一邊在人們背後往裏衝撞，一邊提高嗓子嚷道：

「快殺死這強盜……，把他抬來幹什麼？莫非救活他，讓他再來殺死我們嗎？」

像一塊石頭投進河裏，人們被它激動了，這一羣要復仇，要手刃敵人而無機會正感苦悶着的人，瘋狂了。

「不要加害受傷的敵軍！」

救護隊長想用理智來鎮壓這場暴亂；但那沒有用。失卻理智的人們的拳頭早已舉起來。

「復仇呵！」

「打呀！」

「打死他！」

這最後的，尖銳而超出一切的喊聲，就是女隊員馮偉玉，這一個厭惡戰爭，厭惡人類互相殘殺的女性，現在一變而為殺人的嗾使犯。她絞混在人羣中間拚命地向核心裏衝撞，她咒罵着自己是這樣的無力，無用！她在焦急地懊喪着：眼睜睜把向敵人復仇的機會失掉了！

「打死他呀！不要留這樣一個禍害呀！」

尖銳的吼叫在給無數個拳頭助着威。忽然一個隊員由內部叛變了，他怪聲怪氣地喊道：

「停住！停住！——他是個中國人哪！」

大家像是受了催眠一般，那挺硬的拳頭，立刻軟癱癱地垂懸下來。馮偉玉趁着大家精神渙散的夾當，鑽進核心去，這回她跟敵人接近了。

「什麼？別受他欺騙啦！」

「——但是，我——向誰伸——冤去呢？！」

她發現了：一個穿着日本軍人制服的壯年，右胸口上被血漬塗滿着。他的眉毛並不像日本人那樣濃重。當馮偉玉俯下腰分辨真偽時，那人的瞳子已經隨着上翻的白眼球翻轉下去。

「他死了！」

她依樣地尖叫起來。然後她怔忡了一忽兒，突然她像昏厥了一般傾倒到那人身上，她立刻又回到夢境中：兩隻胳膊像鋼圈似的環扣住對方的腰，她似乎企圖以片刻的擁抱，來補償五年來離別的苦痛。頭埋進對方的懷裏，接連地叫着：「弟弟！……」但是連四周都死寂得毫無回響。敵軍的炮火突然又轟動了。她好像從夢中驚轉似的聳立起來：

「向這殘暴的復仇！」

左醫生之死

醫生雖多是掛着「濟世活人」的招牌，然而醫生卻多是看輕社會變化，和忽視大眾利害的人物。這是因為：祇要地球存在，人類總不會滅絕的，有「活人」在，一個醫生絕不會因飢寒交迫而死。那末，靠「活人」而活自己的醫生，僅僅懂得這一簡單的「人生哲學」便足夠了，便可以安然生存，假使他不，這一位醫生，必然是個頂愚蠢的東西！

按理說，左醫生是不應該愚蠢的，他從哈爾濱××中學畢業之後，隨後就考入當地一個市立醫科專門學校，三年以後，他卒了業，他聰明地運用着父親的遺產，和用三年摸弄人屍的，天天消毒的手接過來的文憑，自己開辦一個小醫院，而且自己來做這醫院的院長，他能治內外兩科，更兼治小兒科，可是他猶嫌不足，爲了彌補這個缺憾，他馬上和一個女同學結婚了，她是專門學產科的，於是，他的醫院馬上添設了一門產科，助產士當然是聘請自己的老婆了，缺憾呢，於是，也就彌補得天衣無縫了。

這一位青年的左醫生剛剛才二十六歲，在世情平靜無事的過去的兩年中，夫妻倆都很能「老成持重」地實行着世界醫生共同觀念：簡單的「人生哲學」。他們這兩年來，除了「治死活人」而仍得報酬算做別人的不幸外，僅有一次助產士——自己的老婆讓酒精燈燒掉了左眉梢，這一點點意外的缺殘，可以說是二十四個月的生活裏，一個比較不幸的事件，二十四個月的生

活裏，極平安無疵的生活裏，落得這末一點微瑕，幾乎引起他和她對於過去的生活的不滿，尤其是左醫生更認為是一件可惜的憾事！

左醫生很知道怎樣去經營他的智慧，已經說過：他僅不過研究了三年的醫學；然而，任何種病症，他都敢接受醫治，他是憑着醫生們遺傳下來的，特有的鎮靜性，自高手藝性，處理着診不出病源的病人，或者更加強一倍的「遺性」，處理着一個絕無生望的病人。他用的是 *Made in Japan* 價值最低廉的藥料。

若不是恐怕殃及自己和老婆的時候，他誠能焚香默禱，祈求瘟神布施給人類一點恩惠。他十二分有把握被選為防疫委員，那只淌在哈爾濱警察廳刑事科做科長的——他的至親三叔一句話，他馬上就可以到防疫委員會去辦公，防疫委員會左醫生他知道：那是一個「臨時發財」的機關，可是左醫生「恐怕……」，他時常避諱那種「祈求」的念頭，而且，他也知道「祈求」的不可能，而且，他要遵從上帝「降福與人類」的意旨。

因為左醫生是個「老」基督教徒了。

年青的左醫生並不怎樣好享樂，這也許該歸功於上帝的教育罷。他可稱謂安分守己的典型。不過只是好吃一些，吃，也曾經過醫學的科學研究過的；缺乏「維他命」的食物，一概謝絕的，此外，日服三次「派拉脫」是他定期的經常的工作。

因此，他的生命也有了相當的保障了。他像一位與世無問的隱士，怡情養性，以期益壽延

年。

他知道地球絕不會像流星那樣易於隕落，世界無論變動到如何程度，不怕沒有他棲息的場所的。因為自己是基督教徒，雖然曾自我否認是地球上的寄生；但是他承認自己是個極其渺小的動物，有人像這樣譏笑他，他並不生氣或反罵。

爲什麼呢？理由很簡單，這是因爲左醫生除了掛着「濟世活人」的招牌，實行他的簡單的「人生哲學」以外，他將人類應有的權利義務完全拋開了。

然而，他沒有向任何人明白地表示過，假如有這樣個機遇：不盡人類義務而坐獲人類權利的時候，他可以立即聲明：「左醫生並未棄權」。

他最厭惡，最卑視，同時最躲避人與人的鬭爭，鬭爭這兩個字，在他的解釋，是「傷害」加「死亡」的縮寫，他向來不去澈底分析它，偶而一想，那血花，那屍骸，那悲慘的哭號，就不斷地向他眼前耳邊擁塞了！

左醫生是怕「死」的，他雖然明白死是人生的最後的一幕；但是他說：

「天演淘汰的死，才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這又是左醫生創造出來的「人生哲學」。

兩年以後的世界變了，然而左醫生的周圍沒有什麼顯然的變化，他依然是繼續幹着他的自由職業，照常地營業着，照常地食着有營養的東西，照常地日服「派拉脫」三次……

一天，有一個日本中國通——市政調查專員，帶着三個警士，駕臨到他的小醫院，勒令他立即將懸在門臉上的牌匾下款「中華民國」四字塗去，於是他立即遵命照辦了。

他知道爲什麼人家勒令塗去那四個字，他知道將換誰來統治他，他知道這是一件頂氣悶，頂可恥的事情；可是，他也知道那輕輕的「塗」，對於一個醫生，幹自由職業的人，是絕無影響的，因此也就不至防礙他的平安的生活了。

這在他的心裏並不算什麼殘缺，無論如何，它不及酒精燈燒掉老婆的左眉梢那樣重大。

也許，這樣想法是非常對的，當這以暴力統治下的殖民地的奴隸們，傷亡率增加的時候，而左醫生全身的汗毛一無短少。

早晨太陽從東出來，落到西方天就黑了，一天又過去了，一月，一季，一年又過去了。

準備死的人們，依然在舊的環境裏等待着，固然他還希望能倖免；不過他已經準備去死，死是不會跟誰客氣的，所謂倖免也不過是拖延些時日而已！

死！在殖民地成爲最時興的名辭。在城市，在近村，在人們足跡鮮至的角落裏，死，又成爲最具體的，最現實的東西了。

法律能夠保障「治死活人」的醫生，已經夠使左醫生駭怪——然而左醫生也很能鎮過這個駭怪，他從來沒有向任何人表露過，甚至於自己老婆。——的了，居然現在法律竟能夠保障「殺死活人」的東洋人，則更使左醫生加倍駭怪。如果那也是一種職業，它的自由性，真真是

超越醫生之上了。

不是他羨慕這個超自由的職業，而是他無端地失去了「生存」的把握了。在他的觀念中，已經扎了根的「人生哲學」連根都撼動起來。

由於這，想做「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就很難了。左醫生曾一度憂鬱的不像個人樣。

現在的哈爾濱警察廳刑事科，變為殖民地的奴隸的屠場了。左醫生的三叔現在已經降級為刑事科司法股股長，這還是賴他能夠認真的做為那屠場的屠手，否則，殖民地的主人早就將他撤職了。

自從三叔得到一個屠手的職位，左醫生立刻就轉憂為喜。他曾這樣想：叔叔手裏的屠刀，萬一也不能放在姪兒的脖頸上的，況且自己又是個安分守己的人。

或者，你以為左醫生的這種懸慮，是不必要的，或者，你以為左醫生是神經變態，以及是什麼神經病患者，所有的猜測都是不對的，要知道左醫生是世界上最聰明的全人之一，他從來沒有想錯和做錯一件事。

在法律——說它是「公理」吧！——能夠保障「殺死活人」的殖民地上，殖民地的奴隸們，把生死問題當做人生的第一要義，那是最合理的左醫生不惜用全付精力注意着「死」，反之，也就是維護着「生」。為死而求生，才是左醫生的求生之道。

是的，左醫生可以很安心地過日子了；他的生命已經有了保障，安分守己的姪兒，有屠手

三叔維護着，他就用不着像別的人那樣懼怕殖民地的屠場主人了。

哈爾濱發生一件最大的綁票案，被綁者是「黑龍江省省長」孫其昌的公子。綁匪索五十萬圓的巨款勒贖，可是結果被破案了。所謂綁匪乃是大學教授，中學教師，及大中學生的組合。由警察廳分別拷訊和嚴密搜查之後，發表了如下的消息：

「該匪等乃係某部匪軍之高級幹部，在哈活動已久，今架綁孫省長公子，巨款勒贖，係爲某匪部籌置軍費，實行顛覆『滿洲國』之陰謀。……在該匪窟內計搜出無線電收音機一架，手榴彈，手槍，子彈若干，及與匪軍來往祕密函件若干。尚有餘黨甚夥，當局正動員全國警憲，不久即可悉數弋獲。」

其實那些「匪」們，並沒有供出「尚有餘黨」的話，他們要這樣捏造事實，故意造成無限數的冤獄，來充實和活躍殖民地的屠場。

隔些日子以後，一般人對於「匪」的已經處死與否，簡直如同一個費解的謎語。

自然，左醫生也是同樣感到費解的，他爲了應付朋友們的質疑，一天早晨他特意到警察廳刑事科司法股去拜訪他的三叔，他覺得給這疑問一個解答，對於自己是無上的光榮；這之後，將有許多人來讚揚他，說：「左醫生能夠知道『生與死』。」

我打聽你，那些匪犯你斃了沒有？」

「你打聽？」三叔這樣問。

「是的，三叔。」

「已經斃了！」

左醫生馬上告辭了。他帶着一種猜中燈虎的興趣，走下司法股的樓梯，走過一條磚砌的甬路，再走過偵緝隊的前門就到了中央大街了。

司法股長掛電話給偵緝隊長：

「注意，將有一個穿西裝的青年路過偵緝隊，他姓左，是一個醫生，扣起他來，帶上腳鐐關在第一監，第一號裏。」

左醫生在第一監第一號裏，他如同做一場惡夢一樣，兩眼呆直地望着左右的犯人，那些犯人就是某部匪軍之高級幹部，可是，左醫生不知道，他知道他們已經被槍斃了。

一個犯人問他犯了什麼案，左醫生只是不住地搖着頭，無話可答。隔了一會兒，他自言自語地解釋着說：

「他們抓錯了……他們一定是抓錯了！」

他禱告上帝，趕快降福給他，保佑他，他說他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他說他是一個純粹的基督徒。

他在上帝面前也敢坦白地說一聲：「左醫生平生沒有做過背教的事，」然而，現在他與「某部匪軍之高級幹部」爲伍了，然而，他又始終莫解在什麼地方運用錯了自己的留學。

「這是我的愚蠢嗎？」

左醫生無時無刻不這樣疑問着。他曾三番五次地向看守約求要見一見他的三叔；可是三叔一次也不給他見。於是左醫生藉着上帝的威權痛罵防害他自由的人。

「你懲罰他罷，將他拖進地獄裏去！」

當「某部匪軍之高級幹部」被送進殖民地的屠場裏去的時候，那裏面有一個姓左的醫生，他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是一個誠實的基督教徒，他從來就滿意自己的生活；惟有一件事：是在他老婆的左眉梢上。

三百零七個和一個

老祖父的精神經過一整天的騷亂，到晚上才算平靜下來。他好像是得到了適當的歸宿，舒展地仰臥在土坑上，等待着歸宿的降臨。

寂寞的夜，寂寞得近於空虛，又彷彿一切的生機全在這漫無邊際的黑洞中死滅，永遠地死滅了。老祖父死板的腦子裏，也正在萌生着那樣的幻想，可是那幻想剛一鋪開就被討厭的耗子給打斷。

他忽然想起身旁那一包雞蛋糕，摸着黑兒劃着一根洋火，耗子早已不見。雞蛋糕包雖然完整地擺在原處；但他還是不憑信地去用手摸一摸，順手把那頂油膩膩的，鐵一般硬的緞帽頭扣在它的上面。然後，急忙把剩餘的半截洋火吹滅。

然而就在那燃着的半截洋火的光亮當中，他畏縮的眼睛，竟又碰到他所避忌的一切，於是，那些舊的和新的悲痛，從他已經平靜的心中又氾濫起來。

老祖父用鷄爪一般的手掌擊着皺摺的前額和絲絲作痛的眼睛，他意圖毆傷那想與視的機能，讓自己變做一個白痴；沒有悲痛，沒有憤恨，也沒有慾望，混沌沌地挨過入墓以前的，非常知促的時光，他的悲痛也就在那時候結束了。

不幸，那種機能，反而在老祖父痛毆之下，堅強地反抗起來，老祖父雖然向它施以極其殘

暴的手段；但他的兩隻衰老的手，終於疲靡，紊亂，漸呈敗退的狀態，以至於屈服。

這次他想以慟哭去瓦解那些歷歷如畫的悲痛，無奈他的淚之泉源，在兩三天來就被他毫無節制的哭泣，弄得完全涸乾了。老祖父一生都沒有像現在這樣膽小過，他不知道把自己藏在那裏才好，可是後來，他像一具不瞑目的僵屍，瞪着眼睛躺在那裏，默默地哀求着：

「孩子們……死了的瞑目吧！……活着的由你去……你們別再來纏磨我……離開我呀！孩子們，我必定對得起你們！……」

哀求還沒有完，他的週身已不由自主地發起抖來了——兒子帶着刀痕縱橫的，血肉模糊的肢體，兒媳露出被輪姦而且劃破了的下身，忽然走攏他的身邊，那種慘狀，和在三天以前被敵軍殘殺當時的情景一模一樣，他們木立着，遲遲不去；任憑那老人百般的哀求與驅逐。

他摸弄着藏在衣袋裏的與雞蛋糕同時買來的那小包砒霜，他想：「莫如早死了乾淨。」偏偏另外一件事情阻撓着他，讓他無論如何也要等待下去。

末了，老祖父還是劃着一根洋火，他爲了澈底防止那種慘狀第二次在他的眼中復活，他又點着那盞小煤油燈，這方法果然有效；眼前什麼全消滅了，只有黑黝黝的牆壁，冷靜靜地站在四周。但是，新的悲痛立刻又擒住了這可憐的老人——他在一堵壁上看見孫兒四廣的照片。

六歲的四廣，老祖父唯一的後代，就是今天早晨被敵軍擄去的。據說單在這藍村被擄去的

孩子就有三百零七個，這之中，有一百一十九個是女孩，其餘的便是男孩了。

老祖父從各方面探聽來一個可靠的消息：在半夜四點鐘，他的孫兒四廣，同時也就是那三百零七個孩子們，敵軍就要用火車把他們載到日本去了，雖然有許多孩子的家屬對這消息表示懷疑；但老祖父卻不，自從王進文祕密地講給他一番話時，他越發相信那是千真萬確的事。

正因為老祖父比別人知道的清楚，所以他的心也比別的人更痛苦的多。當他的意識不能約束自己的眼睛而又看到四廣的照片的時候，他的神經突然痛苦起來，他沒有淚，也沒有聲，祇有那銀白色的，飄動着的長鬚，在燈光中流出珠絲般的光亮。

兒子與媳婦的死，像從老祖父身上切去四肢，現在孫兒四廣的被擄，那簡直就同剝去他的心一樣，一個人沒有了心，怎能再活下去呢？

「四廣，你再也看不見爺爺啦！」老祖父的手指點劃着孫兒的照片，用細微的，淒絕的聲音說：「就是真像王進文所說：你長大成就不認識你的爺爺……就也許用刀用槍殺死你的爺爺……四廣你可也殺不着我嘍……」

不知怎的，老祖父說着說着，陡然間對於孫兒四廣隔膜起來，而且四廣憨頭憨腦的小臉兒，突然擴大成一副狡猾，陰險，狠毒的面孔，這種令人憎惡的像貌，完全類似老祖父近三兩天來所看見的日本人。於是他變成極其嚴峻的語氣，對着四廣的照片責備道：

「啊，你是中國的血肉造成的；你是吃中國的米和水長大的——小四廣，你不要忘記了你

是中國人哪！」

變歸原樣的四廣，向老祖父憨笑着，雖然那憨笑僅僅在他的瞳仁裏一閃，他也似乎在絕望中又僥倖獲得一點安慰，然而，這種安慰卻勾引起老祖父對於自身命運的悲憫。

夜，依然寂寞着。

無聲的時光，前脚接着後脚，悄悄地從老祖父的身邊擦過。而這僅有暫短的命運的老人，對於那寶貴的東西，並不表示珍惜，他反而抱怨那時光流得過於遲緩。他焦躁地唾罵着他：

「啐，牛呵！笨種！」

於是，他用連自己也莫明其妙的輕捷的姿勢跳下地來，可是跳下來之後他卻像扎了根的老榆樹站在地上。他不知道幹什麼才好。

在遠處有一種隱約的噪音，從門縫擠進來。老祖父銷沉了的意識，忽然被它激動了，他趕忙戴上帽頭，提起那包鷄蛋糕，並且提着四廣兩件舊棉襖，燈也不吹，門也不鎖就走出去。

他摸着黑兒去到約好的王進文家去。王家的房門緊閉着，老祖父輕輕地敲着門叫：

「進文叔，進文叔，時候到了！」

半天，裏邊才回答：

「我不去了！……我不去了喲！」

「狠心的，你不去看看你的長貴嗎？」

「……長貴不是我的！……你……你快離開這裏吧！」

老祖父的一隻手頹然地從門板上滑落下來。當他遲疑地離開那扇房門的一瞬，他那雙乾癟的耳朵突然塞滿了王進文的悽愴的哭聲。

老祖父順着大道，向藍村車站走去。零碎的，沈默的黑影，踏着憂鬱的脚步，在他的前面活動着。一陣陣的，地老鼠般的涼風，從他的脚尖竄過。他的骨髓都感到寒冷了。

他繼續遭着距離不等的步子。他的心，在傾注全力搜索着王進文的心——爲什麼一夜的工夫就變得那樣冷酷無情呢？長貴不是他的親生骨肉嗎？孩子走了，再看一眼也看不着了！可憐的長貴，你的爹心好狠哪！……可是，他爲什麼又哭的那末委屈呢？

雖然這疑問不得而解；但老祖父卻判定王進文是個心狠的人。

判定之後，而他竟覺得有一種不可形容的愉快注進血液裏，於是他不由自主地私語道：

「四廣，爺爺可算對得起你呀！」

尖銳的，蒼老的哭嚎，彷彿陡起的旋風，立刻把老祖父的愉快吹散。他愕然地停了一會兒，而後就如同同一匹受驚的老馬，一邊喘息，一邊咳嗽向着那種聲音起處奔去……

老祖父越與那種聲音接近，他的兩條腿就越發不中用起來；但是聲音卻在不放鬆地牽引着他，奔呵，奔呵，他竟忘記了自己的衰老。

司時，也用顛簸的嗓子叫喊着：

「四廣，等一等……爺爺來了……」

藍村車站月台下的第一線軌道上，停着一列以四輛三等客車編成的列車。機車的火口，正在貪婪地吞食着司爐的大鐵鍬上的煤塊。司機座上的司機手，只在等待着開車的號誌了。

客車的門在鎖着。全武裝的日本兵，與日本押送人。在孩子們與孩子的家屬的叫哭連天之中執行着他們的職務；他們用槍柄，皮鞭，木棒來制止客車裏三百零七個孩子的哭；他們用刺刀，皮鞭，木棒來驅逐蜂湧在月台的家屬之羣。

哭聲和叫罵配合着。刺刀，槍柄，皮鞭，木棒和人們的皮肉與血接着有聲有色的狂吻——寂寞的夜癡狂了。

老祖父被裹在那癡狂的四圍中，伸長着脖子，恨不得把自己的聲音送到四廣的耳朵裏去，一聲接一聲地喊叫：

「四廣——四廣——四廣——」

他的喊叫被喧擾的騷音混合了，吞沒了。直到把喉嚨喊焦，他還沒有得到回響。於是他拚着他的脆弱的生命，在各種武器橫掃之下穿行着，從這一面車窗……照樣地喊着孫兒的名字。

在焦急，絕望中他意外地聽到四廣的回響；然而他分辨不出這聲音是從那面窗口發出來的，於是他再試探地叫着：

「四廣——」

「爺爺——爺爺——」

他沿着那熟悉的聲音跑過去，而且逐步搜索着，他終於在車尾的一面窗口發現了他的孫兒四廣。

老祖父沒頭沒腦地摟住四廣小腦袋，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似的哭起來，嘴角翻着白沫：

「你拋了爺爺……你……四廣……我的好孫兒呀……你不要爺爺了！」

「不要你了！」四廣鼓着小嘴，正經地說：「爺爺你哭什麼呀？……我快坐洋船啦，明天，我就有新衣服穿……爺，你看見過海嗎？……人家說，海上面有一個大花園；一個大飯店，那裏有好看的花兒；有魚，有肉預備預備給我們吃……哦，你鬆開我呀，火車就要開啦啣！」

老祖父像從夢裏驚醒似的抬起頭來，不知不覺地抽回了胳膊。他用驚疑的目光看着四廣，沒有錯，那是面熟的器官組成的一副憨頭憨腦的小臉，確是自己的孫兒，但是他爲什麼這樣快就變了呢？

忽然想起王進文的話，現在它用它來質問他的孫兒：

「你長大回來是要殺死我嗎？」

老祖父得到的答覆，是一個嚴峻的沉默。

他偶然聰敏的感覺，立刻察覺他與四廣之間也築起一道極其生疎而且含有仇視性的界限，於是，祖孫之間，正在熱烈進行的血統愛，不幸被那道界限碰倒了。

兩件短襖從他的腋下滑落月台上。他一手攆捏着那包雞蛋糕，一手摸弄着衣袋裏那小包砒霜。他像一尊彌陀佛那末安靜，然而他的內心卻在爆發着一種劇烈的交戰，結果，他似乎得到了勝利，又似乎遭受了失敗。

他掏出那包砒霜來，用極度發抖的手指把它打開，他捏了一半，暗暗地又把它塞進兩塊雞蛋糕的心裏。這時候汽笛已經叫過了。藍村車站被更加癡狂的騷亂撼動着。這一系列孩子列車，開始邁着猶豫的小步，向着黑暗，蒼茫的海邊爬去……

老祖父落魄失魂地把那包告別的禮物——雞蛋糕遞到孫兒四廣的手裏。在他的回憶中，記得還囑咐過這樣一句話：

「別給別的孩子，這是爺爺送給你的禮物呵！」

孩子列車載着三百零七個小生命，披着憂鬱的早陽，奔馳在去向青島的途中。當老祖父懷着不能確定的勝利或失敗的困惑吞下剩餘那半砒霜的時候，他的孫兒四廣與其餘的三百零六個中國孩子們，正搭上開往神戶的日本海輪航出青島灣了。

血紅的早陽，在透明的海潮上浮動着，清澄的，遼闊的海面映畫着綺麗的波紋。四廣手裏拿一包用玻璃紙包着的各色各樣的好看的「歐卡細，」（註）憨頭憨腦的小臉伏在圓的舷窗上，

呆望着海水的碎沫，在搜索着他的新的未來的慾望。

「看，好大的魚呀！」

突然，他驚喜地喊叫起來，隨後他從艙位裏拾起一沓油膩紙包，猛力地投出舷窗，棕色的雞蛋糕散落在海浪上了，浪花推着它折回青島灣去。

海輪載着三百零七個中國的小生命，繼續向前航進着，航進着……

（註）日本小孩日常吃的糕餅。

荒村

四年以前，爲了要訪一個朋友，我和我的伙伴靳春徒步旅行到黑龍江省東北部一個荒僻的小村莊去。由起點到終程的距離，最多超不出六十華里，而且全程都是平原，但在這短短的旅行中，我和我的伙伴靳春都潛藏着兇險的預感，各不道破的潛藏着，自然，我們彼此都深深地感悟到這確是冒着生命的危險，在企圖完成這次旅行。

除了穿在我們身上的，應有的衣，鞋，帽之外，我們再也沒有一點兒附帶的負荷了。然而，當我一拔步，就彷彿有什麼笨重的東西在我身後牽曳着。這清澄而溫涼的秋朝，這朗闊而平坦的原野，並不使我感覺輕快，我想假如這是那類責任的負擔在作祟時，我的伙伴靳春定也不會單獨受到輕快的解放的。

實際，在那些自命解放了的聰明人，我們發了昏也不會因爲什麼責任去冒生命的冒險。這些愚蠢的事，從來是要讓愚蠢的人幹的，他們看這些愚蠢的人和他們所做的愚蠢的舉動，正像一匹逡巡在獵人陷阱左右的猛虎。他們的願望是屬於獵人方面的，他們默默中給獵人做着善意的禱告。

這事，我有着一個例證：當一位鐵路同寅因爲違背了「殖民地獵人」的言行，而吃了耳光時，在那些所謂聰明人之間，就增加了一個永可傳頌的笑料！現在我猶能憶起當時刻畫在他們

臉上的皺紋：那是懾服在正義之下的，被他們抑制了的快意的狂笑的皺紋啊！

然而，在這到處全都設着陷阱的平原上，到處全都露着快意的狂笑的皺紋的人羣間，我和我的伙伴終以機警而堅強的步子達到目的地了。

這個小村莊以稀有的，我們竟想以外的荒涼與破敗的姿態，出現在我們眼前。大約在半年以前，我個人曾經來過這小村莊一次，那時，牠還保持着近於原始時代的完整而純樸的風格。那時，雖然是在冬末，樹枝上沒有綠的葉子；但牠的肢體並沒有殘缺一點兒，而現在雖然在牠的枝權上還留着晚秋的衰綠；可是每一棵的幹或枝，無處不在殘缺着，無處不呈着可怕的創傷，牠跟這裏農人從幾世以上承繼下來的遺產：茅屋，牲畜欄，露井，耕耘工具……等等東西，同樣地受了蹂躪和摧殘。荒涼，破敗，這兩個字眼，還不足形容出這小村莊的真象，因為，在我的感覺中震盪着憤恨與恐怖的戰慄了，我彷彿剛才看見一夥巨盜洗劫了這村莊之後，留下世世代代不泯的仇恨，歡快地逸去。

我們原本打算當時返回的，湊巧那位朋友外出，要到半夜才能回來，並且我們必須見面才行，因此，我們就留在他的家裏。

他有個媽媽，這一個生不逢辰的老太婆，被不幸的命運煞瞎了雙眼，這是她另一個小兒子告訴我們的，他說媽媽的瞎眼，完全是日本鬼子的罪惡，於是，這個天真的青年，就鼓着由鄉土養成的羞澀，毫不說謊的直憨的嘴唇，指手劃脚地述說起夏天裏的一個早晨，怎樣遭受了日

本鬼子蹂躪的經過：他指着外面的田野，述說當時被踏踐的慘狀；他指着馬欄，那末悽愴地講述，並追懷着那兩匹被牽去的耕馬；他指着身側被炮火轟塌了而補葺未久的土牆，而後他將全村荒涼與破敗的面貌介紹給我們。這一位不幸的媽媽，立刻被這重新捲來的山洪觸着了。起初她是默默地聽着，默默地嘆息以至於默默地流淚。末了，她竟至突然慟哭起來。這卻驚駭了我們。

「她哭了！」新春很有些同感的樣子，小聲地說。

「我的嘴直該打！」青年打自己的嘴巴說，「可是，怎能讓我不說呢？……我不是一個啞吧呀！」然後他掣起我的臂膀走出門外；「那只好讓她哭個夠，常常是這樣啦；只要她一想起那件事，她就哇哇地哭起來，真的天神下界也管不了她……你們想，我用什麼話安慰她才行呢？讓她哭夠就行啦。……你們聽我講！」

於是他抬起頭來望了望灰色的，寂寞的夕空，他暫時沈默着。我從灰色的透明中，看見鑲在他鰲黑臉上的肌肉，迅速地聳動幾下，這時我發現他的瞳仁浸潤在晶潔的水裏，他是哭了；然而，他盡可能地仰平他的面頰，好不使盈滿的淚水從斜角溢出。我能瞭解這直慙的青年農人矯做的苦心：一個本質倔強的人，絕不願在他人面前露出弱者的性格的，也絕不願以眼淚代替訴說的。雖然如此，這個不說謊的人卻向我們說謊了。

可是我有什麼權利非難這青年呢？我只有愛惜他像愛惜他的哥哥一樣。我爲了替他掩飾羞

愧，我催促他趕快講下去。

「不要想了，你隨便講吧。」我說。

「唔，唔，」他迷惑地應着。把衣襟掩了一下，隨後就坐在鋤草的木墩上，說道：「講，你們聽。」

他講了許多，大都是關於他嫂子被日軍姦殺的事情，這件事，在發生不久以後，就有人傳達給我們了，可是經這青年如實地描畫一番，我彷彿身臨其境似的，目觀了那可憐的女人的慘死，看到她狼狽地臥在殷紅的血泊裏。

他的述說帶着可怕的尾音，結束在黑夜半了。我抱緊膨悶的心坎，把頭深埋在陰森的夜空裏，聽着從四外傳來的，夜蟲的申訴。同時，我聽見我胸壁間的血流更澎湃地湧動着……漸漸又平靜下來，我什麼也不想，我祇在盼望着我的朋友早些回來，我急於見他一面。

「這裏沒有姑娘了，連年青的媳婦也沒有啦！」

年青的農人從木墩上迂緩地站起來，這樣自語似的道念着。然後他悄悄地走進屋子裏去。這時候，那不幸的老太婆的哭聲已經停止了。

這青年農人熱好了早晨剩下的小米粥，喊我們去吃。一張破舊的方桌放在土坑中央，桌上除了四隻碗和四雙竹筷之外，還有一盞小油燈，以及一個生着很厚的黑銹的小鐵罐，那裏面

有很少的黑鹽粒敷在罐底。我們圍滿了這張小方桌，開始喝起粥來；粥非常稀薄而且混着一種濃重的霉氣。我卻不過那青年農人的推讓，終於把少量的黑鹽粒合在粥裏。接着他說：

「你們的命真好，你們要是明個來呀……你們就吃不到鹹的啦！」

聽了這樣的話，我很後悔不該把鹽放在自己的碗裏；我無意中剝奪了這一家可憐人的口糧！這一件事，我覺得我做得過分殘忍了！

我和我的伙伴靳春帶着驚奇的，感謝的眼色，免強吃完這盛情的晚餐；然而我的胃在向我咒罵起來，擾鬧起來。

這很難說明的氣味，不宜呼吸的茅屋，使我不能久留，於是我們走到門外去，那年青的農人也跟了出來。

我們全都沉默着，就像靜化在這秋夜裏似的，一任那濕涼的風，從我們周圍掃來掃去。我們彷彿是在黑夜誤入絕少人跡的荒塚，讓恐怖奪去了說話的勇氣。一直沉默着，沉默着……

突然，女人的歌喉，在這死寂的夜空中盪漾起來。我根據那年青農人所說：「這裏沒有姑娘了，連年青的媳婦也沒有啦」的話，對這女人的歌聲，感着極大的驚疑。然而那離奇的歌聲，像駕着駿馬的車輪似的滾軋過來了：

靴鞞把，（註一）

三道彎，

日本鬼子，

上炕沿，

年青的娘們兒呀！

靡有地方躲；

半夜三更，

下井台。

這確是女人，而且這是年青的歌喉，年青的脚步，於是一個輕捷的黑影，在我們不遠的前面消逝，不久，又是一個黑影跟蹤前面的一個掠過去了。

「這是什麼？」靳春問，由於他的語聲，我知道他是駭怕了。」

「妖精！」年青農人很嚴肅的回答。

我在一旁不相信地輕笑着。

「你笑？」青年農人說，「你不信？……真的呀，這是我們村子裏的人妖……她住在井裏

「可不，我怎能囫圇你們呢？……她是住在井裏，每天晚上，她必定讓她的當家的（註二）把她繫下井裏去，她坐在柳罐（註三）裏睡一夜。第二天早晨，她的當家的再把她汲上來，……你們沒有看見嗎？後面的那個，就是人妖的當家的呀。」

「爲什麼她要這樣呢？」我問。

「爲甚麼？」那青年農人像是呵斥我的糊塗似的說，「這就是這樣年月！我不是當你們說過嗎？這裏沒有姑娘了，連年青的媳婦也沒有啦！可是，只有一個，可是，她是人妖，她每夜，每夜住在井裏，……可憐的人妖啊！」

我以這青年農人的悲梗話語，對照那女人離奇的歌聲，我忖測那女人一定是遭到我朋友的妻的同樣遭遇；不過，她僥倖，她沒有死，然而，在這貞潔村婦的身上，刻下了殘暴骯髒的創傷，於是她瘋了，於是她被人稱爲人妖了。

我的伙伴靳春提議一同去看看那下井的女人，卻被青年農人制止了：

「不能！那很危險，若是讓她聽出生人的動靜來，她就要跳進水裏去，現在千萬別去驚動她呀！過一會兒我領你們去。」

我們是足等了一個時辰。

橢圓的月亮，已經從遠山的樹頂爬上來，由全黑乃至朦朧的秋夜，逐漸明朗了，我看見這

遼闊如海，沉靜如湖的田野上，麥，穀，以及其他模糊不辨的植物，在輕浮地搖盪着牠們的頭腦。這些破敗的茅屋頽垣，在這淒冷的白光映射之下，使這小村莊倍增荒涼之感。

那青年農人領着我們向東首走去，他在前面，等我們走到他所指給我們的那個井還有四五丈遠的時候，他便放輕了脚步，那正像我童年捉捕蟋蟀時，跟着牠的鳴聲向前走一樣。

「別咳嗽！」

他轉過頭來，將兩手圈在嘴周，啞啞地囑咐着。我們的動作，全都聽他一個人支配。我們的呼吸窒息了。當我們的脚拂過井周的荒草時，他用迅速的手勢讓我們停在那裏。

我看見他小心翼翼地伏在井台的木框上。他的頭頸探進井口，隨後我聽見一種類似空谷中的回音：

「二嫂，……我是丁武啊。」

「……」是女人的聲音，聽不清楚。

「是我，你別怕，我哥哥回來啦，他要看看你呢？」

「……」

「他來了，他就來了。」

他拔出頭頸，在他臉上露出緊張的歡悅。他擔在木框上的胳膊像拍動着的翅膀似的向我們招手。我們仍舊不敢放重脚步走近井台。他又向那女人喊一聲：「他來了。」於是他站起來，

把井口讓給我們倆。當我們的身子還沒有俯下井口之前，他鄭重其事地對我們耳語：

「看一眼就躲開吧！千萬別出聲，別說話呀！」

我們頻頻點着頭。我們像一對淘氣的孩子，竊看可怕的把戲似的，縮頭縮腦地把頭頸探進井口。一股陰森的冷氣撲到我的臉上。我藉着俯射的月光，順着靱鞞把絞放汲水繩的那一端正垂下的繩索，張大了眼睛向井底探望：模糊的可以說是近於理想的看見柳罐中坐着一個女人，她彷彿仰起頭來向上看，然而我們的頭部反背着光亮，更難看得出我們的面孔。因此她喊叫起來：

「丁武！……」

我覺得我的背脊有人拉一下，接着我像做夢一般坐在井台上。那青年農人隨即補充了我的位置，他匆忙地回答道：

「二嫂，」

「啊！丁武你騙我啦；你領了日本鬼子來！」

「你別冤枉人，我們走了。」

當那青年農人慌張地抽出頭頸時，他的後腦誤觸在繩索上。

「你騙我！」女人狂叫起來，那種聲音有着不可形容的尖銳和戰慄，從那彷彿不能容納這種聲音的井底昇到空中：「日本鬼子不能姦污我！我上天去了……」

安靜的井水，突然喧嘩起來。

「糟了！」

青年農人失色地說。他一邊慌忙地絞着繩索，一邊對我們說：

「你們倆快把我汲下去，這要快，慢一點兒就浸死她了。」

我和靳春管制着靷鞮把，他站在柳罐上，慢慢地把他放下去，於是，不久，井水就更加喧嘩起來。同時靷鞮把的木架左右搖撼着。我的兩手也不自主地抖動着了。

「把我汲上去！用力！」

我們用所有的力氣，開始絞搖着靷鞮把，每當往下絞搖時，我們就以胸脯推壓着手把，補助臂力的不足。因用力過度，我們的喉嚨和鼻息發出一種窒悶的吼音。靷鞮把的全身關節，也咯吱吱，咯吱吱地亂響。我們只顧拚命絞搖着；絞到什麼樣程度，我們全不知道；一直到那青年農人的頭頂從井口裏凸出來，我們才知道大功告成了。

「再用勁搖兩下！」青年農人叫着。

我不知道靳春是不是這樣，我實在沒有多餘的力氣了，在這功虧一簣的當兒，我感到了莫大的危險：雖然我們已經用手臂和胸脯壓住了手把；可是我們再也不能將繩索絞上來一分，並且我們觸地的脚尖彷彿騰了空似的，漸漸地漸漸地懸起來了，手把向後推着我們……啊！這可怕的一瞬哪！我暗自慘叫起來，然而我繼續以全力跟厄運搏鬥，那簡直像犧牲自己的生命去挽救不可言喻的大不幸似的。

這時候，青年農人的一手已經攀住井口木框的上緣，重力減輕了大半，因此我們的腳尖也着地了。繼續絞搖着手把，我覺得我的力氣還有許多富裕，可是絞搖將及半週，青年農人就爬出了井口。龐大的柳罐從井口當中浮動上來了，那裏面曲蜷着一個長髮蓬亂的女人。

青年農人把她抱出來，她彷彿是熟睡在他的臂彎裏那樣安靜。我按撫着她濕淋淋的胸脯，它輕微而迂緩地起伏着，我驚怕到極度的心因此略微安穩了一點兒。我像安慰別人似的說道：

「她活着……」

「活着？」靳春很意外重複一句。

「我們要把她送回家去，一塊兒給她當家的賠個不是就算啦。」

我們一切全聽從那青年農人的話。我和靳春就像一對請求赦免處分的罪人，低着頭，跟隨他身後，從一條狹曲的草徑向她家裏走去。我的眼睛始終不離開那女人的面孔；那如同一粒白色的海石，堅硬而圓潤。她的鼻孔擴張着，眉頭緊皺着，顯然的這是憤恨露骨的表现，然而，她在恨誰呢？恨我們嗎？不是的，她是在恨那羣鬼，那羣沒有人道，沒有人心，只會姦殺搶掠的惡鬼！

「日本鬼子不能姦污我！我上天去了……」

一路上，我的耳神經，儘被那悲壯的，尖銳而戰慄的聲音充塞着，它如勝利的高歌，掀動了我週身的血液，光榮將我的罪戾浴去，將我一切的哀感浴去，我祇懷着滿腔的興奮，有如凱

旋的戰士。光榮的犧牲者在我們的前面引導着！

她如皎潔的明朗的月亮照給我們一條去路。她和我們的路雖不相同，而目的卻是相同的——我們至死不被惡鬼所屈服！所強姦！……

我敲着門，門開了，月光擁進去代替了燈火。一個中年農人挺立我們面前，他首先就看見了他的女人。他對青年農人問道：

「怎的了？丁武，她死了嗎？」

沒有立刻回答，他抱歉地搖一搖頭，然後走進屋去，把她橫放在坑上。這時靳春在她原來靠着青年農人懷裏的那隻手中，發現了一把小剪刀，而且在她的左肩胛和左項發現了兩處傷痕，血和水混合了。

「這不要緊，」中年農人漠不關心地說，「讓她把血流盡，我就得到解脫啦！可是，丁武，她究竟怎的了？」

於是青年農人將適才經過的情形毫不掩飾地講給他聽，到末了中年農人責備他道：

「丁武，你做錯啦！你不應該把她撈上來；我被她累夠了，你說我要這樣一個瘋瘋癲癲的廢人幹麼？……我盼望她死。她死，我什麼牽掛全沒有啦，……我幹我的去！」

「你別忘了從前的恩情啊！」青年農人說。

「恩情？」他冷笑着，「我不忘有什麼用呢？」他想了想又說：「她還是死了好，……我想到辦法，報答報答她的恩情……」

那中年農人突然嗚咽起來，他抱住女人無所顧忌地哭着，正像個死了母親的孩子。我們被那種透骨的悽愴迫出門去。

我思索着，漫無頭緒地思索着這月光下慘白的世界……

半夜，我的朋友果然歸來了，我把帶來的消息，計劃，和責任全交給了他。在一早四點鐘，我和我的伙伴靳春離開了荒村。

三天之後的晚間，我的朋友祕密地打發他的弟弟來找我。我們踏着秋天落日，步出車站以外的野地上，他無意識地玩着掠下的野草，同時小聲地對我說：

「……日本兵車全列出軌了，你是比我們先知道的。這次，我們得到更多的軍火和大馬，還有很多，很多用木盒裝的飯，可惜他媽的太腥氣啦，我們不能喫！……現在我哥哥已經趕回原防地，全隊都平安，——這回只死了兩個，受傷的有五個，都很輕。——不過，我們村子又遭了一次大劫；他們拿這村子解了恨，房子全讓大炮轟平了。人也死了不少！再有那個叫做女妖的娘們兒，她在這次劫數裏，被陷落的井活葬了。啊，這真是再慘沒有的事情……」

「她的當家的呢？」

「不知道。」

「你沒有找他嗎？」

「找過，在我們的村子裏已經找不到一個活人！」

「你，你媽媽？……」

「也不知道，我想，她不會再活在人間了，我找遍了死屍，整的或碎的裏面全沒有她，末了，我從一堆亂草裏找出一隻鞋子，那鞋子她一共穿了五年。……啊，五年多了！現在她們分了家！」

現在我想起那青年農人的話，想起了我自己：生我的故土，養育我二十五年，一旦也分了家！我被迫到祖國來，過了一個春天，又來一個春天，這鳥語花香的柔媚的春天，使我懷念着故土的風沙，使我懷念着四年以前旅行過的荒村，那荒村已經變為荒塚了！

（註一）木製的汲水器，木架上裝以 Δ 形槓桿，一端爲手搖把，一端圓柱形爲絞放汲水繩索之用。爲北方農村汲水之利器。

（註二）丈夫。

（註三）以粗柳條編製的汲水桶。

絕命書

空軍上尉龍隱的妻子瑪麗才二十歲。瑪麗是個物質現代化的女人，姿色姣好：眼珠黑油油的，長睫毛，鼻樑頗高，菱角般的嘴唇裏包着白而勻整的小牙，這些，每一部獨立起來都很醉人的物體，鑲在粉紅如初熟的蘋果般的面頰上，越發令人迷醉，激動……

瑪麗跟空軍上尉龍隱的結婚，似乎沒有經過悠久的戀愛的程序，是當中國的空軍在中日戰爭中，剛一嶄露頭角的時候，便定了他們的姻緣，由於瑪麗羨慕空軍戰士，因此才愛上了龍隱上尉，雙方都有滿足對方的具備條件，於是，很快地就變了一對佳偶了。

雖然是在戰爭中，瑪麗的日子過得非常快活。新婚並不足滿足一個處女——瑪麗的慾望，那能以滿足她的，卻是獲得一位勇敢，漂亮而又珍奇的飛行士，他彷彿是她理想中的，捕到手的蝴蝶，既能使她快活，又可使她向熟識以及陌生的女人和男人們驕傲，她，瑪麗現在簡直像生了翅膀的人間仙子了。

對於化裝，瑪麗是個能手。她絕不愛中國式的時裝，然而，她也討厭那歐化的打扮，原來她很久以前就喜歡飛行士的服裝，因為那種打扮，在普通人眼中是奇裝異服之類，所以她未敢一試，現在呢？她可以毫無顧忌地穿上牠，做爲空軍上尉龍隱的妻子的瑪麗，別人對她是無可匪議的了；不過埋在褲角下那雙跟高三寸的鞋子是頗足令人驚異的。

在跳舞場，在咖啡館，在首都的各大飯店，以及在任何夜會的場所中，時常有這一對佳偶的情影出現。而且無論何時何地，龍隱總是穿着飛行士的服裝，或則是那套空軍上尉的制服——瑪麗自然也穿着飛行士服裝的——雖然那種裝束，有時會惹起某次夜會主人的不滿，竟也引起龍隱的同感。

「下一次，」龍隱委婉地說：「我該換穿夜會服了，瑪麗，你允許我吧？」

「那是你的自由——」瑪麗慢上眼睛。「但是，你要知道：我不是因為羨慕你的夜會服而和你結婚的呀！」

這話會屢次威脅過勇敢的龍隱，而且屢次使他屈服。龍隱對於這個執拗的妻子瑪麗，是有意想不到的示弱的，他覺得空中的蠻悍的敵人，倒比瑪麗容易克制得多。

但是，瑪麗愛丈夫的對自己的屈服，和愛丈夫對敵人的勇敢，是同樣熱烈的。當龍隱奉令遠征——幾次都是東戰場方面——或防衛首都空襲，安然飛返的時候，一杯香檳，與和香檳同樣甜密的小嘴，同時送到他的肩邊，而後她撒嬌地躺在丈夫的懷裏，溫柔地說：

「祝福我的人兒——龍隱將軍萬歲！」

「謝謝我的瑪麗。」

於是龍隱的手臂像握緊舵盤似地抱住她的腰，狂吻着……一直把那空中展開的凶惡的場面，與不幸的幻想忘得乾乾淨淨為止。

自從跟丈夫吊唁陣亡空軍中尉盧健飛歸來，一向快活的瑪麗，忽然憂鬱起來。這種憂鬱的心情，不是跳舞場，咖啡館，大飯店與輝煌的夜會能以安慰她的；從病態上觀測，瑪麗的神經確實有點失常。龍隱也感覺到她的快活的小鳥不愛飛和唱了，於是他也跟着憂悒起來。

一天晚上，龍隱強迫着瑪麗去參加一個盛大的夜會。他預備穿那套朋友新從香港帶來，贈送給他的飛行服——據說這套一九三七年英國式的飛行服，價值二百五十港幣——以求瑪麗的歡心；但卻意外地遭到瑪麗的反對：

「不許你穿牠，不許你，當我的眼睛還睜着的時候！」

「你不愛牠嗎？瑪麗……」

「拿開牠！這些壽服使我駭怕！」

「壽服？」龍隱吃驚地問：「你怎麼說這樣的不吉利的話呢？瑪麗，你發瘋了嗎？」

「你完全不瞭解我……隱，你知道我的心，該多麼不安和難過呀！」

「爲什麼？瑪麗，我的寶貝，你說……」

「我說，但是我說又中什麼用呢？隱，我碎了的心，你是沒有方法把它聚在一塊兒了！」不安和難過，像電流一樣傳導到龍隱的身上，他立刻變得憔悴不堪，而且手足無所措，瑪麗這個不可捉摸的問題，使他呆直了半天，才回答：

「瑪麗，你快些告訴我，我一定有方法的，憑着我的勇氣，至死不辭！」

「你沒有那種勇氣，」瑪麗乘機一激，然後就說出她的要求：「你能辭掉你的職務嗎？」

「瑪麗，我實在不明白你的用意，難道你忘記了你和我結婚的唯一條件了嗎？」

「但是，現在我已發覺：一個少女和盧中尉結婚還有什麼希望呢？」

這場爭論的結果，瑪麗是失敗了。然而卻給勇敢的龍隱留下一個不祥的黑影，這黑影跟他形影不離，這黑影，不斷向他挑戰，在幾次搏鬥中，他幾乎做爲牠的俘虜，可是，幸而這不甘屈服的龍隱，還能鼓起餘勇，從危境中脫逃出來。

龍隱絕不愛寫這類東西，他費了很大的斟酌與推敲，寫了幾句簡無可簡的話：

「我已決心，誓死報國，假如不幸戰死，吾妻瑪麗萬勿自誤青春。」

這就是絕命書。他瞞着瑪麗把它抄在兩張西式書箋上面，一張祕藏在貼身的襯衣兜裏；一張卻偷偷地夾在結婚照片的膠片與紙板之間——假如他墜機身死，屍首被焚燬時，瑪麗仍可以看到這張的——然後，再把那幀照片掛在牆上。看看瑪麗，再看看自己，心裏一陣酸楚，他覺得若是能放縱地痛哭一忽兒才好。

一小時以後，龍隱接到起飛作戰的命令，據通訊人員說，有敵機五十四架進襲首都。瑪麗從電話中聽得這樣消息，好像有一隻大鷹的利爪，向她的心窩掐了一把一樣。兩頰的紅暈立刻褪了色，而且變得非常蒼白。嘴裏哆哆嗦嗦着，喉嚨裏像似有塊骨頭梗住，使她說不出要說的話。

龍隱呢？在這種緊張的情勢下，他竟忘記了每回出征時的熱烈擁抱，長吻和道別，他騎上自備的摩托卡，像閃電般的向機場馳去了。

不祥的黑影，又跳動在他的眼前，這回，彷彿比每次都猙獰得可怕。當他登機起飛時，陣亡空軍中尉盧健飛的面容，時而遮住他的視線，同時，瑪麗如怨如訴的語聲，在他的耳邊纏綿着勇敢的龍隱幾次想衝破那重圍，結果全宣告失敗，於是他感到疲憊，暈旋了。準備與敵機接觸的時候，他的心臟由狂盪而漸漸地窒息了，意識裏反復地呼號着絕命書上的辭句：

「我已決心，誓死報國，假如不幸戰死，吾妻瑪麗切勿自誤青春。」

龍隱認為這次轟炸之甚，是超過以往的。

瑪麗卻覺得這次空戰是最激烈的。

又過兩小時以後，龍隱平安地降落機場。他復又騎上自備的摩托卡，像閃電般地向家裏馳去。他準備着挺實的胸脯，冷冰的嘴唇去接受瑪麗的柔和的擁抱，和溫暖的吻。現在，那不祥的黑影，隨着暮色逝滅了。歡欣的，跳躍的心情，如同遭彈起火的建築物上旺盛的火舌，向天空噴吐起來……

突然，龍隱的心情又轉變了，他趕忙開足馬力馳進那破碎，紛亂的周圍。救護隊用擔架從被毀的房子裏抬出一個人來——是一個女人，龍隱看見那件淺綠色的，熟悉的睡衣，證明她確

是自己的瑪麗，於是，他丟開車子搶過去了。

「瑪麗呀！」

一個救護隊員淒涼地說：

「她死了，同志，她剛才嚥了氣！」

「她……她連句話也沒說，就死了？」

「不，她只說一句：『我沒有希望了！』就……」

龍隱像突然害了心臟病似的，癱攣的兩手抱住自己的胸脯，按壓着，心，死寂得像似黃昏時的荒塚。然而從那裏發出一種硬紙的呻吟聲，那是一張絕命書。

夢和外套

他一定是萊維托夫，當那個非常熟識的面影，從我的視線錯過的時候，我如此肯定地默語着。但他闊大的步伐，已經把我丟在十碼開外了，我絕不能讓他走掉，這是多末富有神祕性的偶遇呀！我必須追趕上他，而且握住他那肥碩的，毛茸茸的，有高度溫熱的手。說：

「哈嘍，認識我嗎？同志！」

他一定啞一下親密的嘴唇，不；驚奇地用舌尖打一下響，而後像巨人般地把我的捕捉住。那時，我的一隻手，會被他捏得發疼的。他將說些什麼呢？我準備說些什麼呢？……這未免過慮了，最要緊的是別讓他跑掉，因為大街上的人比螞蟻還多，這些蠕動的羣，太阻礙我的進行了。

那巨人的背影，在迷濛的燈光下，人羣中，繼續向前移動着。我幾乎像浮水似的，用兩手輕輕地撥開在我左右的人們，加快地尾追着他。在一個十字路口，我終於和他並肩了。我在什麼還未表示之前，我的心首先跳盪起來。我侷促，腴腆，而又興奮，那心情，相同向着初識的少女求愛。

但是，就在這時候，我覺察他並不是萊維托夫，他和他的面貌雖然異常相似，但我能看定他確不是萊維托夫，因為在他的左頰缺少萊維托夫那樣個凸出的一顆黑痣。

於是我頹然地讓他走開。

這天夜裏，我躺在床上無論如何也睡不着。而且我的懷鄉病復萌——那一望無垠的雪平原；那冰雪交錯着的松花江；那山林中被雪埋沒着的白樺，古松……這些在現在，正是構成我單相思的對象，一齊復現我的眼前。在一種甘甜的迷戀中，我的夢，它竟像一隻自由的雀鳥飛回我的故鄉去了……

在哈爾濱，靠近松花江岸的一座囚牢裏，我碰見了我思念的友人——萊維托夫。我們又將五年前的遭遇重演一次。

一個頂冷的夜間，我們的監房裏來了一位新客。那時我正患着嚴重的傷寒症，穿着青色的夾西裝，蜷曲地躺在士敏土的光地上。而他一走進來就蹲在我的身旁了。不甘寂寞的林不客氣地問他：

「白俄嗎？」

「不，」同時他搖搖頭。

「你是紅黨，」林的問話毫無感情，冷酷得彷彿是審判官。

「我是蘇聯的公民——」

回答時，他用手互相揉搓着臃腫而發紫的大拇指。一種不可言語的憤怒，埋藏在深如井泉的眼窩中。繼而他低調地抗辯着，又似乎是自白的重複一句：

「我是蘇聯的公民呵！」

於是林又追問道：

「那末你觸犯了『滿洲國』什麼刑章呢？……你受了刑嗎？」

「我不知道，」他沉默一會兒，看看自己臃腫而發紫的兩個大拇指，冷笑着說：「我們的國家，對於一隻牛也不會這樣殘酷過。這話，你都不會相信……」

「媽的，」林孩氣地叫罵着，「躺下吧，小伙子，當心明個來一羣獸吃你的凍肉呵！」

他看一眼冷冰冰的士敏土的地，皺了皺眉頭，馬上站立起來。他緊緊掩上「賓夾克」的衣襟，並翻起皮領子，開始在空曠的監房中徘徊着。嘴裏嘟囔地說：

「……我要走到天明……」

我聽着他勻整的脚步，漸漸地失去了知覺。可是當我甦醒過來的時候，我感覺週身異常的溫暖，而且也異常的沉重。萊維托夫的徘徊仍然繼續着，脚步似乎有點疲倦了。

我略微啟開眼睛，首先我看見萊維托夫身上的「賓夾克」不見了，他僅僅穿着一件比我的上衣更顯得單薄的工作襯衫。然而那件暖和的皮外套卻蓋在我的身上。這種罕有的溫情，使我的眼窩突然濕潤起來。同時我一邊掙扎來扯着「賓夾克」的皮領，一邊感激地說：

「朋友，請你穿上吧，謝謝你，我是不需要這個的，飢寒對於我們已經成爲習慣了呵！」萊維托夫驚喜地跑到我的身邊來，他按着我的手，不讓我揭去他的皮外套。我感覺他的手

彷彿冰塊那末涼，而我的情感越發汎濫了。」

「我確是不需要這個的，但是，你……」

「你頂需要，」他把揭去的皮領，又壓在我的胸脯上，「你不知道你自己的病很危險嗎？」

這時候，林被我們的糾紛吵醒。他坐起來揉揉眼睛問我：

「怎樣？」

「求你把這拿給他……我凍不死的，我不需要這個……」

「胡說！」林斥責着我，「你沒有這個，命早完蛋啦！」

「爲什麼呢？」我奇怪地問。

正在林預備回答我的時候，監房的鐵門突然開了，第一個進來的是又瘦又高，而又狡猾的白俄看守長，兩個看守跟在他的後面。白俄看守長猴子似的叫着：

「萊維托夫，典獄長請你。」

萊維托夫毫不遲疑地向着鐵門走去。這時我連忙扯起「賓夾克」的皮領子叫着萊維托夫：「朋友，穿上你的外套呵！」

白俄看守長兩步併成一步走到我的身邊，毫無禮節地揭去那件外套，叫着萊維托夫：

「你穿上牠——」

萊維托夫做了一個手勢：

「請你好好的蓋在他的身上……」

「你還是穿上吧，你不能再回到這個監房裏來了！」

「不必你管，」萊維托夫煩燥地說，「還是請你好好蓋在他的身上吧。」說完，他邁開矯健的闊步，獨自走出鐵門。白俄看守長尖峭的白臉頰，頓時浮出兩朵紅暈，胡亂丟下外套，沒趣地走開了。

我喊叫着萊維托夫的名字，他沒有回響。鐵門關上了。紛雜的脚步聲，漸漸地輕微下去。沉寂的甬道復又歸於沉寂。

我無言地看着林，而林正看着那扇黝黑的鐵門發呆。他的呼吸是異乎尋常的急促。而他的眼睛含蓄着一種不可捉摸的感情。

「這是人類中最光榮的一件記錄，」林掉過頭，搓着手對我說，「萊維托夫是你的再造者——」

「我不明白，除這外套之外，還有別的事情嗎？」

林看一眼窗外破曉的天空，然後開始述說着，他說，當萊維托夫來此不久，我就昏厥了，僅有一絲的呼吸，脈搏幾乎等於停息。在他焦急地要求看守請醫生來，可是竟被看守拒絕了。後來還是萊維托夫再三地哀求，過了半點多鐘，他才去請來一位白俄醫生。但是經他草率地檢

查結果，回答是：

「死不了的——」

「先生，他的呼吸快斷啦！」萊維托夫氣憤地說。

「他斷氣與你何干呢？」

白俄醫生說完這句話就漠不關心地意欲走開；但是萊維托夫卻粗暴地拿住他的胳膊，說：

「先生，你要不說法挽救這個人，我要干涉你了！」

白俄醫生突然掙脫他的手，厲色地說：

「誰敢干涉我？……這裏不是你們的世界，懂嗎？」

「我懂得，」萊維托夫掂量着碩大的拳頭給白俄醫生看，「但是，聰明的先生，這東西很會搗亂你的安寧呀！」

白俄醫生似乎有點膽怯了，他躲到看守的身後發揮他的自尊：

「守分一些，若不，上帝會立刻降罪你這殘暴的叛徒的！」

萊維托夫碩大的拳頭一揮，就把白俄醫生送到鐵門以外了，他像從脚夫的肩頭顛到地上的笨重的貨物，卜地一聲撞倒到甬道的牆角下。看守連忙跑出去關上了鐵門。

白俄醫生在甬道裏叫罵着：

「你這暴徒！……你這下地獄的暴徒呵！」

就在這時候，萊維托夫脫下他的「賓夾克」蓋在我的身上。並且他用手摩擦着我的手和頭，企圖增加我的體溫。我的生命就在這樣保護之下得以復活了。

從那天以後，我就永遠沒有會見過萊維托夫，而且也打聽不出關於他的消息。但是他的熱情永遠像那件「賓夾克」使我溫暖着……

在冷酷，死寂的生活中，那件外套便成爲我唯一的伙伴，唯一的慰藉。在幾次轉徙時，我都攜帶着牠。雖然到了春夏之交，我還是把牠放在我的身邊。我愛護牠有逾愛護我自己的生命。

然而當我僥倖逃出地獄的那天，我的「生命」——萊維托夫的外套——竟被我的敵人，一個日本獄卒強制扣留了。最後他跟我說了這樣一句話：

「我知道這件外套不是你的，所以必須給我留下……」
這是最使我痛心的！

然而，蠢驢！你能搶去我的紀念物，卻不能搶去我紀念的心呵！

我和萊維托夫的重逢雖然有是一個夢，在今天，我的祖國卻與一萬七千萬個萊維托夫握手了！

沒有遺囑的人

陶勉的生活已經達到最緊張的時候了；今天他把唯一的一件棉袍，從身上脫下來，以五毛錢的代價賣給收買破爛販之後，他覺得冬天的確是來到了。在他二十八年的生活的過程中，貧困到如此地步，還是第一次，他感覺這種威脅要超過他的心臟病不止一倍的。因為除了他個人，還有個妻，這個雖然是簡單到無可再簡單的家庭，但今後再也沒有維持它的能力。

假如，在明天，跟朋友約借的十元錢，又是失望，他決定和妻投到國際難民所去，這樣激變的生活，在習慣於溫飽的小有產階層的命運裏，確是個使人啼笑皆非的笑話。然而，那難以保持的尊嚴，正像遭遇強敵的英勇的戰士，雖然保持了將及三個月的抗戰光榮，終於被迫退出了上海一樣。

在八月十三日的突變的戰爭中，陶勉不幸失掉了他的職業，行李，衣服，以及一切用具。而且在貧困無告的當中，喪失了三歲的兒子，這些，這些切身的損失，使他增加「九一八」以後對日的仇恨，可是這種仇恨，不能把他的懦弱性鼓舞起來，他祇是蜷伏在被猛烈的礮火包圍的租界地裏，從無爲的激憤走到悲哀，失望，……再從失望走到絕望的幻想。

許多朋友中，陶勉是以豪飲聞名的。戰爭以來，猶其是華軍退出上海以後，他更無限度地酣飲着，這之間，他幾乎以生活費的半數消耗在那盞酒杯上。妻極端地反對他，然而她用貧困

的理由，不能把執拗的丈夫說服，反而容易觸怒他，甚至於犯了很嚴重的心臟病。

飄雪了。稀零的雪片，舞在冷落的上海的天空，彷彿更加強了氣候的嚴酷。冷，也彷彿是陶勉最有力的辯護士，他理直氣壯地買了兩毛錢的白乾來，妻趕忙拿來午飯剩下的半碗冷菜給他，於是，陶勉的幸福又開始了……

當陶勉酒飲過半的時候，朋友許來了，他舉着酒杯，神智模糊地問道：

「怎麼樣，錢拿來了嗎？許？」

「還要等明天，」許回答，「但是，我告訴你另外一件好消息：陶，虹口，日軍准許通行
了……」

「但，准不准往外拉東西呢？」陶勉搶着問。

「准許的，不過，你要用兩塊錢買張通行證才行哩。」

「兩塊！」現在僅有三毛錢財產的陶勉，聽了朋友許說出的數目，不禁駭叫了一聲，隨後把酒杯往桌子上一撻說：「怎樣能辦得到呢？」

「好辦，」許慷慨地說：「祇要你敢去，我可以先給你拿兩塊錢的。」

也許是藉着酒力，陶勉不加躊躇地走了。現在他的思想完全貫注到：久別的行囊，衣服等等什物上。他對於方才罷手兇殺的敵人，並不十分注意。那些東西，假使如數運回來，起碼靠它典當，也可以維持些時日的。

過蘇州河橋，在虹口界，他用兩塊錢換來一張用白布條做的通行證。日本人親手給他別在胸脯上，當他低下頭，去看掛在胸前的通行證時，他的心，合着左右的笑聲突然跳盪起來了。這剛被他發現的奇蹟，使他沒有在原處逗留片刻的勇氣，在四週，像是有旺盛的火舌，烘舐着他的皮肉，又烘舐着他的骨髓。他離開這裏，恨不得一步邁到故居，然而，兩隻腳卻猶如跛跣在沙漠上一樣，笨重，疲乏……

他再也不敢低下頭去看一下飄擺在胸前的東西了。他讓他的眼睛，讓他的心，同時注意那被礮火摧毀的樓房，市招以及不成字形的霓虹燈管。但是，他不能閉塞住他的聽覺——
木板鞋的聲音……

——臨時亡國奴！

——臨——時——亡——國——奴——通——行——證！

……

以及男女老弱的嘲笑聲，無情地從四外迫擊過來。受窘的陶勉，企圖加速些脚步，衝出這冷酷的重圍，但是，那面孔，那聲音，竟是不斷地從他的眼前，耳邊出現……「這是鬼的世界啦！」他心裏咒罵着。他已經沒有心思貪看這劫後的「不夜之街」（北四川路），他爲了避開那些猖獗的盜賊，拐進比較僻靜一點的海寧路去，再轉過幾條小路，就可到達他的故居了。

除了蕭條，零亂而外，一切和戰前一樣，然而從前中國人居住的高樓大廈，現在讓日本人

代替了；從前飄着青天白日的旗桿上，現在讓太陽章代替了！陶勉停止他的回憶，現在和踏在
外國領土並無異樣；這裏，沒有權利內應行使的自由了！反之，他倒該接受奴隸的義務。嘲
弄，毆打與殺戮……「這是鬼的世界啦！」他悲憤交集着，用手惡意地撕扯着胸前的布條，他忽
然發現一個日本兵迎面走來，於是，那隻手軟癱癱地下垂了。隨着一種難堪的刺戰迎面襲來：
「亡國奴，臨時亡國奴通行證！哈，哈，哈！」

這一擊，把陶勉擊昏厥了。在這條極其熟悉的街道上他幾乎找不出他的故居，彷徨許久他
才猶豫而膽怯地走進一扇敞開的房門，他馬上倒退一步，「呵，錯了？」然而他立刻從破損，
塗污的牆壁上，瞥見一幅斜懸着的照片——那就是他唯一的兒子——於是他又走了進去。

當他從零亂地房子裏，巡行一週時，他的行李，衣物很快就從他的希望中幻滅了。在地板
上，他僅能觸及狼藉着空的日本飯盒子，和空的罐頭盒子的堆，腥羶的氣味，使他惡心得發
嘔。

陶勉木呆地站着。一個類似下女的日本女人，得意洋洋地走進來，她指定用木炭寫在牆上
的九個大字，強迫着陶勉。

「你的——亡國奴，這是什麼？」

陶勉搖一搖頭，表示不認識，但那兇惡的下女，從地板上尋拾起一條桌腳，竟向他的頭頂
上打擊，於是這個懦弱的陶勉被她征服了，一邊念道：

「大日本帝國戰勝支那——」
一邊摘下牆上的照片，像個竊賊似的跑出門去。那兇惡的下女，把桌腳向陶勉的背後打來，開口罵道：

「小偷！支那小偷！」

背疼痛着。胸前的白布條，在雪花中飄擺着。這腹背受擊的陶勉，從這一次冒險中，只帶回來一幅照片，而且那照片上的人，在一個月以前已經天亡了。

用兩塊錢代價買來的通行證——臨時亡國奴通行證，終於，又被人沒收了回去。現在他祇帶着那幅死亡的照片，夢一般地走回了家。

他沒有聽到妻的問話。他將那走前賸下的一半白乾，一飲而盡。而後用被子蒙頭蓋臉地躺在床上。妻儘管問他，叫他，然而，他一聲也不響。

晚飯的時候，朋友許來了。他首先看見桌子上那幅照片，就知道陶勉必定把所有的東西拉回來了。

「恭喜，現在物歸原主了。」

陶勉妻廢然不答。她指着床上的陶勉而後說：

「你看看他怎的了？他是空着手回來的，一聲不響就躺到床上啦。」

許揭開陶勉頭上的被子，一股濃重的酒氣，撲進他的鼻管。他觸動着他的肩膀，叫着他的名字，然而他依然閉着眼睛，安睡着。許自語地說：「恐怕他的心臟病又犯了吧？」隨後，他用手輕按着陶勉的左胸，心臟是平靜的，他再把手放重一些，心臟仍然是平靜的，而且他的手漸漸地感覺到冰冷了……於是，許把手一抽突然駭叫起來：

「他死了！」

「不會的，」妻搶上前去，「他一句話還沒說呀！」

「但是，你知道他爲什麼不給你留個遺囑呢？」

累犯

一

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是謝元五年徒刑期滿的日子。一個月以來謝元的性情與從前就大不相同了：現在是溫和，有禮貌，也時常同難友們談些近情達理的話。即使同他一向所仇恨的看守們，也時常投以憑空的微笑的。他這一切性情的轉變，簡直像一個被邪教異說所懾服了的惡棍一樣。這種近乎反常的變態，連謝元自己也覺得有點奇怪。

一個月以來，謝元連睡眠都不大安穩，他常在深夜裏醒轉來，而且竟成了一種習慣：每天，當全監號的犯人們都已睡熟的時候，他便悄悄地醒了，在未醒之前，他絕不會做過什麼惡夢，醒了之後，他就直呆呆地看着天棚頂上的那蓋被蜘蛛網，被灰塵封積的黃昏的小電燈，一直看花了兩眼，於是他從電光與眼光錯雜的幻像中彷彿看見了他的妻，他的酒壺和酒杯……那些久別的，令人渴想的東西，都開始像美麗的蝴蝶似的在他的眼前飛舞起來，他的眼睛被撩亂了，心被迷惑了，這時，口水湧上脣邊，漸漸地在口腔裏充滿，末了，他貪饒地將牠吞嚥下去，但是，又充滿了，於是又吞嚥下去，這樣經過幾次之後，他便如同狂飲了多量的醉酒，在不知不覺中閉上眼睛，甜蜜地回到夢境。

他覺得近一月來的日子，比過去五年的時光還長。在他過去的三次牢獄生活，每逢徒刑期

滿的前幾天，他從沒有這種感覺的，那時他的心總平靜得像無風的湖水，沒有一點波紋。就是當他走出那禁錮他的青春，他的自由，他的幸福的牢門時，混進快活而富有生氣的街道，他還是仍歸保持着固有的氣忿，嫉視和不耐煩。在旁人看來，謝元他對於自己生活的轉變，應該是樂觀的，至少應該快活一天才對；可是，他連這一天的快活全不會做，一直等到他第二次被捕入獄的時候；於是，他又一直把那種氣忿，嫉視和不耐煩連續到第三次乃至第四次入獄的時候。

謝元今年三十六歲。他是在十四年以前結婚的。這之間，僅有五年和他的女人住在一起，其餘九年的光陰通統消磨在牢獄裏。結婚的後一年，他就開始犯罪：第一次因為騙財被判徒刑八個月；第二次因為故意毆傷地方長官被判徒刑一年半；第三次是因為犯了比較嚴重的竊盜罪又被判了徒刑一年半，現在這是最後的一次，而且這次竟打破了他自己犯罪的紀錄，而且這一件事情正好是他第三次出獄後半年，發生在他毆傷的地方長官的家裏，這轟動一時的強盜殺人未遂案，也就是謝元造成五年徒刑的因果。

自從這件案子發生之後，謝元的「這惡棍」的譚號便在街坊之間傳播開來，連那些不懂事的孩子們一提起謝元的故事也便說聲：

『謝元這惡棍！』

然而謝元卻不承認自己是什麼惡棍，凡是類似這些嘲罵和辱垢的字眼，他從來不肯低頭

忍受的。不單這，就是每次在法庭上法官對他宣告罪名的時候，他總是咆哮地擾亂法官的宣告。

『住嘴！我沒有犯過罪！可是，你們要怎樣就把我怎樣好啦！』

那還是他第二次入獄以後的事情，有一回喫晚飯的時候，他從飯桶裏挑出了九個死蒼蠅，於是他一賭氣踢了飯桶，破口大罵起來：

『這是甚麼？你媽的！你們打算怎樣？你們是要讓這些東西在飯桶裏生蛆嗎？……狗都曉得，喫了蒼蠅就生病的，你們是要叫我死在蒼蠅身上啊！那可不行！說甚麼得讓我活個夠……端出去！你媽的！老子不喫這害人的東西！』

看守劉富強走過來，按捺住怒意，隔着鐵門對謝元說：

『噯，謝元，請你趕快把飯弄進桶裏去，這讓典獄長看見還了得！』

『我偏不！』謝元吐了口惡痰，繼續吵鬧下去，『好，你找他來治治老子吧？在外頭有牢獄，我倒要看看牢獄以外還有地獄沒有？去，你去喊他來，看他把老子怎樣？……』

『噯噯，把飯弄起來算了吧！』看守劉富強冷笑一聲，用鞭子敲打着風眼，說：『你在外頭面可以無故毆打公安局長，到這裏你可不能碰倒看守的一根汗毛！你當真要請典獄長來嗎？哼，我倒擔心你沒有蹲黑屋子的好骨頭！……喂，夠朋友信我話，苦不……』

恫嚇，對於謝元是極其平淡的手段。黑屋子他蹲過不止一次了；當他第一次入獄，僅僅八

個月的刑期，差不多就有八分之三的時間消磨在那黑地獄裏，雖然那種陰濕，森冷，黑暗以及飲食不足將他囚磨得不像人樣，幾乎把性命葬送在那裏；但不曾淌過一滴眼淚，或是打一個唉聲，就是他的內心也不曾有過追悔或準備向人乞憐的意識。他這個屢懲屢犯，倔強到底的犯人，連典獄長都感到莫可奈何。他罵典獄長，他打過看守長，至於像劉富強這般小人物，在他看來，簡直像來去無聲的小昆蟲，假使牠敢來侵犯他，侮辱他，他會不加思索地使個「雙風灌耳」的絕技，將對方置於半死之地。

今天，他對於看守劉富強的態度，比往常對付別個客氣得多了，因為謝元這個人也有他的理性哩，他一向對於新上任的看守，絕不「不教而殺」的。

「噯，可不是，夠朋友請少說幾句閒話，」謝元把膀臂一絞，用諷刺的口氣開始教訓對方，「自己別覺得不錯，你一個月才拿十來塊，這還不夠頭等窩子一宿的價錢，也值得跟那些王八蛋們一個鼻孔出氣嗎？……噯，我問你，你怎會知道我無故毆打公安局長呢？你說！」

「你要我說，難道這盡人皆知的醜事我還沒有聽說過嗎？」看守劉富強故意提高嗓門，而且，故意把「醜事」兩字說得更響亮些，他企圖向全監暴露謝元的醜行，同時，也算「洩了」對方藐視自己的私憤，「聽你的可好，可是鬼才相信公安局長調戲你的老婆。嘿，朋友，敲敲你自己的脊樑吧，那不是跟棉花一般軟嗎？」

對方向謝元巧妙的發洩了私憤之後，就用一種卑意的鼻嗤聲來結束他的嘲罵。而後他又以

息事寧人的聲調說：

『別上火，說錯了算我沒說吧。還是把飯收拾起來，若是弄出事情，你我都不大方便。』於是，他邁着散亂的步子向別處走去，他彷彿妄自尊大的牧羊人，讓他手中皮鞭在空氣裏發出威權的暴音，那聲音正像被颶風鞭策着的高架線一樣。

謝元神經質地聽着那種聲音，他覺得每一皮鞭都是沉重地落在自己的身子上，一種強烈的熱，雲眼之間傳播到全體，一直熱到指尖和髮管裏了。

爲了答覆對方的挑戰，謝元中魔般地把腦袋鑽出風眼外，用拳頭插着鐵門，喊道：

『你滾回來！你滿足了嗎？狗東西，你還有一根鞭子哩。』

對方將皮鞭背在身後，惡笑着轉回謝元的面前：

『你……你要造反？』

『我要造反！』他肯定地回答。脖子更伸長一些，『我要把你的舌頭拔下來，看牠有沒有從公安局長那裏傳染來梅毒。』

『狗東西，你罵人！』看守劉富強用皮鞭抽打謝元的後腦，『給我把狗吉八縮回去！』

謝元縮回腦袋；但立刻以拳頭代替了牠的位置。對方祇覺得鼻子之下被莫名其妙的東西猛烈地一撞，便夢一般跌坐下去，他本能地放棄了皮鞭，兩手緊緊地扣住嘴部，唔嚕地叫起來：

『狗養的！你打，打落了老子的門牙！』

就是爲了這隻門牙，謝元又蹲了一個月的黑屋子。

二

在監獄裏，無論是看守或是犯人，祇要與謝元吵過架，便永遠以「瘋狗」兩字相稱。不久，這兩字便傳到監獄當局的耳裏，加以許多事實的證明，確認爲謝元是個神經病患者；然而經過醫生的仔細檢驗，結果卻證明謝元「神經組織健全」並不是甚麼瘋子。

醫生是並沒有說謊的；世人有甚麼慾望，謝元也就有甚麼慾望，甚至比常人更強烈些，正因爲這樣，當那種慾望爬到海邊上的時候，他的血液中就波動起暴性的狂流，於是突然激起的報復心，要比慾望更強烈，更迫切。這種在變態遠在他尙未結婚以前，做爲流浪漢的時候就發生過了。

雖然謝元僅僅受過低級教育——因爲家庭貧困，高小沒有卒業便失學了——但他的智力的發展並不因此而停頓。他深信一個努力向上的人，未來的佳境，絕不會是聖母瑪麗亞的夢的，這就是他所創造的真理。他信任它正像信任自己的誠實一樣。

爲了實現他的「未來的佳境」，謝元在十六歲那一年便偷偷地離開貧困的家與故鄉。第一步他就踏進沿着揚子江的一座大城。城市的豪華，富麗，以及文明等等，把他那顆年輕的，富有慾望的攫取心引誘到使人焦慮的頂點——白天，他把天真的頭腦陷入鼓樂聲中，夜裏，便被牽到五光十色的霓虹燈的市招上。一直到深夜，他猶如打滿了汽，富有彈性的小球，衝撞在人

羣中。

回到小客棧已經沒有一個人清醒了。過度的興奮與疲倦，飛速地將他帶到夢境裏去，在那裏，他重又見到這一天曾經見到過的事物。

兩天後的早晨，謝元走進一家小學校的傳達室，他說明來意，傳達便領他去見校長。

「來幹甚麼的？」

「入學校，」他理直氣壯地回答着白胖胖的校長。

「插班嗎？」

「唔？噯，高二年級……」

「學費帶來沒有？」

「甚麼？」謝元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學費！」

謝元愈發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於是又問：

「你說的可是——」

「錢！」白胖胖的腮旁一抖，「蠢東西，你沒見過錢嗎？」

「你要錢？可是別的學校要不要呢？」

「自己去問問看。」

白胖胖的校長把濃黑的眉頭一皺，用嘲笑和不耐煩的眼睛把謝元送出門外。

謝元不相信這樣大的城市連一個求學不化錢的地方全沒有。他想：金子一定是有錢人的東西，而學問卻不一定是富人的佔有品。謝元他雖然是個窮孩子，但他不甘心放棄他的權利；他認為人生的佳境，完全是學問造成的。苦永遠做爲一個莊稼人是沒有接近幸福的可能。

謝元要創造他的未來的幸福，他變成更大膽些，更堅絕些。他十分確信：在這城市中，一定會有個求學不用錢的地方；可是他從早跑到黑，也不會達到他的願望。

就是從那時候起，他開始怨恨這個世界不公了。

流浪的生活也就從那時候開始——在短短四年間他流轉了三十幾個比較知名的城鎮。而且做過各色各樣的職業：他做過泥水匠的小工，他做過洋車夫，他做過影戲院的街道廣告的小丑，他做過清道夫，以及富家出喪臨時募集的儀仗手。

他不斷地失業，也不斷地尋找職業。他永遠是抱着自食其力的主張，因此，他的青春之力，也就不斷地在災難的生活中漸漸地消瘦下去。當他二十一歲那年，他又回到第一次來過的城市。那時他完全像一隻被主人拋棄，又被陌生人拒絕的病狗一樣；忍着飢餓與人們的白眼徬徨在馬路上。不久，他便靠着乞討爲生了。

一個生性倔強的人，是最不適於向人乞憐的。現在，他的身價已經降到世人公認的最低點。可是他的報復心並不減少於往常，當他向人乞討的時候，假如，對方顯出卑視的模樣，或

是對他有失禮的行爲，他一定這樣罵：

『別臭美啦！你覺得你比我有錢嗎？』

如果對方認爲謝元失禮，向他唾罵的時候，他會把懸在細手腕上的大拳頭高高舉起，甚而打擊那人，同時叫罵道：

『你媽的！憑甚麼欺侮我——憑着好看的皮嗎？看老子把你的剝掉……』

於是，他不管天地撕掠着對方的衣服。

有一天，他如上情形打了一個新聞記者，這位新聞記者就以身受的實狀，在第二天社評欄裏發表了一篇題爲：「窮人無禮」爲文章，在全文的結尾，他稍帶供獻地方當局一點意見；爲了維持社會的秩序與觀瞻，應該立即設法收容無業游民，或則是驅逐出境……他還說，如果這辦法不能立時施行，最低限度也應該首先把那打他的瘋漢子逐出市外。同時，他就指明那個瘋漢子亦即是舉世聞名的愛罵人，愛打人的花子：謝元。

那位新聞記者的一段社評居然發生了效力。在二十四小時以後，謝元便被兩名武裝警士押解市外去。

可是，又過了二十四個小時謝元又大搖大擺地返轉這個城市裏，他不因爲這次的脅迫而變好他的行爲，反而加甚了一些。

在其後的三天以內，謝元又被警察驅逐出境四次，大搖大擺地返轉這個城市裏來也是四

次。最後那次他被拖到公安局裏去。

一個巡官過他的堂：

『你就是謝元嗎？』

『嗯，不錯。』

『混蛋！』巡官變了顏色，『爲甚麼三番五次把你弄走，你三番五次滾回來？……你要故意違犯國法嗎？搗蛋的王八！』

『究竟誰跟誰搗蛋？你說？』

『你也敢問我！』巡官拍着桌子，桌上文具跳蕩起來。

『爲甚麼不許我問你呢？』

『就是不許！』巡官突然跳起來，要用小皮鞭子懲罰謝元，可是謝元湊近兩步，他突然又坐下去，『好，好，你問——』

『天下的路是大家夥兒的呀，』因爲過份的氣憤，謝元的喉嚨開始發抖。身子也站不穩了，他像剛入籠的鳥兒亂走着說：『爲甚麼許別人走，我要站站脚兒全不行？因爲我的穿戴不如人嗎？』

『瘋話，你這瘋子！』

『你是瘋子！難道我說的不對嗎？』

『好，好，你對，』巡官轉過來命令着警士：『把這瘋子送拘留所去！』

『慢點，』謝元滿不在乎的樣子，『讓我說完我的話呀！』

巡官冷笑着說：

『對牆說去吧！』

謝元在公安局的拘留所裏蹲了五天。他的野性和粗暴，被一個偵緝員賞識了，於是他便利用謝元之那點特殊的才能，當做他私人的助手。

謝元呢，他一面爲了解決自己的貧困，也就接受了這個恩惠，而另一面他卻想要利用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一舉而清掃社會中的醜惡無恥之類。從新的職業開始，他認爲偉大的事業在開始了。同時他想：

『我謝元復仇的日子到了！』

謝元可說是個苦幹而且認真的人，在任職的一月中，他竟辦了兩起盜匪案，五起竊盜案，還有一起賭博案。這種成績竟引起那位偵緝員的驚訝，讚嘆與滿意。因此他的地位在許多助手當中提高起來，鞏固起來。至於他所獲得報酬，能使他感覺到使他生活向上突進的度數恰如投入沸水中的寒暑表一樣，這使他也沒有偵緝員相同的感覺：

驚訝，讚嘆與滿意。

半年以後他結了婚。妻是個貌美而賢慧的女人。女人，本來在他短期的慾求裏是沒有這種

預算的；可是，現在他居然意外地獲得了她。他的美好的夢完全實現了——他已經走盡了努力向上的止境。

當這時，有一顆苦悶的青苗在謝元的心裏滋生着，這顆青苗，就是他已發覺：自認爲偉大的事業已經深入了歧途——他不但沒有完成清掃人類中醜惡無恥之徒的志願，而那種醜惡無恥的罪名反而蓋到自己的頭上。

『腿子，（一）你是有錢人的看家狗啊！』

這誣罵隨着謝元辦案的成績遞加起來。誣罵之外他也常常聽到哀求：

『放了我吧，老爺，我若是有錢，我不會愛幹這種事的。放了我吧，看人和人的面子上千萬可別把我送進可怕的監牢裏啊！』

此外，他也許聽到莫可奈何的憤慨：

『朋友，我沒搶你的，前生咱們也沒有甚麼冤仇，可這你一定要拿我送禮，好，咱們降朝地府見！』

在不久以後，謝元開始明白：自己所要復仇的完全落了空，而竟戕害了自己，正像對準自己的傷口重重地戳了一刀。他想這真正是愚蠢絕頂的事。

他開始像痛恨醜惡無恥的人那樣痛恨自己了。然而單是痛恨，是不能將滋生在心中的苦悶的青苗鏟淨的，他覺得必須從良心的深處誠實無欺地糾正自己的罪過，殲悔自己的罪過才行。

於是在一個月色朦朧的秋夜，月光正從玻璃窗流進謝元的屋裏的時候，他把電燈關閉了。他讓那些罪過，隨着黑暗遁去。而後，他跪在貌美而賢慧的妻的面前，他把突然灼熱起來的臉血，側埋在她的兩腿之間。他傾盡了平生所有的溫和，纏綿悲惻之情，那種樣子，彷彿求恕於聖母像前的癡人一樣。

他的妻被驚擾了。他開始要傾訴一切；但他兩唇之間好像塗了層濃厚的膠水，儘管掀動卻張不開口。這種顫動蔓延到她的腿上，又復傳達到神經中，它變為一種不祥的感覺，但那種感覺卻又似月色一般的朦朧，岑寂……

喧擾在包圍着他，各種不同的詬罵，哀求與憤慨的聲調，畫出各種不同的臉譜，一切，就是謝元的罪過的收穫。

現在，他決心要毀滅牠，而且他決心不再在自己受過傷害的心田上，播下任何罪過的種子了。

他流了眼淚，啊，這種珍貴的含着鹹味的水珠，自十六歲以後，從這個強人的眼睛裏出來還是第一次呢。

『你們饒恕我吧！』謝元向着那些從他幻覺中出現在各種不同的臉譜哀求着，『我做錯了，現在我已經知道：斷送你們的自由，性命，那絕不是我的真正的幸福……從今，我再不幹了！若不信我就起個誓吧……』現在一片薄雲從窗上揭開了一輪明晶而飽滿的月亮，像一塊白

銅盤似的懸在他的眼前。於是他繼續說道：『如果我謝元有一點兒反悔我的生命一定隨着明天的月亮缺陷下去，到它全黑的時候，也就是我死的日子！』

他的妻的感覺果真跟不祥的東西接觸了。可是她沒有敢問那不祥的根由，因為她的勇氣在她丈夫的突如其來的溫和，纏綿悲惻之間溶合了。

讓時間來證明那不祥的根由吧：……

讓誓言來證明吧，他們的日子正像明天的月亮從光明，飽滿，逐漸地晦暗，缺陷下去……然而，謝元卻始終沒有背叛他的誓言。

三

今天是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七日。

這一天的嚮午，謝元便被釋放了。自然他是回家去。他在街上走時，又發了個誓：今後絕不再幹犯罪的勾當了。

在幾天以前謝元想過：就是有人幫助他恢復五年前的生活，他也要拒絕的，因為滿足一個人的幸福，造成許多的痛苦與死亡，這類事早已不是他的希望。

甚至他不願意回想五年前的日子。現在踏在歸途上，腦子裏翻騰着十四年以前的事情。並且，他覺得每一步的連續，等於走回十四年前的安分守己自食其力的歸途上去。

現在，若以這季節的氣候比喻謝元的性情，那是最恰當不過了，他彷彿是秋午中溫和的，

稍帶憂悒的太陽的光芒，從一趟大街轉入一條胡同裏去。當他在老遠就看見自己家的屋脊的時候，他的心便開始激盪起來了。

已經有好幾個街坊發現了謝元。立刻這種情報就傳到這條胡同每個人的耳朵裏。於是男女老少都懷着莫名的好奇心，踉蹌地跑出門，同時，也都懷着戒心地向胡同口探望。

『惡棍』這名字，又從孩子們記憶中復活，有的孩子故意在人羣中賣弄自己的聰明和膽，突然出人意外地喊道：

『謝元，這惡棍！』

但孩子也確乎記得『惡棍』的兇狠，因此，當他喊完之後便悄悄地躲近大人的臂彎裏去。年紀大的人雖然也記得謝元的兇狠；可是現在讓那濃厚的輕藐將它塗抹掉了。謝元在他們的心目中，已經是一個又蠢又醜的動物，那種動物，極端地象徵着一個男人的無能，可恥，而且必定要受萬人的唾罵，攻擊，因而竟至犧牲了他的人格和一生的事業。

好事的人們已經把拇指，食指，無名指和小指垂下，把中指翹起，並且故意揚高他的手臂，好讓謝元看個真切。謝元早就看見那個手勢了，可是那究竟是甚麼用意，他一時還摸不清頭腦。

到後來，他想到了一些，他所想到正是在五年前所諱言的事，那也就是他最擔心的一件事。然而謝元並不立刻把焦慮和惱恨表露出來。從前，對於那種侮辱，他必然要採取報復的手

段；可是現在他不那樣做了，他爲了規避地獄式的牢獄生活，他不得不忍痛退讓一步。

謝元一脚邁進別離五年之久的家門了。

屋裏異常地凌亂，彷彿剛才發生了重大的毆鬪：被子和傢具完全變更了位置，狼藉在不該安放地方。茶壺，茶杯的碎磁片四外揚棄着。他的妻正在倒背着臉對着牆上的橢圓形的鏡子梳理被撕亂了的頭髮。她的臉讓粘凝在一起的血和淚弄模糊了。忿怒和決鬪後的疲困，使她的臂膀微微地發抖。

當謝元走進屋裏的時候，她從鏡子裏看見了她的丈夫，於是她連忙回轉過身子準備站起來，可是謝元已經走到她的面前。

出現他眼前的不是貌美而賢慧的面孔，而是被血和淚塗抹了的一張模糊可怕的黑影，從那黑影中透出了五年來未曾有過的歡笑。她突然撲倒在謝元的身上，兩隻胳膊扣緊了他的腰，她的臉壓住他的胸脯，她開始用低泣代替申訴着五年的委屈。

她的兩臂更扣緊了些，她感覺他急躍着的心臟，好像密集的炮火一般向她的耳邊轟擊……

屋外是和平的秋色。

屋裏卻被森冷，蕭殺之氣充滿了。她非常害怕，她覺得她是在抱着一具殭冷的尸體。一切都歸於絕望。謝元雖不害怕，卻呆呆地一言不發。

這樣持續了四五分點以後，謝元才問：

「爲甚麼弄成這樣子？發生了甚麼？」

「甚麼也沒有，」停一下，又重複一句：「甚麼也沒有啊！」

「不能，你別騙我……你一定得說……」

「我不說，求你寬恕我這回吧，」過分的悲痛使她變了聲音，「我們要馬上離開這個地獄……離開這個地獄到遠遠的地方去……」

「爲甚麼？不能，我們沒有那些盤費。」

「不，我有錢。」

這個錢字彷彿一把鋒芒畢露的錐子刺進謝元的心裏，啊，這是多末可怕的創痛呢！他忍無可忍了，現在那種無能，醜蠢的動物，開始在他的脊背上爬行着。他立刻反回「惡棍」的本性，突然把她推開，兇暴地逼問道：

「錢？你從那裏弄來的錢？」

屋外立刻有人回答：

「公安局長那裏！」

隨着這回答，躲在門外竊聽的人羣便一哄而散了。

謝元的靈魂全部爆裂了。他彷彿分娩的產婦，經過短時間的昏厥，又漸漸甦醒過來。

然而他站不穩，好像遭了地震一般，全身都在不由自主地顛簸起來。她呢，她明白甚麼全完了，也許有更兇惡的事情就要發生。這之間，她要說一說難言的苦衷——她要剖白剛才所遭遇的不幸，她要不加掩飾地，坦白地告訴他：我是姘了公安局長；但確是出於他的強迫，也是爲了維持五年來的貧困的生活。他的勢力，他的金錢，不能把我從你的心上奪去，直到最後一分鐘，我是屬於誠實的丈夫謝元的。雖然他打傷了我，而且今天那惡魔逼我離開你，可是我仍舊給你保留者。我有錢，——你不要問這筆錢從哪裏來的吧！——我們要馬上離開這個地獄到遠遠的地方去……可是她要說的話一句還沒有出口，她的丈夫便像溜了韁的野馬，狂奔出門外了。

她茫然不知所措地在謝元的身後追趕着，如同追趕着自己逝滅了的靈魂……

四

一個月以後，有一個判決的殺人犯從法院的看守所裏移到監獄裏去執行他的刑期。當他被押送進監房的時候，一個值班的，缺了一隻門牙的看守，用幸災樂禍的口氣對那殺人犯說道：

『嚇，朋友你來了，真是等苦了我呀！』

然而，那殺人犯並不回答。他僅僅以絕望的眼睛看了對方一眼，然後，習慣地提高了瞭環繼續往前走，末了，他在指定的監號門外站下。

缺了一隻門牙的看守一邊用鑰匙開着門鎖，一邊喜形於色地向殺人犯說：

『我該給你恭喜呀？你已經報了仇啦。』

他仍然不去回答。鐵門開了，他不知不覺地走進去。許多犯人蜂湧過來：

『老朋友，你又回來啦！』

這次，他免強苦笑一下。木立了半天之後，他那顫動的嘴唇，開始發出一種遲緩的，諧和而悲哀的音樂：

『……我爲了你們的寂寞，我特意回來陪伴你們，從此以後我永遠陪伴着你們了！……老朋友們，一直到我死的時候，我才能離開這裏呀！……』

五

「蘆溝橋事件」以來的敵軍，在世界以外的牢獄中，演成種種醜惡殘暴的話題。而且使那些來自不同省份的罪犯們異常地關心他的家鄉。每天從看守，公務員的口中探聽來的新奇的消息，使他們淡漠了自己可怕的生活。

一天，一件更新奇的消息更使他們興奮得發起狂來；然而有一部份犯罪過重犯人被失望打擊得像死的一般蜷伏在鐵門裏邊，謝元也就是其中的一個。

過兩天謝元藉個機會當面質問典獄長？

『爲甚麼別的犯可以上前線，我不能？』

『我還敢殺日本人！』

『你的罪太重了，』

典獄長走開了。

『不，我沒有犯罪！』謝元跟在典獄長身後肯定地自辯着，『你們也給我一支槍吧。』
『不要妄想，』冷酷的聲音從牆壁那面打進謝元耳朵，『你安心活下去吧！』
這是深秋之夜。

當犯人們全已入睡的時候，這個不肯安心殺人犯罪謝元開始進行他的冒險的越獄工作：他利用從廚房間偷回來的小鐵鏟，迅速地挖掘着監房的牆壁，然而不幸竟被那個不盡職愛睡覺的老看守意外地發覺了。

法官問謝元：

『越獄是犯死罪的，你知道嗎？』

『知道，』謝元毫無顧及地答，『我不甘心死在牢獄裏！』

那末，你甘心死在鎗彈下嗎？』

『甘心……』

『不怕？』

『不！』

『那末，我要宣判死刑！』

謝元兩手握著被告席的木柵，坦然地對法官說了最後的一句話：

『能夠特別恩典我，請你把我送到日本兵那裏，我將咬掉一隻耳朵再死，就滿足啦！』

法官特別恩典了謝元，把他送到黑房子裏去。當一個月過去之後，謝元又從那裏回到他的終身的棲所時，這次他果真瘋了。

現在，謝元就在瘋人院裏度着：可以說是「安心」，而絕無「妄想」的生活恨，愛和憎，以及世界的全體都不屬於他了……

——這是六年前的故事——

從秋林洋行筆直向東去，是一條又寬又長的大街。我第一次走那趟街的時候，是在我旅居哈爾濱四個年頭之後，那時候，正是松花江決了堤，一個夏末的絕早，我就帶着矇矓的眼睛，被齷齪可惡的狂流裹進呼嚎與騷擾的旋律中，從道外一氣沖上南崗，那個崗，哈爾濱的人都叫牠做「天堂」（註一）。

我在上面所說的那條街，就是屬於南崗上最長的一條街。當我第一次走到那趟街的時候，我真想拖長了身子，舒展地，隨便躺在哪一個牆角下，讓清風把我的齷齪的積聚吹散。我的確太齷齪了，四個年頭，整整是堆葬在都市的垃圾堆裏，重濁壓迫着我，一點最尊貴的青春之血，幾乎被那鬼榨取殆盡了！我的臉，永遠是焦黃的，精神也混濁不清。

我愛那條街，彷彿是一個癡情的窮小子，看中了一位高貴而美貌的小姐，我一切都不管，我絕不想：自己可有那種資格否？我是鐵着心，要裝一個硬漢，我認爲那是百年不遇的機會到了，於是，以我的收入的三分之一，在那條大街盡東頭租了間小房子。暫眼之間，生活就變了，變到怎樣程度呢？一時也說不出，祇是覺得眼前換了個明靜而開朗的天空，又像是換了個世界，風也是香的。

這樣，一次災難，反倒給了我夢也未曾夢到的幸福！

但同時我又感到苦惱了；我發覺這裏的景色與人物全像一面傲岸的巖壁，不可攀扶。我簡直變成一個迷失了路途的孩子，到處碰到歧視和冷淡。寬寬的街顯得我非常渺小，兩旁茂盛而修整的白楊樹，顯得我非常骯髒。靜穆的周圍，反而把我的思潮推進細屑而喧騰的旋床間。我在嫉妬中迸出侷促難堪的心情。於是，我發誓要離開那塊地方，還是回到「地獄」裏去吧！天堂，天堂對於我是過分地不相宜的！

但那齷齪可惡的狂流，早就打定了主意，要在那兒長期地霸佔下去，因此，我也祇好懷着不快，度着閉心的歲月。

如果不是禮拜或休假的日子，每天我就得從那條街走個來回的。當我早晨走出來，照例地，第一個先遇着那個給食品店送麪包的白俄白鬍子老頭兒，他趕着一匹獨眼老馬拉輛好像小木箱似的車子，喀啦，喀啦地迎面跑過。隨後，一個母熊一樣的白俄婦人，提着牛奶鐵罐蹣跚地走來了，不多久，那個怪可愛的白俄小姑娘也提個較小的牛奶罐出現。隔些時候，我已走到秋林洋行的拐角，該向北走了。

晚上呢，也照例地碰到幾個每天必見的人：一個是瘋人院的老醫師，另外是一對好像用斧子都劈不開的一對高鼻碧眼的情侶——也許是夫婦倆；可是那種親密的樣法，總不會使我相信

到無可正派的牧師，不過一碰見他的時候，那所當盛暑也感到陰冷的俄羅斯的墓地的綠色小燈，已經都像燐火似的睜開了眼睛。於是，我就知道：一定又遲回來了二十幾分鐘的。

由於牠的傲岸，和我的嫉妬，漸漸地我討厭那條街了。崇高的教堂，陰冷的墓地，和一個個自做高貴的鬼臉，全成了我嘔吐出來的東西。有時候我用鉛筆向粉白的牆上發洩憤恨，並且特意地把鞋底上的濘泥留在士敏土磚鋪成的人行道上；並且我掠落了嫩綠的樹葉散擲在道上。一晚上，我想用石頭擊碎那教堂圓頂上藍色的花紋玻璃，我前後查看一下並沒有人走來，於是，我在樹幹底下尋拾了一塊較大的石頭。我壓制着快要突出的心顫，粗獷地拋出去了。

「噯，都拉克！」（註二）

這罵聲猶如一個不帶閃電的雷，於是，石頭好像放在沒有彈性的彈弓上的彈子，鬆而無力地從我手裏滑出去了。當我力持鎮靜的刹那，我回頭看見一個短小的人影緊貼在教堂的門前，我藉着從遠處斜射過來的路燈光，看見那人的一雙炯炯的眼球，遮在打鳥帽下發亮。他是什麼樣一個人呢？我開始躊走的時候，那樣猜想着。

「尼古拉的子孫吧？媽的，上帝的奴才！」

我輕聲地咒罵着他。走的很遠了。

第二天回來的時候比較昨天早一些。就在那教堂的門前，我又看見了所謂短小的人影，不錯，他正是一個尼古拉的子孫，上帝的奴才。他是怪可憐的，孤獨地坐在台階上，脊樑靠着教

堂門旁的牆壁，在他的跨間，無論如何，我也找不出他的兩條腿。這是一個殘廢的窮人；然而，他爲什麼也是傲岸而不可接近呢？呃，他是上帝的奴才！

彷彿平日我都沒有注意到這，不是嗎？今天在我走過的牆壁下，角落裏，我竟發現了好幾個類似「上帝的奴才」的模型，有缺脚的猶太人；有盲目的吉甫賽；有斷了雙臂的俄羅斯老人；還有一個斷了一隻腿的中國漢子，他好像在瘋人院的矮柵欄下面扎了根。他們的模樣全是一樣地傲岸而不可接近的。

除了尼古拉的子孫而外，我在中國人乞討者當中，真還一次也沒有見過類似那個漢子的人呢。一個中國人要落到乞討的地步，都是用盡了卑賤，才能換得一飽；但那漢子卻癩着肚皮擺開大人先生的架子，我想他不是一個十足的傻瓜，起碼也缺一條心眼兒吧？

把我剩下來的銅子兒丟給他，大概不下二十次以上了。

他雖然認識我；可是一直到我丟給他銅子兒的最後一次，自始至終他未曾向我有過一點兒感謝的表示。我還清清楚楚地記得：有幾次我把銅子兒丟在他的身旁，他竟毫不關心似的，讓牠冷淡地躺在那兒。我走得遠了，幾次扭轉過頭，看他不會把牠拾起來，他反而好像跟我生了氣。

因爲這，我費過很大的思索。各種不同的理解和想像，在我的腦袋裏翻滾着……翻滾了許多時日，我也沒有想得通，那漢子何以有那樣怪性的由來。我爲他而苦惱着，悶氣，失眠，而

且把精神弄得總是不大爽快。

然而，他時而引逗着我的好奇心；他彷彿是一個最神祕不過的繩結，百思而不可解地使我疲乏萬分之後，又能突然興奮起來。不錯，當那奇蹟一來引逗我，我就很想做一個奇蹟的探險家了。

好追求一個殘廢者所以殘廢了的原因，可以說是我的唯一的怪癖。你知道，從一個殘廢人的生活史上，真能夠寫一部慘痛的故事而有餘。尤其是一個殘廢了的窮人，在他生命的過去和未來，就如同形將殘廢的時代一樣，悲哀，憤怒，不斷地向他潮湧着，拍擊着，再不容他有一釘點兒的幸福的幻想。他是被安置在決堤的道路上，眼睜睜地看那沖來的洪流，一寸，一寸地把自己的生命淹沒——他們是世界上最不幸的！

好幾次我想跟他談話，可惜那一點兒啟齒的勇氣，都被那不可捉摸的傲岸與悲憤梗住了。於是，我好像遇了難的探險家，在尚未發現的奇蹟上，浮出一層失望的雲翳。

但那奇蹟並沒有從我的記憶裏悄悄馳去，牠是被我鎖住了。

一天嚮午，我同友人鄧君去拜訪一位新認識的朋友。從家走出來，離瘋人院還有兩趟街之隔，我們就聽見有種很大的咆哮聲音阻在我們的面前，我們迎着那咆哮吃緊地向前推進，再走過一趟街的時候，那聲音就很清楚地鑽到我們的耳裏：

「……小鬼子兇啦！……死斷氣的中國人，他還要剝三刀！……我說兄弟們哪，你們到過

伯力嗎？……那兒真好！殺死我，也說好！……哪個王八蛋才說瞎話，……你有眼睛不會比一比嗎？……俄大鼻子跟小鬼子……」

當我們走到了瘋人院的門前，那剛停下來了的咆哮忽然又響了：

「呔！站住——」

我們當真站住了。（恰巧站在那殘廢人的身旁。）從瘋人院向右數第二個開着的大窗子的鐵欄杆裏伸出來一個滿臉鬍鬚的腦袋，他的兩隻手舉過了頭頂，好像很吃力地握着欄杆。大的汗珠在他的額前懸掛着。他的脖子更往前伸長一點兒，繼續的咆哮是從博愛的意識裏瀟出來

的：

「好啦，兄弟們……你們周濟周濟他吧……聽着沒有？……小鬼子是專害中國人的，俄大鼻子好；可是又離咱們太遠啦……有力量使不上。兄弟，你們怎樣？我已經給過他十個盧布……呔！聽着沒有？……我說是你們身旁那個人。」

我無意中看了「身旁那個人」一眼。呃，真奇怪，他爲什麼笑了呢？我要問他：「你還會笑嗎？」但沒有問。鄧君說：

「這一個瘋子，你說他受了什麼刺戟？看樣子有四十幾歲了。」

「很難說，」我說，「不過，這個人八成是到過蘇聯，也許就是一個『跑老客』（註三）的。」

「呃，你猜錯了罷，先生，」那殘廢人笑着他的眼睛向我說，「他是一個純粹的工人，這是他自己講的，他住在俄國足有六七年。兩年前，他忽然想要回中國看看他的父母，他就偷着從伯力跑回他的老家——他的家在吉林，阿什河——可巧不久東三省就失了。當日本兵進阿什河的時候，他的父母全被殺死了！以後他自己就逃難，逃到哈爾濱來……以後就變成現在這樣一個人。」他輕輕地咳嗽了一聲，接着又說：「先生，這個人恐怕是跟我一樣不中用了！……他瘋的太厲害了，譬如：他並沒有給過我十個盧布；但是他天天要那末瞎喊……真是……但是，他是我的很相知的一個朋友呢。」

對於他給我講的那個簡單的故事，我沒有受多大的感動，也沒有多大的注意。而被感動和注意的卻是殘廢人給我的優厚的婉言與微笑。我非常覺得蹊蹺：他爲什麼竟突然變成這個樣子呢？

這是一個機會——探險的機會到了。可是約會的時間已竟非常迫促，我不能不惋惜地向他說一聲：「再會！」

當天晚上回來，他反而向我打招呼：

「回來啦，先生。」

「啊哈，你好，朋友。」

「先生在什麼地方『恭喜』呀？」

「江北××路……」

「呃，就是松浦鎮嗎？車站？」

「對啦，就是那兒……」我含混地答。

「不錯啦，前年春天，在那兒發生那次兇險的戰爭，先生當然還記得吧？」

「當然，當然，那是我最詳細的，最難從我記憶裏忘去的事情……呃，已經快兩年了！」

「快兩年了……」他的聲調忽然低沉下去，「好像是昨天……先生，戰壕還有嗎？那個被礮轟炸了的工廠沒有重修嗎？」

「戰壕早就填平了，工廠，也早就修好，而且有許多日本人在那裏上工了……」

「呃，全變了！」他困惑地說，「事情好像是昨天才發生似的。你不也有這樣的感覺嗎？先生？」

「沒有什麼兩樣；當我一閉上眼睛的時候，那些勇敢殺敵的士兵同胞們，那些猛烈的炮火，那些抱頭鼠竄的日本兵，那些……猶如電影一樣映現在眼前……雖然，事隔兩年了。」

「是這樣的，就是這樣情形之下，人們都殘廢了！並且我也是，先生……殘廢了！」

「那是怎回勾當？」

「很簡單，很慚愧，好像我會愛過一次國？兩年前，我把我的左腿丟在松浦了！」

於是，他開始自動地向我述說——他是一個兵，資格很老的兵。中俄戰時，他在梨樹縣打

前敵，雖然是終朝每日在飛機重砲下應戰；但他，以及他的伙伴們受傷的很少。他說俄國人做的炸彈，好像是專預備嚇人的；很大的砲彈，轟的一聲落在眼前，接着炸開的原來是一堆花花綠綠的紙片飛起來，幾乎埋沒了他們。「朋友，不要打啦！我們之間沒有仇恨，我們是直接懲罰你們不說理的政府的。」那紙片上全是像這樣的意思，不過，很多很多，他說他已經全記不清了。

「但是，」我說，「你們當真不打啦嗎？」

「哪裏，一直打下去，一直全被擄到海參崴去了！」

「呃，被俘虜去了！危險得很！」

「先生，你全想錯啦……」

「怎麼？難倒說不危險？」

「一點兒也不錯，在海參崴一共住了二十三天，那真算是我半生中最幸福，最不能忘記的日子……我後悔也來不及啦！」

他懊悔地嘆了口氣。精神更加興奮地講下去——

「我不該回來，一百個不該回來！那時，人家好像父母一樣的慈祥慰留我們，一個上了年紀的俄國軍官向我們說：『你們如果覺得這裏不錯，如果願意留在這裏，行，無論作工，當兵，都是一律待遇。你們不要懷疑，這裏也有很多的中國人，你們儘管探聽探聽他們，這裏是

不是糟糕的……如果你們還是願意回你們的祖國呢，行，馬上每人發給三十塊錢，護送你們出境。」……」

「你住下了嗎？」我問：「方才你說的，我聽好像是一個夢。」

「夢！真是一場好夢，但是叫我自己弄破嘍！如今，我祇能羨慕那些沒有回來的伙伴們，我恨我自己：殘廢！殘廢是應該的……」

「你知道，你是比什麼都光榮的嗎？……爲祖國而犧牲。」

「先生，這話我老早就聽膩啦，什麼叫做光榮？爲國犧牲？就是這個樣子嗎？」他突然用拳頭猛擊了一下殘廢的腿，「使我不敢相信！」

接着他繼續說，他從海參崴平安回國之後，仍舊過他那大兵生活；但不久，他對於自己的生活開始懨懨。於是，他就到哈爾濱來當了碼頭工人。在日軍還沒有攻進哈爾濱的時候，——正在東鐵南部線審門對峙中——他認爲一個不折不扣的抗敵救國的機會來了，於是，他又投軍等待效命疆場；但當日軍進佔距哈爾濱以南僅有十幾里地，而前方的朋友們正在拚命抵抗並且待援的時候，他們的最高長官卻忽然發了退卻的命令，連夜退到江北松浦鎮——松浦總站，又連夜搶了許多火車一直莫明其妙地開到呼蘭。第二天日本飛機到了，他們的長官認爲那還不是安全之地，於是又炸了呼蘭橋，向北退，一直退到離哈爾濱四百多里以外的海倫城。但是，他並沒有退走，他們的一營留守呼蘭負責堵截過河的日本兵。

「愚蠢得很！」他說：「人家佔領松浦之後，並沒有馬上過河；可是人家把兵用火輪載到下江巴彥上了岸，輕輕一舉就截住我們的歸路了。自然，我們就立刻失去聯絡，我們感到兩面夾攻的危機，於是，就放棄了呼蘭城，偷偷摸摸地散佈在四鄉……」

「那末，那次攻襲松浦，可是你們？」

「不錯的，而且我們祕密把殘留在哈爾濱附近各縣的官兵都聯絡好，在那一天同時起事；可是一直到我們用三小時的血戰，犧牲七十多個朋友，把大批的日軍打個落花流水，乾乾淨淨一個不剩，還是不見他們有什麼動靜。這樣，我們很單薄的隊伍，自然不能強渡松花江收復哈爾濱，我們不得不把那偉大的計劃打銷。而且，先生，你知道，松浦鎮是不適於防守的，於是，我們不得不把用血，用生命奪回來的地方拋掉，仍舊撤回到四鄉去……」

「但，後來呢？」

「我全知道了，因為在那裏他們把我的腿治好之後，——雖然治好，但是，沒有什麼用處了！——我就帶着一條腿潛回哈爾濱來。……先生，就在現在這個地方，」他傷感地用手掌向地上拍了一下，「快兩年了！……我的光榮……嗨……光榮？……」他好像懷疑似的，搖一搖頭繼續說：「光榮換來了永遠不能休止的恥辱！……先生，惟獨你，你好像瞭解我似的，你能憐憫我這一個殘廢無用的人。」

最後一句話好像他劈了我一下無情的耳光，面頰突然似烈火一般燃燒起來。我只囁嚅地答

道：

「朋友，你爲什麼要這樣說？……」

「先生，祇你這一句話，我什麼都滿足了。」他的臉兒更仰的高些，「我錯了，我恨我從前不該那樣對你，」他又把頭深深地垂下去說：「先生，不要見我的怪罪！」

其實我哪裏怪罪過他呢，我祇是懷疑着他：爲什麼要那樣傲岸？

然而，現在，他很明白地告訴我了。

同時，我明白，拿金錢給一個對於生活失望的人，並不是一種佈施。

從那以後，我對於那已經被我討厭的大街，又恢復了最初的感情。殘廢人也不像從前那樣傲岸了，每當他看見我的時候，他總是笑着說：

「先生，下班啦，……忙嗎？」

而且他也時常向我提醒：

「……這一個世界，年青而十全的人應當負責的。」

偶爾，我也把零角鈔票放在他的懷裏，當時，他和我具有同樣難爲情的意識。

那年冬天冷得非常奇特。一天我在報紙上發現一段昨夜凍斃崗警的新聞。

就是那一天晚上，那個殘廢人不見了，而且永遠也不見了！

我努力打碎我兇惡的幻想，我爲他無盡期地祝福着……

(註一)屬於哈爾濱的南崗，道裏，道外，人們比喻叫牠做「天堂」，「人間」，「地獄」。

(註二)俄國話，混蛋的意思。

(註三)中國與蘇聯邊境毗連處，常有中國投機小商人負着茶，鹽，小米……等等蘇聯所缺乏的貨品，祕密潛入俄境市場中換錢或換貨品，獲利很大。現在因為蘇聯各種生產物已超過自需，此類小商人也沒有了。

婁德嘉兄弟

打柴的婁道嘉含着一泡眼淚，把弟弟德嘉和女兒珍子送出門外。

十二月的夜風，彷彿險惡的波濤，向着大地的空隙楔塞着。這黑色的無形的奔流，蕩漾着怒憤而駭人的咆哮，連續的，正相同無休止的懸瀑。

在互相沉默中，婁道嘉他感覺他不是站立在穩固的地球；而是坐在爲海浪顛簸着的，斷了槳的孤舟裏，每個浪花，每個漩渦，都能使他的生命傾覆，沉沒！他的眼睛，甚至於他的希望，再也沒有接觸那平安與幸福的邊岸的時辰了！他如同一個垂死的老人，沒有餘力去結束他最後要說的話。

那粗糙，多棱，碩大的手，像一把老虎鉗子似的鉗住弟弟德嘉的手腕。一種溫和而戀惜的顫動，刺戟着婁德嘉用暴烈的鞭撻頻於昏厥的感情。他的臂膀向後收縮着，企圖從淒慘的境地中脫逃出來。然而這種企圖卻被哥哥發覺了。

這半衰的老人困惑地向前挪移着。突然像昏倒了一般環抱住德嘉的腰圍。飽滿的淚水傾注出來了。被日常的負重壓成微弓的胸部，不規則地鼓動着，有如着了風的燈火。

「讓我……再親……一親你啦，」這蒼老，悲涼，斷續而輕微的幾乎被夜風吞蝕了的述說，在弟弟德嘉的挺直的胸脯上開始蠕動着了：「德嘉，這，這也許是……最後一回啦……我

也但願不是……可是……這樣避難，誰敢保我們，……還能有……團聚的一天呢？德嘉，德嘉！……今天以後的日子……簡直……讓我不……不敢想……我沒有什麼……可說的……我也沒有什麼可囑咐的……珍子有你，哥哥便放心啦……我讓你們走……不能不走啊！逃命要緊……德嘉，你不用惜記媽……和我……我們全是上年紀的人啦……那惡魔……不會做踐我們的……祇要是……」

由遠處傳來一陣狂妄的犬吠。半衰的老人被驚愣住了。他答回話語，立起生了摺皺的耳朵諦聽着動靜。夜，平安地睡眠着。藉着風力，他能偶然地聽出從呂梁山飄來的風漂墜入深谷的軒昂的回音。這慣常的音律，竟使現在的婁道嘉的意識異樣地空虛與絕望。於是，他像受傷的蝙蝠似的抽搐着，啜泣着……

爲衰老而全身每部都露出風乾，癟凹狀態的婁道嘉的母親，正在用無聲的慈祥跟孫女珍子話着別情：她一隻手撫摸着珍子的「劉海」；另一隻手翻起油光光的衣襟，揩拭着彷彿久旱的雨滴般的，不可多得的眼淚。珍子呢，她癡呆地站着，馴服地接受着祖母的撫摸。她的恐怖心勝過別離的悲哀，越是這樣，那種令她諱言，褻猥的，駭人的故事越在她眼前蠢動，這一幅赤裸而活現的畫面，把珍子的質樸的天真毀滅了。

狗仍又狂妄地吠了……

婁德嘉按捺着焦慮，用溫和的動作將哥哥推開。他把父親死後的唯一的遺產——那支圍槍

橫在身前，表示不能再留戀一刻了，他率直地說：

「難過也沒用，哭也沒用，哥哥，保重自己，好好照顧媽媽吧。沒有事千萬別到山裏去找我。我相信，不是瞎扯，過幾天，咱們的軍隊一定能把這些魔鬼趕出咱們的田地的……我帶着姪女走啦，哥哥，你快攙着媽媽進去，外面風多大，進去吧……」隨後，那堅實的，模糊的輪廓就溶合在黑色的氣流裏了，消滅了。

第二天早晨。

肥大如同白蝴蝶的雪片，飛繞着呂梁山。田野，凍結的溝渠，被幔上一層潔白的外套。纖弱的馬尾松好像經不住雪的重壓似的，都在微微地弓垂着腰。

那紆迴，狹仄的山道被掩埋了。除去一些稀疏的，清淺難辨的山兔蹄印而外，還尋覓不出一個人的足跡。

爲了尋覓寒食，成羣結隊的老鴉們冒着雪從山上的叢林裏飛了下來，牠們，那些黝黑的污點，毫無顧惜地將那柔白的垂幃沾染了。一種寒倉的叫聲，給這靜穆而撲素的空間破壞了。

在山的斜坡，在一個窰洞外，獵人婁德嘉用一塊油膩的破布，擦拭着圍槍的槍銃。因爲殘暴的敵人強佔了他的村莊，他已經有三天沒用那支槍了。今天，他想藉着雪天，獵一些山兔之類的山獸。但經他考慮一番之後，又決定不去了，婁德嘉以爲這裏距自己的村子雖然有三十里

地，但那槍聲也足以驚擾了多疑的敵人的。

於是他抱着圍槍踱進了窰洞。珍子還躺在乾草上酣睡着。婁德嘉怕驚醒疲困的姪女，他靜悄悄地坐在一個白楊木橈子上，兩手拄着槍口，手背墊抵着下巴，在發着呆想。

他懸念着哥哥和母親。他用從前的姿勢出神地不動一動；簡直像用釘子釘在那白楊木橈子上一樣。

晌午了。

從白色的厚幕上，逐漸透出些淡淡的光亮。雪微了。但大地和山都長高起來，高得彷彿要接觸了天空。

雪——潔白的褥單，把大地上存在着的一切不潔的，醜惡的，雜亂的事物全掩蓋住了。這裏變爲和平，靜穆，縝素而美麗的宇宙，然而，這不實的外貌，卻引不起獵人婁德嘉的同感。而他的心中正堆積着與那些相反的渣滓，並且沒有方法將牠們掃除。

他叫醒了姪女。他和珍子開始嚼着帶來的麵饅。婁德嘉並不餓，隨便嚼着它來消磨那焦躁的時辰。

珍子嚼着又涼又硬的麵饅，想起了比較溫暖的家來：

「叔叔，咱們哪一天才能回家呢？」

「誰算得出哩？反正，不把日本鬼子趕跑，咱們就別想回去！」

「誰能趕跑他們呢？叔叔，你說是那些游擊隊嗎？」

婁德嘉肯定地點點頭，隨後又連連唔了兩聲。

「可是，叔叔，游擊隊就不會被日本鬼子趕跑了嗎？」

「可想得乖！地下的蛤蟆，可喫不着天上的天鵝肉咧……傻丫頭，你是中國人，你可知道

中國的游擊隊全在哪裏呢？」

「我怎不知道，爸爸說過這山裏就有……」

「這山裏？這山可大啦，日本鬼子他一輩子也難以摸着大門嘞！」

突然，脚步子踏在雪上的聲音，投進窰洞裏來。機警的婁德嘉首先聽着那種聲音，立即給珍子一個手勢，讓她靠在他的身後，洞壁上。他右手提拾起裝好了彈藥的圍鎗，右手做成弧形攏在耳跟後審辨着究竟是人的脚步，或是山獸的脚步。假如是人的呢，那就兇多吉少了！

婁德嘉沒有聽錯，是人的脚步聲，不過他已證明，那僅僅是一個人。於是他默念着：一個，那簡直比打兔子還容易呀。他抖擻一下，膽子壯了起來。

然而，機警的婁德嘉猜錯了，隨着脚步聲出現他眼前的並不是想像中的敵人，原來卻是自己的母親。

於是婁德嘉大喫一驚地叫起來：

「媽，怎麼？你來幹什麼？」

這個頭上脚下全被雪包圍了的老太婆，彷彿猝卒的路行人一樣，一句話還沒有說，就栽倒在乾草堆上了。半天她才喘上一口氣來，閉着眼睛，向地下嘔出一句話：

「你哥哥完啦！」

在已經懷着不幸的預感的婁德嘉聽了母親這句話時，反而還不如她未說之前那末使他驚駭。現在，他只覺得有一種是他愛慕着的東西，從他的心頭被強盜掠劫了去。空虛與絕望剿襲着他，悲憤隨後才追趕上來。

當珍子遲鈍的理解力澈底明白父親是遭到不幸的時候，那個因疲憊而跌倒的老祖母從乾草堆上掙扎起來了。珍子哭哭涕涕地拉住老祖母的破襖袖，蹉着腳釘問道：

「爸爸死啦嗎？爸是讓日本鬼子殺死啦嗎？……奶，你快說——」

「別哭，孩子，」老祖母打着牙巴骨安慰着快要發瘋的孫女，「你聽我從頭說，別哭啊，天保佑，你爸爸沒有死……」

「你騙我，我明白：你騙我呀！」

「不的，孩子。」

「我不信你的話，奶，你發誓！」

「珍子啊，」婁德嘉阻撓着姪女說：「別胡鬧啦，快讓奶奶說吧。」

有了充裕的時間，老祖母又在用凍僵了的手翻捲起油光光的衣襟，揩拭着彷彿久旱的雨滴

般的，不可多得的眼淚。而珍子的淚水卻像不竭的清泉似的流下來了。她感覺到老祖母頭上和身上的雪一定很涼，可是她卻沒有心思去給她打掃。婁德嘉就根本沒注意這個。

老祖母開始用沒有牙齒的口腔，又是恐懼又是慶幸地述說着經過：「你們真是大命的，孩子們，喲喲，這不是鬼使鬼差嗎？……你說呀，你們前脚走，日本兵後脚就來咧！一張口就：『你們娘們的有？』你哥哥搖搖頭，可是朱村長他知道咱們的珍子呀，阿彌陀佛，他皺皺眉頭，可沒出聲……豈不知，那些鬼是爲你哥哥來的哩……緊接着一個通譯指着你哥哥問朱村長：『他就是打山柴的老頭兒婁道嘉嗎？』這回朱村長點了一下子頭，日本兵可就不問清紅皂白，惡虎摸食地把你哥哥架走啦！」

「爲什麼要架哥哥呢？」婁德嘉覺得哥哥既不是壯丁，又不是婦女，所以他十分拿悶，「媽，怎麼不問問那個通譯呢？」

「呀喲！」她受了驚似的，繼續說：「那些鬼們全兇神附體啦，我怎敢……雖是這末說，可也探聽出一點兒眉目；隨後媽就去見朱村長，他告訴我不要緊，日本兵不能殺害他，他們是要他做『嚮導』的，我問他什麼叫做『嚮導』呢？他說：就是讓他領着日本兵去打游擊隊。可是我不信，這一定是朱村長他騙我呀！」

婁德嘉聽了母親的話，兩隻脚就有點站不穩了。他想立刻離開這窰洞，去證明這件事情的虛實。於是他用非常鎮靜的態度對母親說：

「媽，我出去一趟，去給哥哥想個辦法……」

「想什麼辦法呀，你能夠救出你的哥哥嗎？做夢的孩子！」

「媽，也許能……」

婁德嘉抗起圍槍，揸好彈藥袋，悄然地走出了窰洞。

他向着入山的，被大雪掩埋了的要道奔去。而他的意識，卻繞過了那要道以外的道路。他的脚步是飛快的，但他的心卻在那不能速決的岔路上徘徊着……

「德嘉，這也許是……最後一回啦！……我也但願不是……」

臨別時，哥哥道嘉向他說的話，現在在他的耳朵裏重複着。突然，這從不知怎樣叫做傷感的婁德嘉的眼窠也濕潤了起來。他握緊了槍靶，在努力摒棄着兄弟間以往的友愛，摒棄着一切的囑託……

婁德嘉偶一疏忽，一隻脚就陷進雪甕裏了，但他會不慌不忙地把牠拖曳出來。

「叔叔，叔叔，等我一會兒啊……」

這在峻峭的呂梁山的山峯上，山谷中，忽下忽上，在翻滾着的豁亮的聲音，雖然婁德嘉分辨不出那聲音的意義，他可能分辨出那確是姪女珍子在呼喚着他。因此他翻過一面岩壁，爬到半峯時，珍子被他發現了，她正在循着脚印——那就是婁德嘉的——幾乎用兩隻手代替兩隻脚往山上爬哩。

「你跟來幹什麼？」待珍子爬到切近時，婁德嘉斥責她問。

「奶奶叫我來追你，叫我把你拉回去——」

「不能夠！你快回去告訴奶奶吧，我等會兒就來。」

天真的珍子拉住叔叔的彈藥袋：

「那不行！那不行！」

「若不，你跟我去吧，好嗎？」

珍子像是籌思了一下，而後就決定跟叔叔走了。

大約走了一點鐘之後，在一個峯巒重疊的高處，婁德嘉停下了。他覓到一塊可以掩蔽對方的大石，他把圍鎗放在那上面。

下面正是入山必經的夾道，這夾道是天然形成的迂迴的上坡。道上鋪着柔白而平坦的厚雪，還沒有一個脚印曾破壞了這和平的美麗的夾道哩。

珍子兩手扶着一塊突起的岩石，膽怯地欣賞那和平而美麗的夾道，突然一陣旋風像個潑婦似地擁擠着珍子的脊背，她本能地向後抵抗着，臀部雖然已經平安地着了地；但是她的心，她的靈魂已經從峯巒重疊的高處，墜落到百丈以下的夾道之上了。

「叔叔，我們離開這兒吧！」受驚的珍子鼓起小嘴說。

「別噤咕，孩子，你不願意看熱鬧嗎？待一會兒從那邊——婁德嘉遙指着通過夾道的山下

——就過來咧……」

「我不看，」珍子哭着說，「這裏沒我的爸爸呀！」

「有，擔保有！你可要安靜點兒等着。」

一切都安靜着：山、雪、馬尾松，珍子和婁德嘉……惟有那不斷的飛瀑在單調地吵鬧着。垂着透明的銀灰色浮雲的太陽，露着模糊難辨的臉譜，以遲緩的速度向西駛去……

婁德嘉老練的聽覺，開始搜查到一種金屬的瑣碎的音響。他緊張地擦了擦手掌，然後他把父親死後的遺產——那支圍槍從大石上拿下來，他神經質地檢查着槍機，以及喂飽了的槍膛的子彈。然後又嚴厲地命令着珍子：

「蹲下去，往後一點兒呀！」

那種金屬的瑣碎的音響近了，而且可以聽見雜亂的脚步聲音了。婁德嘉的肌肉、血管、毛髮都一齊緊張起來。他以穩健的姿勢跪下，把圍槍擔在一塊岩石上，瞄準，預備射擊。

大約在四百米以外，婁德嘉發現了他等待已久的奇蹟，他沒有看錯，那首先出現的第一個人確是自己的哥哥婁道嘉呀，是，又怎樣呢？婁德嘉的右手從槍機的護鐵上滑落下來了。

珍子也發現了她的爸爸，她的臉上的肌肉，因驚喜而開始跳盪着。她彷彿被解放的彈簧似的跳起來，可是立刻又被婁德嘉扯倒了。

全副武裝的日本軍隊，在婁道嘉的身後逐漸延長了。考慮的時間卻逐漸在婁德嘉的心裏縮

短，於是他右手的食指重又堅決地拘起了槍機。突然，一種嚴厲的責罵，在他的耳邊震動起來：

「畜牲！不能拿我的槍殺我的兒子！德嘉，你哥哥和你有什麼冤仇呢？」

「饒恕我吧，爹爹，」婁德嘉乞憐地默語着，「爲了保衛那些救國救民的游擊隊，兒子要幹一次不孝不悌的勾當了！」

之後，婁德嘉的銳利的眼睛，從標尺的缺口看見了一張飄蕩着蒼白鬍鬚的臉，那張臉，也是蒼白的，而且帶着幾條新添的傷痕……

婁德嘉沒有想到守在窰洞裏的年邁的母親；婁德嘉沒有看見倒在身旁的姪女珍子；婁德嘉忘記了大道倫常……

獵人，婁德嘉彷彿遇到了一隻猛獸，他猙獰地扳動着貼槍機上的食指……

橫渡

「車上來吧！」

二等兵田青茂遙遙地怒視了政治員一眼，心裏咒罵道：「哼，沒心肝的，讓你跟那些狼養的親親熱熱地講到入墓吧！看，你快要跟他們親嘴咧。」而後他把本來讓黃土覆滿的兩腳，氣憤地向半尺來深的黃土道上踢了兩下，黃土飛起來揚到他自己的臉上。

牛車繼續向黃河渡口緩緩地行進，左右搖擺着笨重的車身，越發增長田青茂的煩燥。他心裏想想照這樣走，什麼時候才能走到渡口呢？

他開始咒罵這個差使，咒罵派遣他的隊長，和咒罵沒有心肝的政治員了。那迎頭飄來的政治員的乾脆的笑聲，在田青茂聽來，彷彿不經意吞食了一頭蒼蠅似的，總是發着要嘔吐的感覺。他那種討厭的聲音，偏偏不斷地鑽進他的耳裏。

風，由灼熱變為清涼，現在竟在發狂了。在光禿的遠山身後，湧騰着像烽烟般的烏雲。田青茂意識到暴風雨快要來了。於是他咆哮地命令着車夫：

「打你的笨種，打！……天氣變咧，我們不能在這邊兒過夜呢。」

車夫似乎聽見了田青茂的喊叫，他高高地舉起木棒，然而卻輕輕地落在老黃牛的尾骨上，因此，那最使田青茂煩燥的，左右搖擺笨重的車身，現在更加蠢笨地左右搖擺起來。

政治員第二次招呼着田青茂：

「嗚喂，風大了，車上來吧！」

可是，同第一次一樣，田青茂毫不領謝他的盛情。

「簡直是個混蛋！」田青茂一邊瞪着坐在牛車上的政治員，一邊小聲地罵着，「你要我在捕到手的老虎口裏喪生？」說到這，他想起揹在背上的三八式來，他好像不憑信牠還在脊樑上，於是聳聳肩顛了顛，繼續嘟囔着：「我這支槍離那三匹狼一二十米達以外還有用的，若是靠了狼的身邊兒，哼，那……他媽的……你懂得什麼？……優待俘虜……我們都是被壓迫的……一串屁話！」

自從從部隊出發，田青茂便拒絕坐車子。在過去五十里外的路程，他始終跟隨在牛車後面，而且始終保持着十米達至二十米達的距離。素來淳厚的田青茂現在忽然變成像狐狸那樣多疑，他每走一脚步都在監視着那三個俘虜的動作。這種過分的謹慎，恰恰和那位政治員相反。也就是因爲這點不同，田青茂才對政治員越看越不順眼。

迎頭風，陷脚的土路，蠢笨的牛車，都漸漸地使他的感覺與體力疲困起來，但他仍不上車。由於疲困，引起了他的埋怨，仇視那三個俘虜的心情，就益發加深了。田青茂對於隊長以及政治員們關於優待俘虜等等的訓話，非常厭惡，尤其當他們與兇狠的敵人交鋒時，當他看見敵人用各種殘忍的方法摧殘百姓的生命時，那種鐵的律條，立刻就被他熊熊的怒火溶燬無餘。

無論隊長與政治員們怎樣講，田青茂對於敵人沒有絲毫同情。可是他主張報復；在他的行動上，卻從來沒有違反那種律條，他是個好戰鬥員。

一面不信任，一面又絕對服從，這是使田青茂最感到苦惱的事。他知道他的主張也許永遠沒有消除自己苦惱的一天了。

於是，他認為這種屈服，和屈服在俘虜的面前一樣，這對於田青茂是莫大的恥辱。

牛車彷彿永遠沒有達到目的地的時日往前挪移着……

但是，田青茂所厭惡的烏雲，卻比什麼都走得快。那慘白的如同蒸氣般的雲頭，亡命徒似的奔跑着。狂風在彈着使人恐怖的旋律，黃土簡直填平了他的眼窩。

政治員乾脆的笑聲，被這騷亂的氣象打斷了。在不着邊際的大地上，沉雷隆隆地滾來滾去

……

「哦哈，好大的浪呢！」

田青茂聽出來這是車夫的聲音。他高興起來，當他伸着脖子往前探視的時候，一條黃橙橙的河流，已經隱約地橫在他的面前了。

政治員一個人到渡口去交涉渡船。

田青茂守着三個俘虜留在離渡口有半里遠近的土山坡下。

牛車已經踏上歸途。他們該換船渡河了。

田青茂孤伶伶地看守着三個俘虜，心裏有點擔險；他並不像政治員那樣怕他們跳河自殺，而是怕他們用什麼意想不到的方法謀害了自己。

他在三個俘虜十幾步以外，端着實彈的槍，聚精會神地戒備着。他開始注意到三個中間有一個身量較大的傢伙，眯縫着鬼鬼祟祟的小眼睛，好像在計劃着什麼圖謀不軌的事。於是田青茂故意做出特別顯明的戒備狀態，來警告那個富有危險性的敵人。

他用力撥弄着槍機柄，使它發出啾啾啾的聲響。同時他以銳利的目光考察着他這種動作，究竟激起了對方什麼樣的反應？

一種沉默的嘲笑，粉碎了田青茂的自尊心，他忿怒起來，他決定要給這狂妄的敵人一番嚴厲的懲戒；可是，一時他卻想不出懲戒的方法來。

「……問十個俘虜，就有九個必說他們長官告訴他說中國人怎樣兇狠，怎樣專要殺日本人……我們絕對要優待俘虜……同時，我們要知道這些俘虜來的日本兵，實質上並不是我們的直接敵人；他們不過是日本軍閥手中的有生命的武器罷了。因此，我們應該同情他們，教育他們，使他們瞭解真正殺害日本人的，絕不是中國人，而正是他們的自家人——殘酷無比的日本帝國主義者……」

這些彷彿耳語般的話，在田青茂耳邊絮絮叨叨地訴說着。這一回，他要堅決執行他的主

張，以打擊那種不中聽的教訓了。

「可是怎樣處置才好呢？」

他這樣的自己質問着自己，而且眉宇間浮現出躊躇不定的神情。經過很長的一個時間，田青茂的籌思所得，是一些空虛、失望，以及一些沒頭沒尾的懊惱。

他的眼睛不錯神地盯着三個俘虜，三個敵人的輪廓逐漸在他的面前擴大起來，而同時那幅嘲笑的臉兒，也越見明朗。田青茂現在察覺到那種嘲笑，正是在嘲笑着自己的愚蠢！

突然他不加考慮地吼了一聲：
「鬼，給我跪下！」

這命令對於對方，僅似一個不帶閃電的巨雷，除了感覺一陣震駭之外，並沒有發生命令的效果。雖然那種嘲笑，確是不見了，但是，三個傲慢的輪廓，依然鑲在他的眼裏。

「跪下！」

三個俘虜互以驚懼的神情相望。並且喃喃地私語着。那些話，田青茂一句也聽不懂。他入神地觀察着他們的舉動，現在這三個兇狠的敵人，在田青茂看來，像三個怯膽的老鼠在私議着什麼。那些黃色的眼窩裏，上下左右亂翻的六個小黑球，田青茂覺得實在好笑。

他從來沒有遇到過這樣怯生生的敵人；他所想像的和所親眼看到的，都類似猙獰的餓狼。可是這三個卻出乎他的意外，田青茂幾乎懷疑這三個並不是他的敵人了。

這種懷疑是無謂的。田青茂雖是也知道那是無謂的勾當，但在不知不覺中，他卻減輕了對於他們的仇恨，而且，他那醇厚的心裏，漸漸地浮游着憐憫的心情。

爲了對方的一點安慰，他那張厚厚的臉，特意湧出一堆憨笑來，立刻，他又受到自己的警告，將那堆憨笑收拾回去。

「呸！該多蠢！」

他責罵着自己。他竭力恢復到嚴肅的狀態，藉圖遮掩適纔的難堪。同時更端平了槍，他繼續以死的恐怖作弄他的敵人。

然而，他的企圖被政治員的呼喊打斷了。

「喂，田同志，上船來吧。」

風，咆哮着——

巨雷打擊着霧般的雨點，傾瀉到混濁的黃流上。河身彷彿一條急馳的大蛇，繼續不停地弓起牠高高的腰來，向着迷濛的，不知止境的南方奔去……

一隻木船在激怒的漩流中掙扎，牠的船頭雖然老是顛簸不穩地駛向逆流，但是牠的目的地不過是遙遙在望的北岸吧了。

大浪花像一隻魔手，突然把木船高高地舉起，突然又把牠重重地摔下去。槳手們拚命地扳

着長槳。老舵工用盡四肢的全力和水的猛擊抗爭着。乘客們全是畏縮地蹲伏在艙底，兩手抓着蠢笨的貨物，或適宜的抓手以制止身子的搖幌，他們任憑雨和水的沖澗，他們臉上都呈着慘白的，可怕的颜色，呆呆地像一羣僵硬了的屍體。

可惡的風波對於這隻不幸的木船的命運，一點憐憫的意思都沒有，它以不斷的壓力摧折着牠——黃色的水從艙底漲高起來。船外的水快要平沒了船舷。

槳手們，老舵工都已經精疲力竭了，但是那隻木船却仍停滯在原處。艙底的積水竟超過那船的載重。於是老船工喊叫起來：

「不行了！你們快往外潑水呀！」

田青茂先從那羣僵硬的屍體裏跳起來，他爲了防止意外，把槍機柄拉下來藏在衣袋裏，然後把槍放置在一個木箱子上面，就開始用兩隻手向船外揚着水。除了三個俘虜，政治員與其餘的乘客們也隨着手忙脚亂地動作起來了……

但是，這是無濟於事的，四十多隻手費了半天的力量，僅僅一個浪花打來，艙底的水便又歸復原位。田青茂向北岸望了望，好像反比方纔的距離更遠了些。他停下手，對着老舵工失望地問道：

「這就算完了嗎？沒救了嗎？」

「憑命吧！」老舵工咬着牙根回答着，繼而又上氣不接下氣地喊道：「要命……可別要

財，要財，可就當不了人財兩空！……噯噯，那是誰的貨？趕快扔下河呀！」

田青茂用發瘋的眼睛搜索着那些貨物的主人，可是好久以後，也沒有人肯承認那些貨物是自己的。於是，老舵工繼續喊道：

「不要命嗎？……水火不留情呵！」

不待貨物的主人同意，田青茂已經指揮着三四個人將那些笨重的貨包往河裏丟去，船舷果然漸漸上浮了。長槳在槳手們的手裏也漸漸輕鬆起來了。

然而，當全船驚恐極度的心還沒有完全恢復原狀的時候，一個猛烈的浪花向舷緣打來，立刻整個船身又陷入大漩渦中了。大約在半分鐘以後，田青茂才看見前面的水平線。

老舵工與槳手們都竭其力之所能繼續這艱險的航行。怎奈無情的風浪，越來越猛了，霎眼之間，混黃的水又灌滿艙底。

三個俘虜始終擁擠在一塊，浪花打擊着他們，水浸濕了衣褲，他們都漠不關心。他們彷彿祇關心着一個唯一的命運——假如僥倖不被華軍所殺，也很難僥倖渡過這險惡的風浪的。

一種絕望，常會把一個人變成坦然無事的樣子，現在三個俘虜就是顯露着那樣的表情。在先前，田青茂並未注意這個；他的一切系念，差不多全傾注在努力搶救這隻船的身上了。當他最大的努力終歸於無效的時候，由於顧惜自己的生命，引起他痛恨三個俘虜的心。他想：要不是解送這三個要命鬼到後方的話，他就沒有機會渡黃河，也就絕不會遭到如今的凶險。總之，

他把這不幸的遭遇，完全歸罪於三個俘虜身上。

他被過度的盛怒弄呆了，木立在被激盪着的船上，瞪着眼睛觀望別人向船外潑水，而心中卻澎湃着報復的念頭。

疲憊的老舵工，凸出絕望的眼睛望着鐵鍋底般的天空。攏着皺紋的嘴角，無節奏地顫動着——他是在默默地禱告什麼……

一排陡立的巨浪，帶着慘悽的吼叫，彷彿衝鋒的大軍似的迎頭撲來。田青茂心裏想：這回算完了！可是他相信那富於經驗的老舵工，也許還有解救的方法，於是他企圖提醒他：

「沒救了嗎？」

「還有東西嗎？」老舵工喘息不定地反問。

田青茂向艙底搜查一眼，趕忙回答：

「除了人，什麼全沒有了！」

老舵工皺一皺眉頭，聲嘶力竭地罵着槳手：

「伙計們，把吃奶的力量全拿出來呀！……扳！……扳！……又是一關哪！」

槳手們從疲憊中重新振作起來：他們恢復了從前有力的吆喝聲；但是，每人手裏的長槳仍是零亂無力地被捲進水裏。那一排陡立的巨浪已經迫近這不幸的木船了！

乘客們歇了手，都在束手無策地等待着死的來臨。而田青茂卻不能那樣做；他認為這隻船

上還有三百多斤的載重應當丟進河裏——那就是三個不聲不響的俘虜。他就是如此決定了，他覺得事到如今，再不容許有絲毫的猶豫了。

「我不能陪該死的人下葬！」

田青茂發瘋似的喊了一下之後，他就突然用一種蠻力提拾起一個俘虜，向船外推去……

「田青茂！」政治員拉住田青茂的胳膊，變了顏色嚇令道，「你要違反命令嗎？你發瘋！」

……鬆開手！」

「誰都不能管我！」他用臂肘打着政治員，「我不能陪該死的人下葬！」

當他倆爭持不下的時候，有三四個乘客同意田青茂的意見，而且向政治員激烈地抨擊。

「你爲什麼這樣庇護日本兵？你是漢奸！」

「諸君，要冷靜一點兒，我講——」

要講的話還沒有講出口，他已經被一隻拳頭攔倒了，而且那些人來勢汹汹地包圍住他，企圖從他的皮肉上得到些臨死的報酬。

在騷亂中田青茂將俘虜又按到艙底。他急忙拿起那支沒有槍機柄的三八式，對準暴動的一羣威脅着：

「誰敢動手？發瘋的王八們！」

「坐穩哪，老爺們，別——」

那撲來的巨浪，把全船一切的騷亂，一切的企圖全擊得粉碎，站立的倒下了，田青茂也倒下了，他的頭部正撞在一塊坐板上，當有力的浪花從他臉側劃過的時候，他知道什麼全完了！於是，他失去了知覺。

他像一個小孩子從搖籃裏醒轉來。一片摺疊着的黃土層已經快要接近他的身邊，他夢一般地站起來，用驚奇而愉快的嗓子喊道：

「這是夢嗎？看哪，……那是岸啊？」

老舵工，槳手，乘客，政治員，以及三個俘虜，一齊坐着望他哄笑起來，其中一個俘虜指劃着他的腦袋，一邊笑，一邊噤哩咕嚕地亂說一陣。

田青茂困惑地摸摸自己發痛的頭，他察覺他的一條裹腿不知怎樣解開，又纏到頭上來了。他不禁對着那個俘虜嗤地一笑說：

「媽拉的，都是爲的你們哪！——」

萬大華

老木船背着騷擾的山城，向長江的上游航駛着……

不太鮮明的，三角形的小紅旗，一勁兒擺盪在桅杆的頂端。表面上看來，風是柔和的，但那面小紅旗，卻在辟卜辟卜地吵鬧個不休。江流也是岑寂的，只是有時在崎嶇的河床上顛簸起急遽的迴旋，企圖吞沒這隻老朽的木船，但它僅僅打個冷戰似的便跳出那張吐着白沫的巨口了。

彎轉而狹仄的江面西岸，層層疊疊的黑色的岩石，好像兩道無盡長的城壁，連續下去……年青的槐和松，從岩石的夾縫伸引出來，那些僵僵的軀幹，那些半黃半綠的葉子，都呈着早衰的模樣。

太陽像是在長江的盡頭懸掛着，它歡快的臉上，像是覆着一塊顏色極其複雜的，彩虹一般的輕紗，它的光明就從那裏面透射到兩道牆壁的當間，江流像是流動的金液，躍盪着輝煌的波紋。

蘭花站在船頭上握着篙竿，一面聚精會神地支住凸伸到江面的不規則的岩石，防止船身與岩石的衝撞，一面注意那根用竹條子編成的繹繩；它一落進較高的樹樞上，她就舉起篙竿把它高高地挑起來。她不慌不忙地工作着，適中的髮辮在他的豐滿的背脊上也不慌不忙地甩動着。

那毛茸茸的劉海底下，虛掩着一雙油汪汪的黑眼球，像是永遠不知道疲倦的小黑球，在那愉快的、康健的、棕色的臉上玩耍。她右襟上端的鈕扣，不自覺地解脫下來，白膩的胸脯下，隱隱約約地露出一半富於彈性的乳房，當她赤着腳板，過重地站在船板上的時候，它就要整個跳到外面來了。

蘭花又一面指揮着年邁的，在掌着舵的父親，又一面吆喝着拉繆的兩個夥計——船夫：「把繆繩拉緊點吧，天要黑下來啦……」

這隻船是滿載着一羣從山城轉下來，疏散到上游各地的難民，這船必須在黃昏以前趕到距此還有六七里地的一個小村子攏岸，一直等第二天朦朧亮，才能繼續向前航駛。蘭花深怕貪黑，所以她這樣提醒他們。

然而她的提醒是無效的，從桅杆上端扯到岸上的繆繩，仍然垂着深度的弧形，那行進在高低不平的岩岸上的投影，彷彿一條疲憊不堪的長蛇一樣。

船夫萬大華和六指兒也都是疲憊不堪了，瘦而矮的六指兒在前，他幾乎把短短的上身彎成九十度，斜橫在胸脯上的繆繩拉板，因為用力時間過久，已經把他破舊的藍短衫揉成一團，肚臍子露了出來，但因為彎着腰的緣故，它是陷進無可再陷的肚皮裏面。

後面的一個就是萬大華，他比六指兒長四歲，已經是快滿二十九歲的漢子，但他比六指兒粗壯高大，而且看來也比六指兒純厚，爽直得很。他的力氣雖然還有不少的數餘，可是他的心

卻十分地困倦，托在小峯一般的額骨上的兩隻眼睛，永遠像失了什麼極珍惜的東西，憂傷地望着地下。他的脚步有時突然蹣跚起來，像是找不準體重似的。同時，他的嘴像走了盤的留聲機，總是似唱非唱地哼着：

靠長江呀

吃長江呀

吃靠十年快半老

赤手空拳一身光啊

長江年年東流去呀

十年長成了蘭花娘

吃長江呀

靠長江呀

萬大華的有氣無力的歌聲，彷彿飄浮在低空中的一羣不被人注意的絮花，一遇着風，它便

立刻跌落在岩岸上或江面上了。

六指兒踏過一段小灣子，消味着的黑白不分的小眼睛，從自己腋間向後看着萬大華說：

「聽見嗎？嘻嘻……」

「甚麼？」萬大華板着面孔回問。

「你的蘭花娘發命令啦，」六指兒咂一下嘴唇，又把小眼睛一擠說：「上點勁兒吧，我的

駙馬哥呀……」

萬大華沒有還嘴，他只是收攏緊垂下的拳頭，狠狠地向六指兒瞪了一眼，然後還是似唱非唱地繼續哼着：

長江年年東流去呀

十年長成了蘭花娘

……

一隻雪團似的江鷗，突然受驚地從伸入江面的一塊岩石下飛了起來，當牠在六指兒的身旁打個旋子的時候，他張開那隻六指手捕捉過去，可是那隻白鳥已經劈開晚霞，鑽到半天空去了。

萬大華找到一個刺他的機會。

「多一個手指頭也沒用啊！」

「嘻，可不，」六指兒的兩隻小眼睛幾乎眯縫得不存在了，「越是從心喜歡的東西，越不容易弄到手咧……」

六指兒一說完這句話，就避開萬大華的視線，皺起貧血的薄嘴唇，若無其事地吹着口哨，那響亮，短促而也有着抑揚的聲音，充分地含着驕縱，挑戰的意味。

聽到這口哨聲的萬大華，感到了很深的屈辱，他真想扯住六指兒的招風耳朵，對準他的鷹鼻子狠狠地打幾拳；一直到鼻孔流血，作揖討饒爲止……這想頭已經是不止一次了，每當六指兒向他露出驕縱，挑戰的行爲來，萬大華就想給他那樣的顏色看看；可是他總覺得對方像是個不懂事的孩子，他認爲向弱於自己的人採取報復的手段，並不算是自己的光榮。

而且這一回和往常更不相同了；萬大華已經暗自發過誓，要忘記像陌生的過路人一樣，他不但決心禁止肉體去接觸她，甚至決心禁止自己的慾望去接觸她。爲了這個，萬大華整整有兩天不睬理蘭花了。自然，因爲她所引起的糾紛，他也盡力避免擴大的。他後悔不該對六指兒說那末一句帶刺的話，他更後悔不該信口亂唱——那唱裏不是有蘭花的名字嗎？

「萬大華，疼嗎？……萬大華，把你的腰多彎一點兒吧……」

這喊的是蘭花，雖然這又是命令，可是那裏面是含着過多的玩皮性。萬大華已經感到過分

的難堪。他在這隻船上做了將近十年的船夥，船主陳九爺——蘭花的父親從沒有呵斥過他，也從來沒有背後講過他一句壞話，陳九爺認識一個人就對一個人誇耀：

「萬大華是我的膀臂呀……我丟了什麼都不在乎；若是丟了萬大華，這個……莫如拿刀子挖去我的心！」

陳九爺是這隻船的船主，萬大華就等於這隻船的忠實而善良的保姆了。萬大華是看見了這隻船怎樣降生，也看見了這隻船怎樣長大和怎樣衰老的。同時他也就把自己一生最寶貴的青春時代，不知不覺地消失在這隻船的身上。

然而萬大華以十年之久的最寶貴的青春時代所換來的代價，祇夠陳九爺那末一句向着外人的誇耀嗎？當然不祇是這一點點的；更能夠使這性情浮躁，慾望深遠的獨身漢那樣安心和滿足的卻是船主陳九爺的女兒——蘭花。

四五年以來，蘭花給予他不可數計的愉快，蘭花也給他留下了痛苦，現在，那痛苦正像密密層層的繭壳束縛着他。

萬大華正在設法衝破繭壳，跳出這隻朽老的木船，離開這時時刻刻流滾……流滾在眼前的灰暗而平凡的長江，去到想像中遼遠、廣漠、新鮮活潑的地方——它，差不多半個多月以來，就強烈地刺激着他，誘惑着他，而且揉搓他；有時候，他卻也感到懷疑和失望，不過，那像浮在大海上的幾滴油星，沒有幾分鐘的停留，便被前後夾擊的巨浪消滅了。

他想到今天夜晚在這個小村子裏的一個值得愉快的約會，這使萬大華他把蘭花給予的難堪輕輕地拂開去。他用生平第一次的傲慢的目光，側視着自己的身影——他昂然地臥於背後，周圍閃爍着金色的光芒，他是在這樣地暗自矜誇着：周圍的人羣，甚至數盡世界上的人類，沒有一個人類，沒有一個人的偉大，能以壓倒他的偉大……

萬大華忘記了自己是個船夫，他開始卑視過去十年生活的一切，這裏邊包含着曾被認為是幸福的……

這時候蘭花看看懸在半空的絳繩正是原先那樣鬆弛，於是她又用銅鈴般的嗓子喊叫起來：「修點兒好吧，萬大華……難民全餓昏了，他們盼早點兒到，好下去辦米哩……」

聽了蘭花的話，萬大華竟侷促不安起來，他立刻想彎下腰，拿出全部的力量；但是有一種自尊心矜持着他，他須過一會兒才能那樣做。

然而六指兒等得不耐煩了，他漲紅着刀條臉，氣憤地叫喊着：

「沒心幹就趕快給好人騰地方吧……嘻嘻，呸！……怕又捨不得……」

這話像千百根鋒利的針刺着萬大華的周身，這創痛比任何酷刑都難以忍受的，可是他竟又意外地忍受了，他反而以沈默的笑——那是層疊不窮的痛苦積成的笑——回答他的敵人。

過了一會兒，萬大華的腰果然彎曲下去，同時他自言自語地說：

「看吧，看誰捨不得？……看誰……」

他的脚不經意地絆在一塊石棱上，他未說完的話，也就這樣停止下來。
蘭花呆望着從船頭激起的彷彿突然狂笑的水花，竟得胸脯有點兒一陣陣地發冷……

正是二更天。

上弦月永遠保持着她周圍的光明，讓長江，村落，以及一切動的和靜的物體，模糊地呈露於廣漠的夜海裏。

惡魔般的黑雲團，一羣接着一羣，用那末兇猛的暴力，企圖毀滅她；但當她們襲攏到她的身邊的時候，便被她強而有力的光明擊敗了；它們全像捲到岩壁上的海潮，起初的那末黑壓壓的一羣，末了卻變成碎粉似的，向四郊潰散下去。

江水在不斷地呻吟着……

空氣像濾過的水，又清澄，又恬靜。祇有更夫的柝聲和犬吠，在那裏做着偶爾的談話，這談話，使人感到單調，沈悶和悽愴，她配合着江水的不斷的呻吟，組成一個聲韻貧乏的交響樂，在給這個小村落催眠着。

老木船已經睡在這小村落的江灣裏，幾棵葉已半落的大梧桐蓋着它的全身，葉影與葉影之間的月光，在船篷上擺蕩着，繪出些不規則的花紋。

難民們燒飯的餘燼，還在靠近木船的岩岸上三塊石頭的當間閃動着稀疏而微弱的星火。一

個神祕的人影，用輕捷如飛的姿勢，從船頭聳身一跳就落在岸上，然後像是追趕着什麼東西似的，匆匆忙忙地掠過臨時灶，餘燼被煽動起來。

這是蘭花，她已經爬上雜草叢生的小丘，而且站在那裏，擴大着張慌的黑眼睛，向一條曲折的，凸凹的，通達到小村子的山徑上瞭望。在朦朧的月光下，她發現了一個模糊的人影，於是她就悄悄地跑下小丘，尾隨着那影子走去，一路上她利用曲折和凸凹的地勢掩蔽着自己，在相當的距離間，她永遠可以監視着前面的影子的動轉，而使那個影子永遠也不能發現她。

起初蘭花是一邊監視着前面的影子，一邊又不斷回頭回腦留神身後有無人們追趕她，一次，她彷彿看見一個人影子往一棵大樹後面一閃，而後便總也不見了，直到她把前邊的影子送進一家房子，她再也沒有發現後面的那個影子。

蘭花好像貓兒似的走到那家房子的門外。這房子的門框上，釘着一塊「第一區第三保保長辦公室」的長木牌子。她就在一隻耳朵貼緊在牌子下端的門縫上，傾注全神竊聽着裏面的談話。

然而裏面卻像墓地一般的死寂。祇有搖擺欲滅的燈火的投影，在堆着積塵的窗紙上徘徊着。突然一個梧桐葉像隻碩大的巴掌拍在她的肩膀上，她被驚嚇得險些要喊叫出來。

蘭花的眼睛立刻像蒙上一層紗罩，心也狂烈地跳盪起來，它發出鼓一般的騷音，擾亂着她的聽覺。就在這時候，裏面的對話繼續開始了：

「你想好了嗎？」

「想什麼？早向你說過了……」

「那不妥，還是得改名更姓才行！」

「我不幹，我就是我，改名更姓我不幹……」

「再給你加上五元……」

「再加五十元也不幹，我祇要有一桿槍，一些子彈……嚶，這就夠了。」

沈默了一會兒，第一個發言的，這次變爲嚴厲的聲音：

「這不能由你，你非依我不行！」

「依你？你讓我做替死鬼嗎？……不幹！老子死也得死個一清二白。」

「哈哈……哈，你還看重了自己……就算是這樣個年月吧，一年多以前，哼，一個窮苦力還值得上論身價嗎？呵喲，真是倒反天干，打仗把你們這路貨打得高貴起來啦！……吓！」

「少說閒話，算啦吧！」

「你先別走——」

蘭花看見窗子上出現一個黑影子，而且那影子漸漸擴大起來。他知道再遲延一會兒不離開這門，就會被人發現的，於是她一側身就把自已隱藏在房山牆的背黑裏了。她收縮着身子待立着，但是那扇門是意外地安靜如初。

裏面的談話照舊繼續下去，蘭花無論如何也聽不出講的是什麼。終於門開了，這時候，她聽見最後的一句對話：

「萬不能反悔呀！」

「雜種才那個……」

隨着門的關閉聲，一個粗壯高大的人走了出來，他拖着不甚勻整的脚步，向着蘭花的來路走去。蘭花尾隨着他，還像尾隨着方才的黑影那樣……

大約走了半里路的模樣，蘭花這才把脚步放重，加快地趕上前去，同時輕輕地呼喚：

「大華……萬大華……」

萬大華完全怔住了，他的脚不由自主地停止下，當他回過頭的時候，蘭花已經帶着焦急，失望的眼神，出現在他的身邊。她用捕捉的姿勢，兩手抱住了萬大華的胳膊，隨後又突然把那張焦急，失望的臉埋到萬大華的腋下。她發狂般地叫着，但那聲音卻多半包藏在萬大華的腋下，和自己的口腔裏。

「我留不住你，你……你這就走吧！……還回船上去幹麼呢？……我求你這就離開……那邊兒沒有你的牽掛呀……」

她嘴裏雖是那末說，但兩隻手卻依舊像老虎鉗子似的扣住萬大華的胳膊，而且越抱越緊了。

萬大華毫無感動地站着，他不想說話，也不想走開，他像是半溶解的蠟像，任憑蘭花怎樣揉搓他，他就怎樣隨合下去，絲毫反抗的能力全沒有。

這沈默，蘭花感到窒息般的痛苦。終於她猛然從萬大華的腋下抽出毛蓬蓬的頭來，仰起臉，下巴幾乎觸到萬大華凸起的胸部，以一種離奇不可測的目光，凝視着對方。

月亮像一塊摻色的，透明的冰塊，四面不着邊際地懸在空中，彷彿給這平明的氣流，加添了不少的寒冷，因此一切的景物，都彷彿是被凝結了。

萬大華和蘭花彼此都感覺到自己與對方的呼吸是異乎尋常地急促和粗糙，而彼此也都想就此分開，但彼此又都缺乏那樣的決心。

就是那樣又沈默了一會兒，歸終還是由蘭花打破那僵持的局面，她用乞憐的聲音說：

「可是，你忍心把我丟在討厭的六指兒的手裏嗎？」

萬大華看着蘭花的突然漲滿淚水的眼睛，簡直不知道怎樣回答纔好，他想乾脆回答她一句「是」，但這時他的喉嚨被一種過分的興奮閉住了。

蘭花感覺到萬大華的胳膊有點兒發抖，於是，她搖動着他的胳膊，激着他說：

「你怕他？……」

「誰？」萬大華小聲地叫着，「他比我多一個手指頭，還多什麼？」

「那末，你怕我爸爸嗎？」

「他？他也不是我的老子，我幹麼怕他呢？」萬大華驕傲地挺一挺胸脯。

「既是條好漢子，就不要離開我呀！」蘭花半睜着畏縮的眼睛，期待萬大華給她一個幸福的回答。

然而他搖搖頭，並且用那隻空閒的手，推着蘭花的手腕，堅決地說：

「不，明天一清早我要離開你們……」萬大華努力避開蘭花的臉，無意地望着月亮，然後，他遲疑地離開她，獨自往江岸那面走去，他藉用模糊的自語，企圖來給自己一些寬心：「這種生活……再多過一天，我也不能忍耐……十年了……這結果，對人、對己也算都有點兒好處吧？……唉，這一夢差點兒夢白了頭髮……幸虧醒轉得早，若不然，想爬起來都沒力量啦！」

這些斷續的句子，雖然萬大華自己覺得非常之模糊、鬆懈；但蘭花卻覺得它比更夫的柝聲都清晰、有力。她再也鼓不起勇氣去挽留他；但是她又沒有勇氣就此與他分開。

於是蘭花第二次追趕到萬大華的身邊，一併排走着。

「是鬼迷住你的心？你非去當大兵不可嗎？」

「唔，」萬大華聽那話都聽膩煩了，因此他搭訕地回答，把步子加大了一些。

「你是看見過的——他們是怎樣地待他們哪；繩子綁上胳膊，像抓強盜一樣……」

「這個，總是不大多見吧……」萬大華不同意她的說法，並且舉出事實來反駁她，「十天

前，重慶的老百姓送壯丁出征的景況，你也是親眼看見過的呀……忘記了嗎？那時候你說過這樣句話：「可惜我脫生個女的，我若是個男子漢，非抗起槍桿跟着走一趟不可。」可是現在你又用這樣話來阻攔我，請問，這是什麼意思呢？」

「不是這末說……」

蘭花也想來反駁一下；但是她找不出一點適當的理由來。她沒有忘記那天自己所說的話，甚至她偶一閉眼，當時那種騰歡、熱烈、悲壯的景況，立刻就活躍她的眼前——那壯丁們身上披的紅彩；那空中飛舞着的各色各樣的紙花；那千萬個人織成一條的吼聲、歌聲……總之，類似這樣偉大的場面，她有生以來就沒有遇到過，也沒有夢到過，正是因為這個，她纔不由自主地說出那樣一句又是遺憾，又是羨慕的話，她還記得：當那句話說出時，站在她身旁的六指兒冷冷地說一聲：

「女人家倒有雄心，你呢？萬大華？……」

「你呢？」萬大華漲紅着臉反問。

「我不夠格：又矮，又瘦，還多一個指頭……我若是長你那樣副骨架，哼，老子一定去打日本鬼子去！」

就是這句話激動了萬大華，他明知道那是六指兒的詭計，但他覺得非中他的詭計不能安心。於是蘭花的命運便同時被決定了。

「快走吧，」萬大華聽聽沒有動靜，回過頭催促着蘭花說，「你出來這半天，他們非疑心你不可……」

「疑心什麼，他們睡的全像豬似的，六指兒那鬼還打着震天震地的呼哩。」蘭花雖是這末回答，但她的脚步卻比方才加快了許多。

蜷曲在足足快睡十年的前艙底上的萬大華，今天不像往常一倒下就睡過去，他聽到潺潺不斷的流水，他摸到生長綠苔的，濕蝕的內舷，他看到黑黝黝的艙室，這些在他過去的生活中，極其平凡，極其厭倦的一切，如今都能引起他的感傷來，因為沒有多久他就要和這些足足陪伴他將近十年的一切告別！

然而是萬大華仍然眷戀着這種生活嗎？不，與其說他厭倦它，不如說他怨恨它更恰當些。現在萬大華不願意去清算它，他覺得未來的生活一定可以抵償過那些怨恨的，於是他努力驅散着它們，好讓自己什麼也不要想，像平常一閉眼睛就像死過去一樣。

他閉起眼睛，腦子裏清涼涼地沒有一絲的睡意……最後他用蚊蟲般的聲音哼着：

靠長江呀

吃長江呀

吃靠十年快半老

赤手空拳一身光呵

長江年年東流去呀

十年長成了蘭花娘

.....

吃長江呀

靠長江呀

.....

哼着，哼着他就睡了。

萬大華睡得正甜的時候，六指兒從後艙爬過來，小聲地喊醒了他。

「做什麼又來打擾我？」他用手背揩去掛在嘴角上的吃水，很生氣地問。

「不知道爲什麼，陳九爺把蘭花拖下了船……起來，快下去看看吧……這樁事兒一定不小

呵！」

萬大華把腦袋再往自己胳膊彎裏縮了縮：

「不甘我的事……你去吧，我累得很，覺還沒睡足哩。」

「嘻，你累啦？……嘻……」

「走開，你這討厭的老鼠！」萬大華氣憤地打着六指兒的腳腕。
然而六指兒照樣平和地說：

「告訴你好話：我聽見陳九爺罵你——」

「他罵我什麼？」萬大華突然坐起來。

「罵這個，嘻，我說了你可別生氣呀，」然後六指兒學着陳九爺蒼老的聲音說：「我聽見他罵你：『萬大華這隻癩蛤蟆！』嘻，完了我還聽見這末一套話：『呸，你若把自己的肉給他送上口嗎？……妄想！你瞧着，我怎樣打跑了他，叫他變做三條腿的金蟬！』接着他伸出那隻六指手，扯着萬大華的胳膊，再打個響鼻，說：『走，看看去，怎會不甘你的事呢？我的駙馬哥啣……』」

六指兒臨走的時候，他還回轉過來扁頭，再三地叮嚀着萬大華：

「走，看看去吧……」

這一個意想不到的事變，使萬大華犯了躊躇。六指兒的話，有一多半他是相信的。然而起事的緣因，一時他又猜測不出來。他爲了要澈底明白這事變的原委，終於聽從六指兒的話鑽出了艙底。

月亮被漫天的烏雲掩埋了。但夜空已經露出灰蒼蒼的顏色來。接近黎明的風，與喧囂的江濤互相呼應。鷄們擴大着寒愴的噪門，彷彿要啼破這凝結着的，遲遲不去的烏雲層。

萬大華從船頭跳到岸上的時候，他已找不着六指兒的影子。他一邊揉着發澀的眼睛，一邊向四郊掃探着。在他沒有尋到陳九爺和蘭花之前，先聽到蘭花的發抖的語聲了：

「你信他話……他是個人？該死的小陰毒鬼！」

接着就是陳九爺的責罵：

「我信他，可是你這小狐狸精，你怎末就看不中他？」

萬大華向着聲音走去，那聲音是在一個小丘的背後。

「誰看中他誰跟他日子吧！我萬不能……兩間破房子，哼，還不能打動我的心！」

「我打跑了他！看你怎樣？」

「別老拿這話嚇唬我呀，你去打，我看着……」

「我不敢？……你看着……」

「我看誰後悔……」

在小丘的頂上，萬大華和陳九爺相遇了。

萬大華冷笑着湊到陳九爺的眼前：

「我給你送來了！」

「你還有臉？……看我敢不敢打跑你這誘人的蛇？」

陳九爺把他那隻雞爪一般的拳頭伸出來，它像隻富有彈性的錘，在肘的上端揮動着……

小丘下出現了七八個難民，張大着好奇的眼睛向上張。六指兒混在他們之間，用六指手扯着一個男人的衣襟，噉噉地講：

「你看吧，那個騷傢伙要挨揍啦！」

然而陳九爺的拳頭觸到萬大華嚴峻的目光時，首先停止了那種緊張的動作，漸漸又垂掛下去。只有些破碎的字句，在他風乾的唇嘴上顛簸着：

「十年……我把你的翎毛養足啦……萬大華你拍拍良心……你比她大呀……你……」

這微弱無力的句子，彷彿輕風撩動着塔上的風鈴。萬大華的憤怒，完全被那纏綿的控訴洗淨了。他看了蘭花一眼，然後傷感地說：

「我萬大華沒有虧你什麼……陳九爺，你不是說打跑我嗎？不必啦，今天我正要向你辭行啊！」

「你要到哪裏去？」陳九爺困惑地問。

「到地上跑跑去……」

萬大華爲了避開蘭花的一雙憂傷的眼睛，他說完那句話就轉過身子，遲緩地走下坡，走到半腰，忽然小丘的頂上有人喊叫他的名字，這生疏的聲音使他發了一會兒怔才轉回身去。

那上邊多了兩個人，其中的一個便是萬大華昨夜會見的保長，另一個漢子手裏拿着一束棕繩站在保長的右首，他扔着那束繩子，沈默地對着萬大華，做着催促的手勢。但萬大華卻不慌

不忙地走上去了，切近的時候，保長說：

「來接你來啦。」

「走吧——」萬大華看着那漢子手裏的繩子，爽快地回答。

「你沒有要帶的東西嗎？」

萬大華看了看眼淚汪汪的蘭花說：

「什麼全沒有！」

於是那漢子扯過萬大華的胳膊，獰笑着說：

「委屈一會兒吧……」

他還沒有把繩子打開，萬大華已經把它奪過來了，隨後一側身，向江裏投去，它畫成幾道圓圈，飛旋在空中，漸漸地擴展開來，終於跌落江面上……

江水微笑一聲，一個淺淺的酒渦一現，立刻就逝去了。

「對不起，」萬大華半莊嚴，半談諧地說，「要拿我當罪人看待，老子就不幹啦！」

之後，他旁若無人地走下山坡，他彷彿忘記身後一切的人們，祇看着前面那條曲折而凸凹不平的小徑。保甲和那漢子都很難爲情地跟隨他的身後走着。

陳九爺呆呆地望着萬大華健康的背脊，好久以後才絕望地喊起來：

「萬大華，萬大華……走到哪裏去喇？」

「看誰後悔！」蘭花咬着嘴唇說。眼淚已經流出來了。

陳九爺握住蘭花的手，嗚咽着說：

「你……喊，你喊他回來……我不能讓他走！」

不知道什麼時候跑上來的六指兒突然握住陳九爺另一隻手說：

「嘻，你讓他去吧，他去愛國……誰攔他，嘻，誰就該受萬人罵呀！」他眯起一隻眼睛看

看蘭花，而後又揚起六指手招呼着：

「老弟不送你啦，過後咱們火線上見吧……」

可是萬大華始終也不回頭地向前走……晨光漸漸在他的前面浮了起來。他感覺自己像匹

矯健的野馬，奔馳在無邊無岸的大地上……

一條軍褲

太陽斜西的時候，潛駐平頂堡的反正軍騎兵連連長，得到敵軍中尾聯隊攻襲平頂堡的確報。目前敵軍正在開始渡河，細草河距平頂堡僅不過二十餘里的途程，雖然中間有一段嶙峋迂迴的山道，但最遲在兩個鐘頭以後，必能開到平頂堡的。連長爲了避免農民和部隊遭到重大的損害，他已經下令全連準備向平頂堡撤退。因爲需要留下一個機警而可靠的刺探，就把連附馬彥德留下了，恰好馬彥德有個女人，這足可掩過敵人的偵查的。

連附馬彥德是一個頂有聲譽的軍人。全平頂堡幾乎沒有一個農民不曉得馬彥德。「給我們的馬彥德立個功德碑吧。」有的人向村長史伯伯這樣提議過，可是始終未能成爲事實，那是因爲連長向村長史伯伯婉言謝絕了。他說：

「那是不可能的，這一塊土地上，還沒有到隨便讓我們功德碑的時候。大家既有這樣的好意，還不如記在心裏頭，那比什麼都好，並且也不會令敵人看破的。」

不錯的，人人都把馬彥德的好處記在心裏了。就連那個傻子，外號叫楊癩腳的石匠，他的腦子裏也印着馬彥德的肖像。只消被誰一提，楊癩腳的眼前立刻就有濟公傳中的人物，也許是雷明，也許是陳亮出現了。他曾經用一塊光滑的岩石，暗地裏給馬彥德瞧過一個石像，他把它立在後嶺的一棵老松樹下。許多石匠看了那像，全不知道是誰，因爲手工太劣了，簡直連耳朵

全看不着。

當楊癩脚聽說騎兵連全部撤退的時候，他卻着了慌，他去開飯碗便一癩一癩地向外跑去。老掉牙的媽媽破着嗓子警告他：

「你要找死嗎？你這小冤家，給我滾回來！」

可是楊癩脚早跑遠了，他一直跑到馬彥德的家門口，他趕快爬着窗子一看，馬彥德正在屋裏同他女人翻箱倒櫃地收拾東西。於是他着起急來，用拳敲着窗櫺叫道：

「喂，怎麼的？你也要走嗎？」

「不要你管閒事，」馬彥德在屋裏喊着，同時他擺揮着手，「離開這兒吧，楊癩脚你應該躲回家去！」

「喂，你說我跟你去行嗎？」

「你儘說胡話！」馬彥德一邊走出門來，躲着脚勸告着：「你趕快回家去吧！」

「不，我不能讓你走，若是走，就得帶我去！」

馬彥德真着急了，用手推着楊癩脚的胸脯：

「真是個傻傢伙，你簡直不要命啦！快給我回家去，去！小心日本兵活埋了你呀！」

楊癩脚用倔強的胸脯，跟馬彥德抵抗着，這使馬彥德非常束手。忽然他想到兒子裏還有兩角錢，兩角錢，在這窮僻的鄉下無論在誰看來都是龐大的數目啊！這是多們誘人的東西。

「我是跟你開玩笑呢，我不走。給你拿這個回去吧，好兄弟……」

楊癩腳一下就接過來了。朦朧裏他分辨不出那是什麼，送到眼前仔細一看，他立刻像損壞了他的自尊似的生起氣來；把它塞進馬彥德的兒子裏，頓着那雙癩腳咆哮：

「我給你做過活嗎？你爲什麼給我錢呢？」然後回頭就走。嘴裏嘟嘟囔囔地說：「你不走，我就不走……反正你要走，我就跟着你！」

越過一口枯井。在一排秫秸障子後面的正結着半熟的粉紅色的櫻桃樹下，他突然站住了。也許是他的脚步過重的緣故，這株櫻桃樹主人的老黃狗，甕聲甕氣地吠了一陣，終於因爲牠查不出聲音的來處，也就不願意多話。可是敵人的第一顆礮彈在堡外轟然一聲爆炸了。接着機關槍就像刁婆子嘴似的，無的放矢地得得個不休。於是全堡子的狗們，開始向那狂暴的、無禮的罵罵還了腔。

楊癩腳陷在隆隆的、得得的、旺旺的、混雜的聲浪裏暈旋起來了。他躊躇着：一癩一癩地圍着櫻桃樹轉繞。回去呢？不回去呢？這個簡單的問題，始終縈迴在他的腦子裏，可是始終也沒拿定主意。

馬彥德家的燈忽然滅了。

這個奇蹟一被楊癩腳發現，就駭然自語道：

「哇！你看，燈滅啦！……不是要走嗎？」

果然，馬彥德的門開了。隨後一個模糊的黑影，慌慌張張地走出來，而且迅速地向着櫻桃樹移動。這回楊癩腳什麼全明白了，他趕忙緊了緊腰帶，又捲一捲褲腳，一邊勝利般地嘟囔道：

「好，……你騙我，……哼，你是看我傻呀！……我哪裏傻呢？我在這兒守着你哪，……你是要上天，還是要入地，我也借個光兒。」

模糊的黑影越來越近了，而且漸漸能夠分辨出那確是馬彥德了。於是楊癩腳快活起來，同時他想要跟馬彥德開個玩笑，他悄悄地繞過了秫秸障子，像個發現耗子的老貓似的，弓着腰預備冷丁地撲過去。可是，馬彥德走到井沿卻站住了。

他看見馬彥德把一個包子丟進井裏。然後轉身就往家裏跑。楊癩腳失望地直起腰板，發了半天呆。經過的事情，他實在莫名其妙。更加混雜的聲浪幾乎簸動了他，他暈旋地向家走去，彷彿剛才做了一個回想不出的，祇是感覺着特別疲倦的夢。

幸虧村長史伯伯招待有方，敵軍破例地講了一次人道。可是村長史伯伯卻大開了屠殺，甚至於把全村的肥豬呵、雞呵、鴨啊，殺死了一多半。村長史伯伯以前聽人說日本國雞蛋精貴，日本兵偏偏又愛吃雞蛋，所以他把全堡子的雞蛋，連人家挑出來預備孵雞仔的全搜集來了。當夜敵軍就肥酒肥肉地大吃一通，兵們全高興得像一次毫無損失的凱旋。中尾聯隊長威風凜凜地拔出戰刀來，對着那小丘般的雞蛋堆，一面揮舞，一面高唱起雄偉而激昂的軍歌，兵們就小聲

附和着。有的躲到村長史伯伯院子的暗角裏，好像武士道似的用戰刀鬪起劍來，互相故意用不是人聲吼喝着，威脅着……

這一夜，就是那樣平安度過。雖然村長史伯伯害了千八百條獸命，但卻也保全了不知其數的人命。「這是史伯伯的功德！」全堡子的農民，大都有這樣一個相同的心理。

天剛亮，情形可就變了：敵軍像村長史伯伯搜集雞蛋一樣，開始在家家戶戶搜查「匪人」，石匠周七因為收藏多量鐵器，當場被砍了頭；董家菜園子小夥計禿葫蘆，因為見敵軍沒脫去破草帽，說是有辱皇軍，就被大頭衝下插進五尺多深稀屎的肥料坑裏；丁九叔那個快要死了的老頭子，無緣無故就給活埋了；最慘的是錢長順的媳婦和姜半仙的女兒瑪瑙，被敵軍輪姦之後，又用刺刀插進子宮裏，挑開了肚子！……這些不過是有着屍首可證的。至於失蹤的，沒有下落的，還不止這點數目。

祇有一個人是有下落的，他就是記在每個人心裏的愛國愛民的軍人馬彥德。他是在一點鐘以前被捕的，因為敵軍在馬彥德家門前的枯井中搜出一條軍褲，於是這個「叛軍」的嫌疑便落在他的身上了。現在他被扣留在後嶺中尾聯隊司令部裏。

因為事件比較嚴重，又因為馬彥德至死也不承認那條軍褲是他的東西，末了，中尾聯隊長就派了一個「中國通」名叫藤澤正雄的軍曹，向村長史伯伯提出條件：限十二小時以內，獻出拋棄軍褲的人。否則，即將馬彥德槍決，並將按戶拷問。

於是，村長史伯伯立刻就召集全堡子縉紳，開個緊急會議。爲了保全全堡子人的生命，大家一致決議連名證明那一條軍褲就是馬彥德的；可是唯有村長史伯伯極力反對，他用正義說服了那些縉紳們，因此大家又另行商討其他的辦法。

時間一點、兩點、四點、五點……很快地過去了！全堡子的農民們都像大難臨頭似的，戰兢兢地期待着一個兩全其美的辦法：既能解救馬彥德，又能免除全堡子的災難。老太太們在菩薩像前燒起高香來了。「磕頭呵！……不信神佛的，挨雷殛的小雜種呢！」她氣極地咒罵着不願給觀世音磕頭的子女們。但是，這中什麼用呢？

馬彥德的妻，跑到村長史伯伯這兒叩頭求救來了。她的嘴唇像紙那末白，她的手脚不知往何處安排才好。她帶着哭聲哀告着，然而卻沒有一滴眼淚。

「史伯伯！史伯伯！救救我！」

當村長史伯伯把馬彥德的妻扯起來的時候，適才派去的人也把石匠楊癩脚領進來了。他向村長做個揖，就一屁股坐在小孩子的小木橈上。然後他掩着衣襟看看馬彥德的妻，又看看周圍的縉紳，再看看村長，問道：

「用我嗎？史伯伯！」

「哦呵，不是用你，」村長史伯伯囁嚅地說：「東洋司令檢一條軍褲，沒人領，你去把它認來嗎？」

「那是馬連附的軍褲嗎？」

「唔，不！不是他的！」

村長史伯伯認真地辯白着，同時大家都對楊癩脚大吃一驚。

「我明白，」楊癩脚眯縫起小眼睛，笑着說：「你們誰帶我去領呢？」

「跟我走吧，」村長史伯伯下個最大的決心說：「連馬太太也跟我去吧。」

三個人往後嶺走去了。這一條道是楊癩脚每天必經之路，他熟悉哪一條小道好走，因此他反而成爲嚮導者了，他在二人前面一癩一癩地走着，有時他攙扶着村長史伯伯跨過一道小水溝，有時他挽着馬彥德的妻，拉上一段比較斜陡的坡道。「別害怕呀，」他笑嘻嘻地向兩個人喊着：「這樣路沒什麼難走的哩，……往前看哪！……喂，……不能夠總回頭！」

通過幾道哨兵線，他們就到了嶺頂上敵軍的司令部。

「中國通」軍曹藤澤正雄代替中尾聯隊長審訊：

「這男的是誰？」

村長史伯伯喉嚨發顫地回答：「軍褲的原主。」

「這一條軍褲是我的呀！」楊癩脚搶着說。

一霎眼楊癩脚被軍曹摔倒了，他發了一陣昏，又幌幌蕩蕩地爬起來，向軍曹理論道：「不給我，我不強要，爲什麼摔人呢？」

軍曹用帶釘子大皮鞋，衝着楊癩脚迎面骨踢了一腳，惡狠狠地罵道：

「操你的奈奈！（奶奶）你是個探子！你說！」

「我是石匠！」楊癩脚按着迎面骨的傷處回答。

軍曹轉過來問村長史伯伯：「他是石匠？」

「是石匠，吶吶，他還是個傻子。」

「傻子？喂，你從哪弄來這條軍褲？」

「跟一個紅鬍子要來的。後來，聽人家說，那玩意犯法，我就把它扔在井裏啦……」

軍曹把審訊的經過報告給中尾聯隊長。聯隊長用雪白的門牙咬着下唇，思量一會兒就命令軍曹喊來兩個兵，把楊癩脚扯出篷帳去了。

兩個兵端平槍，押着他走下了嶺。因為迎面骨受了重傷，那一隻癩脚越發癩得厲害。然而，這條道也是熟的，他老遠看見了那棵蒼老的大松樹下，立着他的精心結構——馬彥德的石像。他不得兵的允許，就一直奔那個石像去了，恰好跑到石像跟前，後面的兵就喝令他跪下。他自言自語地說：「我明白」。於是他倔強地站在石像的旁邊，他想喊一聲勝利的口號，他要喊：「我的軍褲」，然而覺得太不好意思，他正苦想着美麗動聽的句子，突然槍機嘩啦地響了一聲，於是霎眼間，楊癩脚美麗的腦子迸開了一朵鮮紅的大花，無數的，白色的花蕊，彷彿無聲的甘露一般，灑落在楊癩脚的精心結構的石像上了……

中午的強烈的陽光，從櫛密的松針隙處，漏射到石像的頭頂。樹梢捲起松濤，富於彈力地左右搖曳着。雨線般的光芒，在石像的臉上閃耀着……石像彷彿在跳動起來。而它的創造者卻靜悄悄地躺在它的腳下。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八月初版

*H六二四

港

◆ 843091

☆ 大時代
文藝叢書 橫 渡 一 冊

每冊實價國幣玖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羅 烽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長沙南正路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長沙、重慶、成都、西安、金華、

梧州、昆明、貴陽、香港、福州、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本書校對者王煊蕃)

重慶市圖書雜誌審查委員會
發給審查證圖字第一三三號

